



世界论 铁托 和南斯拉夫革命

●〔南〕米·波波夫斯基著 杨元恪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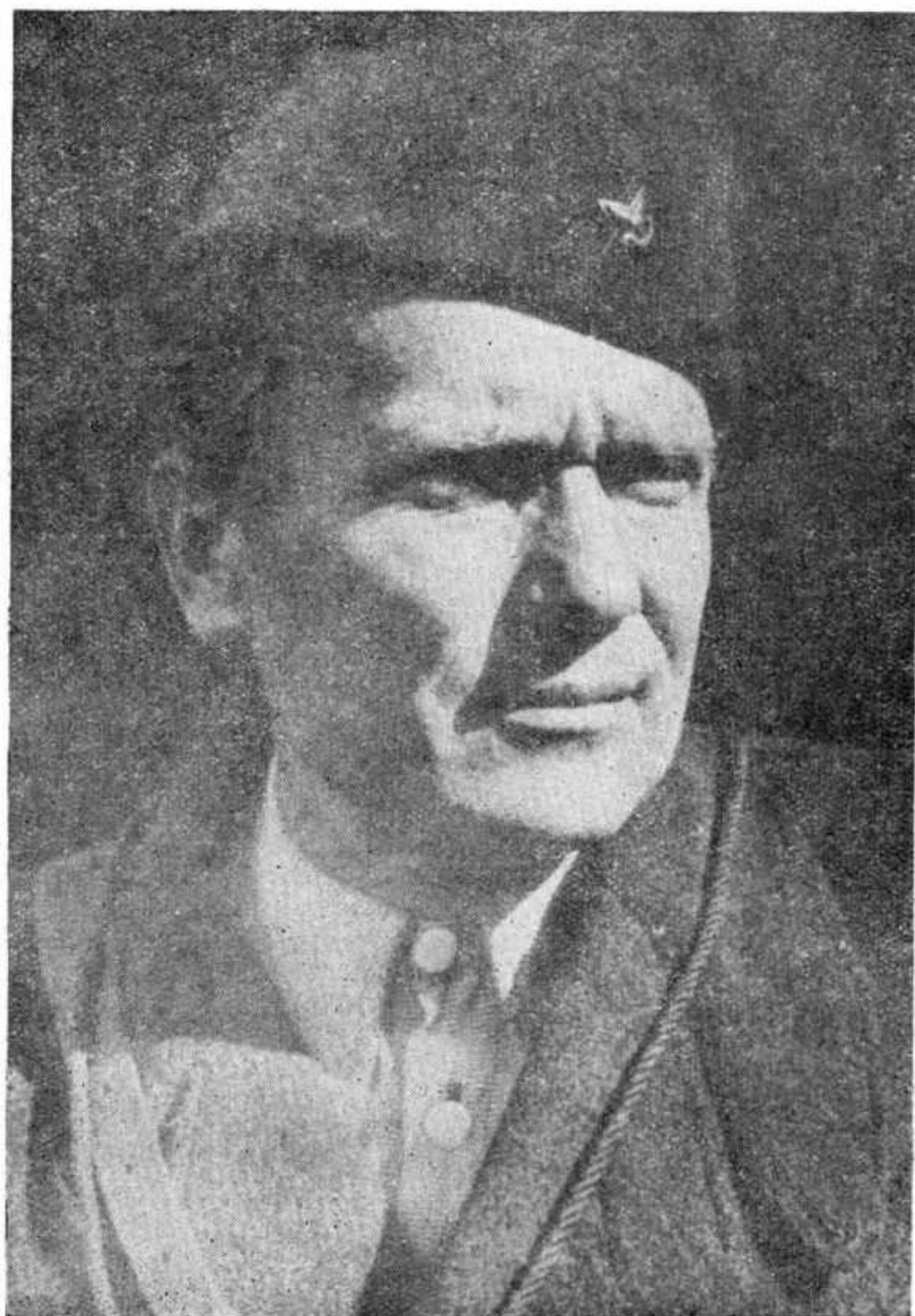
人 民 出 版 社

世界论铁托和南斯拉夫革命

〔南〕米·波波夫斯基著

杨元恪 译

人民出版社





1942 年秋铁托在姆利尼什特



1943年6月20日在罗曼尼山的博戈维契村：铁托和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伊万·里巴尔博士



1944年1月铁托在德尔瓦尔山洞前



1944年6月铁托在前往维斯岛的路途中



1945年11月29日在贝尔格莱德联邦议会签署宣告
共和国成立的声明



1973年11月29日在亚伊策：铁托元帅同当年英国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司令部使团团团长麦克莱恩谈话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南斯拉夫处在战火中.....	(1)
希特勒的报复行动.....	(1)
败军.....	(3)
决定性的几个星期.....	(5)
塞尔维亚的心脏“发病”.....	(7)
墨索里尼对希特勒的警告.....	(8)
苦难的历程.....	(11)
失败之后——报复.....	(15)
世界为之震惊.....	(19)
铁托从未投降过.....	(21)
莫斯科的新年贺词.....	(23)
第二章 巴尔干——第三战场.....	(25)
介于游击战和正规战之间.....	(28)
意大利军队将领的误会.....	(31)
游击队的自负.....	(33)
神话破灭了.....	(38)
怎样同看不见的进攻者作战？.....	(43)
沉默的阴谋.....	(45)
在“狼窝”里谈论克罗地亚.....	(47)
铁托——德国人在南斯拉夫的主要忧虑.....	(52)

第三章	发起攻势的那一年.....	(55)
	游击队是已登陆的盟军.....	(57)
	莱尔赞赏铁托.....	(63)
	为世界作出榜样.....	(67)
	新国家的诞生.....	(71)
第四章	全民战争.....	(78)
	“一位非常伟大的新战士.....”.....	(80)
	“马跃”战役的准备工作.....	(83)
	寄自德尔瓦尔的报告.....	(86)
	德国人包围波托凯.....	(93)
	斯特里特中校的日记.....	(94)
	德国人怎样看德尔瓦尔.....	(99)
	铁托同丘吉尔的初次会晤.....	(101)
	在希特勒的官邸里谈论克罗地亚.....	(103)
	在解放了的贝尔格莱德举行军事检阅.....	(105)
第五章	胜利的一年.....	(110)
	丘吉尔：铁托拯救并统一了南斯拉夫.....	(111)
	“E”集团军从巴尔干撤退.....	(112)
	陆军元帅亚历山大：这是铁托战略的胜利.....	(113)
第六章	对铁托和南斯拉夫游击队的赞扬.....	(115)
	一些战地记者谈论铁托.....	(117)
	战争期间出版的两本书.....	(124)
	世界各国领导人谈论铁托.....	(130)
	注释.....	(138)

序

《世界论铁托和南斯拉夫革命》一书问世后，立即成为1977年南斯拉夫十大畅销书之一。这是向出版者发出的严重挑战，迫使出版者三年后再版这本书。这本书向广大读者客观地介绍了南斯拉夫革命的发展过程和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的才智，介绍了世界各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盟友与敌人对南斯拉夫革命和铁托的看法。书中还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一大批杰出人物对铁托总统的评价。

当1941年4月法西斯侵略南斯拉夫时，当南斯拉夫的整个国家机器、政治、行政和军事机构土崩瓦解时，铁托和他领导的南共中央以及经过整顿的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和组织，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把祖国的命运紧握在自己的手中。

在创建武装力量和军事思想的过程中，自斯托利策会议以后，铁托的政治和军事战略越来越成功地打消大国的如下企图：干涉人民解放革命斗争的进程和结局，破坏南共、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斗争和整个南斯拉夫的团结。同时这也是对大国战后对南斯拉夫野心的有力回击，并保证新南斯拉夫作为国际上独立自主的因素得到越来越广泛的确认。

众所周知，对外政策和外交方面的斗争是一个长期而又十分复杂的过程。几个相互角逐的同盟的利益曾经常交织在南斯拉夫的国土上，因而南共中央和最高司令部当时实际上不可能了解到所需要的有关大国政治和军事战略的情况。

在这时候，铁托作为军事和政治战略家、外交家和国务活动家的作用由于一个事实而更加突出了，那就是他身兼数职：南共中央总书记、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后来又担任南斯拉夫人民全国解放委员会主席。此外还有一个情况，即在整個战争期间，南共中央政治局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最高司令部共同履行最高革命统帅的职能，在某种意义上还执行战时革命政府和议会的职能。

随着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和革命武装力量的不断壮大，随着这支武装力量的军事思想的发展，随着铁托的军事、政治和国务活动的开展，铁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位最伟大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享有国际声望的国务活动家之一而扬名四方。

我国各族人民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结交的朋友——盟邦军事家、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随之增多，他们高度称赞铁托，对他表示崇敬。可是德国最高统帅部却进行了大量的破坏活动来反对铁托：进行讹诈，组织了七次攻势，力图消灭最高司令部的战斗核心，消灭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斗争的最高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

在开辟西线之前仅十一天，德国就在所谓德尔瓦尔战役中向最高司令部驻地空投伞兵部队。

1943年2月底和3月初，当奈雷特瓦战役（这一战役和苏捷斯卡战役一起，构成南斯拉夫战场和巴尔干战场的转折点）的胜败已明朗化时，德国最高统帅部终于看到，这一次还是无法消灭“铁托的国家和军事组织”。希特勒由于受挫而沮丧，因而断定，彻底消灭南斯拉夫起义首领并扑灭这场起义的时刻到了，要不惜一切代价使固守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德国部队在盟军登陆时不致遭铁托军队的背后袭击。

在最高统帅部开完一次会议后，希特勒对希姆莱说：“我们的军队对维护我们在南斯拉夫的利益无所作为。现在我可以断定，在那里必须寻找另一种解决办法——消灭铁托其人。”

1943年8月6日，希特勒在一次谈话中要求立即弄清巴尔干的军事、政治形势，并怒气冲冲地下令道：“伦杜利茨，你哪怕记住一次我对你说的话也好。对我来说，铁托是巴尔干的头号问题。意大利武装力量的问题是次要的问题，尽管我们应该解除他们的武装并把他们送到俘虏营去。”

希特勒感到特别恼火的是，铁托在为建立新南斯拉夫而斗争。希特勒曾以为南斯拉夫已永远从地图上被抹掉，现在铁托又把各民族联合起来。希特勒现在承认这些民族是唯一可与德意志民族较量的交战一方。希特勒发狂地问他的将军们：“在欧洲堡垒里，哪里有象这里这样的形势？”然后自语道：“没有。”

1943年底，希特勒再次下令立即干掉铁托。为此采取了五花八门的破坏性警察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希特勒在战争初期曾对反法西斯同盟的成员国军队各个击破，这时不得不承认败于它们手下。可是希特勒就是不甘心让铁托庆祝自己的最后胜利，因为希特勒从未严重地威胁过铁托。

1944年4月底，希特勒急忙地通过东南线司令冯·韦希斯元帅，实现一个事先策划好的联合战役，其目的是“消灭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斗争的心脏和头脑，即以铁托为首的最高司令部和南共中央。”

十多天以后，希特勒口吐白沫地命令伦杜利茨：“活捉他，把他押到我这里来！我倒要看看他是什么模样！”接着又补充说，如果抓住他，活着送到德国最高统帅部来，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里谈论的话题都是如何消灭最高司令部和铁托。希特勒在自己的最高统帅部办公室里摆着一个德尔瓦尔的石膏模型，可见他是多么关心最高司令部和铁托。

后来有人胆怯地问希特勒：要是抓到铁托并送到最高统帅部

来,如何处置他?希特勒沉思了片刻后回答说:“我们将行最隆重的军礼枪决他。”

冯·韦希斯元帅在希特勒思想的鼓舞下考虑如何打这场周密策划的战役时,满以为消灭了最高司令部,特别是消灭了以铁托为首的领导核心,就可以大大削弱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就可以“打蛇头,而不是老斩尾巴,因为尾巴斩掉了还会不断地长出新的来……”

当东线战役全面展开时,当意大利战区的焦点在罗马,而南斯拉夫战区的焦点在德尔瓦尔和萨瓦河一带,当每日每时都有可能开辟另一条战线时,希特勒特别害怕被奴役的欧洲人民起来反抗。铁托被俘的消息无疑有助于心理战。

作者在《世界论铁托和南斯拉夫革命》一书中利用了大量的书籍和档案材料,这些材料经过战后这一段时间就更容易得到了。作者用娴熟的手法按事件的年代顺序,根据盟友和敌人从战争爆发到战争结束的所见所闻来描述。例如在谈到德尔瓦尔时,书中用对比的手法描写了这一事件,说明德国最高统帅部是怎样看这一事件的,盟国在那些日子里是怎样得到消息的。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利益出发来看同一事件,使读者有充分可能让自己进入这些历史事件的角色。

我向读者热情地推荐《世界论铁托和南斯拉夫革命》一书。

米洛拉德·B·扬科维奇

1980年5月

第一章

南斯拉夫处在战火中

“……我们坚决地和铁托元帅站在一起，因为他正在同德军进行英勇而顽强的斗争。我们正在给铁托运送、今后还将运送尽量多的武器，同他建立最密切的联系。”^①

这是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于1944年5月24日在英国下议院说的一番话。他是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三年中承受了万恶战争的全部重担之后才说出这番话的。丘吉尔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说：“游击队在巴尔干牵制了不少于二十一个德国师，此外还有九个保加利亚师驻扎在希腊和南斯拉夫。就是说，这些勇敢的游击队牵制了敌军的三十个师……”^②

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和铁托同志的领导下进行的抵抗占领者的战争，严重地打乱了占领者的战略布署。希特勒不得不修改作战计划，把向苏联的进攻推迟了三十八天。

希特勒的报复行动

1941年3月27日，当共产党发动起来的人民拒绝接受国家参加轴心国的可耻行动时，可怕的战争灾难便降临南斯拉夫。在这之前，除南斯拉夫和希腊还未被卷入，即仍是自由外，整个欧洲在掌权的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的强大军事攻势下缴了械。

希特勒感到意外和十分恼火,就在当天(3月27日)召开了陆军和空军高级将领会议,宣布关于消灭南斯拉夫的最后决定。他在会上宣布:“对南斯拉夫战争在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应该是颇得人心的,因为这些国家必须解决某些领土的归併问题:达尔马提亚分给意大利,巴契卡和巴拉尼亚分给匈牙利,马其顿分给保加利亚。”^③

同一天,希特勒把自己的意图口头通知了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大使,并颁发了第25号命令。命令要求德国部队从里耶卡—格拉茨、索菲亚—贝尔格莱德以及南部一些地区发起攻击,去消灭南斯拉夫军队,并把马其顿同南斯拉夫其他地区隔离开来。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分割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力量,另一方面是为了阻止南斯拉夫军队向南撤退。后来精心制定了一个详细计划: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命令李斯特将军指挥的第十二军和韦希斯将军指挥的第二军负责进行闪电战。^④ 莱尔将军指挥的空军第四大队执行一项最重要的任务:轰炸贝尔格莱德市区、机场和铁路。希特勒最高统帅部的这个计划就好象对南斯拉夫军队总参谋部为保卫国家免遭进攻的一切计划都考虑到了似的,^⑤ 就好象考虑到了南斯拉夫军队可能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老盟邦希腊撤退似的。这里的事态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一样。南斯拉夫完全出乎意料,并遭到彻底失败。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以致没有时间进行任何演习或突破防线通过阿尔巴尼亚向爱琴海转移,以便在那里同希腊和英国盟军会师。

希特勒通过电台向德国人民和世界舆论宣布,他向南斯拉夫发起了进攻,目的是为了惩罚“贝尔格莱德和塞尔维亚的叛徒集团”。希特勒发表讲话后半个小时,德国飞机就从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奥地利起飞,向贝尔格莱德投下了第一批炸弹。然而,这只不过是正式开始罢了,因为在此之前,即4月6日凌晨两点钟,德国

部队就从杜尔恩-塞韦林渡过西普运河附近的多瑙河,以保证自己的部队通行无阻。五点十分德国飞机轰炸了卢布尔雅那、萨格勒布、布雷日契、贝尔格莱德、斯科普里、库马诺沃和什蒂普机场。进攻者除了遇到南斯拉夫军队中少数有爱国思想的指挥官进行的孤立无援的抵抗外,所向无敌。南斯拉夫最高指挥部看到自己再也无力指挥战斗,便于4月10日向各兵种、军种所有指挥官下达了第一百二十号命令:向亚得里亚海、博扬纳河谷、梅托希亚、科索沃、科帕奥尼克、克拉古耶瓦茨、贝尔格莱德、萨瓦河、乌纳一带撤退。^⑥南斯拉夫的残军败将土崩瓦解。战争的灾难性结局出现了。南斯拉夫国王和内阁成员未等到彻底失败,便于4月15日从尼克什契机场飞到耶路撒冷去了。两天后,十二点正,南斯拉夫军队在贝尔格莱德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⑦

败 军

对有作战经验的德国军事机器来说,对南斯拉夫战争只是一项附带的任务,按元首的指令,这场战争必须尽快结束,尽可能赢得时间,因为德国军事家准备进行的代号为“闪电”的反对强大敌人苏联的战争马上就要开始了。因此,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在打败了南斯拉夫和希腊之后,立即通知第二军团:在塞尔维亚只留下三个师(第四山地作战师、第二九六步兵师和第六十摩托化师),其他部队如未开往东线,由最高统帅部统一调动。^⑧稍后不久,第十一军和第五十一军接到命令:“在所驻扎的地区对塞尔维亚的军队及其散兵进行彻底扫荡,不要让他们纠合起来。”^⑨

战争并没有结束。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使这场战争延续下去,但不是在王国政府的领导下,而是在党和铁托同志的领导下。南斯拉夫和希腊早在侵略者实行新的冒险行动之前就已遭到了蹂

躡。

根据希特勒4月12日的指令，南斯拉夫由德国、意大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瓜分。在克罗地亚成立了“克罗地亚独立国”，由帕韦利奇政府领导。在黑山和塞尔维亚建立了行政公署。就在战争的头六天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就遭到巨大损失，有的壮烈牺牲，有的被关进俘虏营。^⑩

战争从一开始就显露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南斯拉夫人民必须承受面临的重重灾难。南共早在1938年处于地下状态时就指出了这一点。在奥地利被吞并和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时，南共发表了声明，后来于1940年5月1日再次发表声明。当茨维特科维奇—马切克政府和帕韦尔公爵准备签署三国条约时，南共中央又一次发表声明指出：“现政府打算叛卖。过几天就要签署三国条约，这个条约意味着我国、我国的自由和我国人民惨遭失败和注定灭亡。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发生向暴戾屈膝的事件，屈膝求生，甘当奴隶……”^⑪

在签署条约的当天，南共中央就南斯拉夫政府的叛卖行径发表了声明。当天晚上，在贝尔格莱德、斯普利特、克拉古耶瓦茨、尼什、策蒂涅、波德戈里察等许多大城市爆发了示威游行。在那些严峻的日子里，南共成为全国的重要政治因素。南共代表不倦地为建立统一战线而开展宣传工作。他们指出，必须把不健康分子和第五纵队分子（在杜尚·西莫维奇政府中也有这些分子）清除掉。南共中央在3月30日发表的声明中提出了保卫国家所不可缺少的一系列措施。

“我们共产党人认为，为了维护和平，为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统一与和睦，为了使保卫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自由与独立的防御力量得以保存下来，现政府应立即满足大多数人民群众多年来坚持的如下要求：

同苏联签订互助条约；

废除所有紧急法令并给予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以民主和民族的权利与自由；

享有组织工会和政治团体的自由；

对所有政治犯和违法军人予以大赦，把我国人民的英雄儿女——西班牙战士从法国集中营中遣送回国；

审判所有第五纵队分子、刽子手，这些家伙按南斯拉夫一些头目的命令折磨政治犯；

把种种反人民的分子和奸细从国家机关和军事机关中清洗出去。”^⑫

决定性的几个星期

由于开辟了巴尔干战线，由于此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抵抗，希特勒失去了不少时间，失去了他在进攻苏联前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威风。由于受到南斯拉夫突然发生的3月27日事件的影响，这个被称之为“闪电”的进攻推迟了。先是推迟了四个星期，后来又大大地推迟了。^⑬ 陆军司令于4月7日下令：由于巴尔干的战事，对苏联的进攻推迟四到五个星期。希特勒终于在4月30日决定6月22日发起攻击。

这几个星期对希特勒来说是无可挽回的损失，而对盟国来说则赢得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对此，丘吉尔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谁也无法准确估计，重大战役推迟五个星期给盟军带来了多大的好处，尤其难以估计这种推迟对严冬到来以前德俄交战会有什么后果。完全有理由说，莫斯科因此而得救。”^⑭

当德军在巴尔干作战时，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请看：

英国遇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困难。由于海上布雷,原料供应线被切断;由于德国飞机狂轰滥炸,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国库空空,国家不能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原则做生意,所以必须从美国得到必要的贷款。当时美国通过了一项关于贷款的法令,准许向友好的英国发放贷款。在德国进攻南斯拉夫(1941年3月29日)前夕,制定了美英军事战略“ABC—L”,后来加拿大加入(ABC-22)。美国就是这样通过自己的经济和财政援助,用增加武器和军备生产以及提供市场剩余产品的办法,来大大提高英国的作战能力。

苏联首脑机关由于总结了经验教训,并熟悉了德国在欧洲作战的方法,所以在1941年增加了国家储备,储备能够补给红军四个月到五个月所需的物资。在东部地区新建的工厂仅1941年就制造了一万五千四百九十八架飞机,超过了德国飞机的产量。^⑮老式的坦克被新式坦克如 KV 重型坦克和 T-34中型坦克所替代,这些新式坦克在技术和战术性能方面都超过德国的坦克(德国一年生产了六千五百四十二辆坦克)。在步兵装备方面红军也比进攻者精良。最大优势是生产“喀秋莎”。这种武器是战争前夕制造出来的,而大批生产则是在战争期间才开始的。

侵略者输就输在时间上,因为后来看得清楚,到1941年5月德国就已损失了二十万兵力。所以不得不从经济部门抽出人力来补充,因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战略家们没有估计到战争会拖下去。结果德国经济遭到严重损失,尽管原料供应远比敌人好得多(从卫星国和被占领国获取原料)。德国为了增加装备和军需物资,把消费品生产减少了百分之四到五。开辟了三条战线(非洲、巴尔干和东线),可是整编师的工作没有完成。不得不用缴获的武器和装备来补给某些师,这一点使德国在南斯拉夫战场上受到损失。^⑯

塞尔维亚的心脏“发病”

德国战略家们当时就已料到会有什么结果，知道推迟对苏战争对东线战役会有什么影响。这一点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1942年1月4日给贝尔格莱德的外交部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信中说：

“德军为此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失去了宝贵的几个星期，1941年底进攻苏俄时我们就少了这几个星期。德军为此付出的重大牺牲要算到塞尔维亚账上……”（这封信实际上是寄给德国外交部驻贝尔格莱德公使本茨奈尔的——作者注）。

这就是那一年在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黑山、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所发生的事。军事上吃了败仗的南斯拉夫并没有被征服。各族人民响应南共中央的号召，准备进行一场血战。他们开始举行武装起义。先是在塞尔维亚（7月7日瓦列沃游击队在克鲁帕尼附近的贝拉茨尔克瓦袭击占领军的宪兵巡逻队），接着在黑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也爆发了起义。

早在解放战争的头一年，游击队就已有八万人。他们牵制了占领军的二十四个师，以及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其他小部队。此外，游击队还要对付五十多万伪军的武装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游击队进行了许多破坏活动：炸毁工厂，破坏交通设施、电话通讯设备以及占领军可以利用的一切东西。后来敌人发现，为数众多的占领军仍不足以镇压起义，因此不断增兵。尽管如此，到10月1日，仅在塞尔维亚，游击队就解放了巴伊纳-巴什塔、波日加、乌日策、查查克、上米兰诺瓦茨、弗尔尼亚契卡-巴尼亚、乌什切等地。在被奴役的欧洲开辟了自由区，建立了人民政

权。在乌日策开始为游击队生产武器。在鲁多伊,由一部分塞尔维亚和黑山游击队组编成第一无产阶级旅。

墨索里尼对希特勒的警告

本尼托·墨索里尼出于对南斯拉夫军事事态的忧虑,早在1941年12月29日就向希特勒发出会晤的书面邀请,建议就两个轴心国向非洲发动攻势和协同镇压南斯拉夫的起义举行会谈。

请看杜切奥对巴尔干是怎么想的:

“务必在秋天以前消灭叛乱的一切核心,否则我们的处境将极度危险,将不得不在1942年继续进行巴尔干战争。必须首先扫荡的地区是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必须十分坚决地打,要做到真正和完全地解除居民的武装,只有这样今后才不致于发生不愉快的意外。同时必须根据协同作战计划使我们的武装力量相互配合,要用最少的人力和财力取得最佳的结果。”^{①7}

德国和意大利的指挥官对这个“热点”上的每个事件都十分留心并进行了分析。早在7月24日,意大利最高指挥部长官向意大利第九军团司令宾齐奥·比罗利下命令:“你亲自去策蒂涅,到现场指挥战斗,既要抓住军权,又要抓住行政管理权。”^{①8}顺便提一句,当时意大利在南斯拉夫战场上集结了十五个师,在北非保留了八个师。

1941年8月底,李斯特元帅参谋部对游击队破坏塞尔维亚交通网的行动作了分析:

“……每天袭击火车站和邮局,破坏电话线路,并扬言要中断所有联络。在塞尔维亚的大部分金矿和煤矿里都有共产党在活动,矿区运输由于许多铁路中断而严重受阻……”^{①9}

一个月以后,9月7日,在最北部地区,在斯洛文尼亚,第十一

军炮兵指挥部丝毫不轻松。在给第二军团指挥部的信中说：

“几乎全区(斯洛文尼亚的一部分地区被意大利占领)的形势实际上都是令人担忧的,因此几乎有两个师总是处于戒备状态,从而得出结论说,摆脱这种局面的唯一办法是使卢布尔雅那区处于战争状态……”²⁰

德国人一个月以后才对游击队的破坏活动和武装行动有了新的认识。9月中旬,对塞尔维亚的军事形势作了如下估计：

“全国经济受到起义运动的影响,混乱与日俱增。多瑙河上出现了匪徒(德国人这样称呼游击队。——作者注),他们对水路交通,对从罗马尼亚运往德国的最重要的石油运输线造成威胁。必须派增援部队,以保证逆水牵引船只的畅通,必须使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多瑙河舰队的舰艇。”²¹

1941年10月初,李斯特元帅的参谋长费奇将军在分析了塞尔维亚起义过程之后,认为“起义的目的不是要占领某些地盘,也不是要对德国部队进行自卫战,而是要不断地进行袭击和骚扰。”对游击战略的这种估计以及后来所作的估计,他们归纳为一句话：“我们支配的机动灵活部队的数量同辽阔的起义地区相比实在太少了……”²²

苏联情报机关的公报越来越多地谈到南斯拉夫游击队员的斗争：

“在塞尔维亚,游击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在科斯马伊附近,德国人企图用一千五百名士兵来消灭一支游击队,但他们不得不撤退,并在战场上留下一百五十具尸体……在塞尔维亚各地,宪兵站、利奥蒂奇匪帮和德国巡逻队接连被缴械。越来越多的切特尼克分子同游击队共同作战,蔑视科斯塔·佩查纳茨的可耻声明……”²³

1941年9月又发表了两份公报,公报指出：

“由于德国背信弃义地对苏联发动进攻，南斯拉夫人民加强了反对法西斯占领者的活动。游击战在山区进一步扩大，斗争更加顽强。据德国情报机关的报告，在贝尔格莱德逮捕了许多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人。情报机关愤愤地报告说，塞尔维亚和黑山人加强了游击活动。在贝尔格莱德的断墙残壁上不断出现‘苏联万岁！’、‘打倒希特勒和他的政府’的口号。”^⑭

在苏联情报机关的题为《南斯拉夫的游击战》的另一份公报中写道：

“在塞尔维亚，反对占领军的游击战争在蔓延，德国人自从对科斯马伊和戈利亚游击队发动进攻遭到失败后，损失与日俱增。交通完全断绝。

这些天来，游击队向克拉列沃德国警备部队发起进攻，并缴获了三车皮弹药、许多箱手榴弹、四十门大炮、几挺机枪和几门迫击炮。马契瓦的一支游击队缴获了一辆坦克和三千五百升汽油。

在斯洛文尼亚，游击战争也在日益发展。仅最近十五天，在斯洛文尼亚的德军占领区里，游击队炸毁了五座桥梁。在卢布尔雅那附近，一夜之间所有电话和电报联系都被切断。在城里，德国的盖世太保和‘消灭反法西斯主义志愿组织’*的间谍失踪了。城里到处是斯洛文尼亚的红旗和传单。斯洛文尼亚人民正在英勇地进行反对压迫者的斗争……”

接着，苏联情报机关介绍了游击队总司令部发布的公报：

“迄今已出版了三期公报，刊登了有关全国游击队活动的丰富材料。我们热情地向读者推荐这些十分重要的文件，不读它，就不能正确地了解南斯拉夫人民的解放斗争。”^⑮

伏罗希洛夫元帅于1941年11月7日在遥远的古比雪夫发表

* 意大利的特务组织。——译者

讲话时指出：

“被奴役的全体斯拉夫民族象南斯拉夫游击队员一样在游击队的旗帜下起来战斗的时刻快要到来了。”¹²⁸

苦难的历程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指挥部)的作战日记¹²⁹形象地描绘了1941年底南斯拉夫战场上的事态(从12月12日到30日)。¹²⁸

12月12日：

巴尔干：

塞尔维亚：

匪徒(德国人称呼游击队惯用的名称。——作者注)活跃在瓦列沃、波日加和诺维-帕扎尔一带。在克鲁帕尼附近又集结成伙,进行零星的袭击活动。在查查克附近进行扫荡时,打死了四十九名共产党分子,其中有一名领导人,俘虏了一百八十七人。

克罗地亚：

匪徒在萨拉热窝和波斯尼亚-诺维一带很活跃。他们袭击波斯尼亚-诺维至巴尼亚-卢卡的铁路线,线路被切断。参加扫荡奥兹连山(多博伊以南)的克罗地亚部队至今还没有成功地摧毁起义军的抵抗。目前进攻受阻……

12月13日

巴尔干：

塞尔维亚：

瓦列沃西北部匪徒又增多。据称列斯科瓦茨西南部有一千五百名匪徒在活动。在伊瓦尼察以南地区有残匪。在波扎雷瓦茨至库切沃支线上(波扎雷瓦茨东南四十二公里处,百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无标志),对三个火车站进行袭击,车站被捣毁。

某师的一部分在政府军切特尼克和塞尔维亚志愿军的配合下向瓦列沃西北地区的匪徒发起攻击。

在一次小规模扫荡中俘虏了六十六名起义者，打死了三十四名。

12月14日

巴尔干：

塞尔维亚：

匪徒在尼什一带频繁活动。据报告，在列斯科瓦茨西南部的匪徒向尼什—列斯科瓦茨铁路线靠拢。

瓦列沃西北的敌人向西部和西南部撤退。在查查克—克拉列沃一带巡逻时，打死十九名共产党分子。

克罗地亚：

在萨瓦河、德里纳河、德里纳河以西三角地带和多博伊、巴尼亚-卢卡、萨拉热窝一带，匪徒活动频繁。此外，起义者再度占领了比斯特里察扬水站（萨拉热窝东南十四公里）。

在瓦雷什附近（萨拉热窝西北三十四公里）正在争夺工厂。

12月15日

巴尔干：

塞尔维亚：

空中侦察发现，在列巴奈一带，列斯科瓦茨西南，有一大股匪徒在活动，安营扎寨。匪徒用猛烈射击进行自卫和反攻。在贝尔格莱德逮捕了三十五人。

巡逻时逮捕了三十七名共产党分子，有十名被打死。兰登什奇志愿军和塞尔维亚志愿军消灭了尼什北部的小股匪徒。敌方死十五人，缴获了两挺机枪和一门炮。我方损失：伤亡各一人。

克罗地亚：

在克罗地亚南部，消灭匪徒的战斗在继续进行。我们的部队

参加了歼灭瓦雷什一带(萨拉热窝西北三十四公里)敌军的战斗。

12月16日

巴尔干:

塞尔维亚:

空中侦察结果,基本上查明了列斯科瓦茨—列巴奈一带的敌情。在乌日策一带被打散的匪徒重新集结起来了。克鲁帕尼的匪徒向南撤退。

尼什一带的匪徒被打散,死七人,俘虏四人。战斗在继续进行。

12月17日

巴尔干:

塞尔维亚:

在列巴奈—列斯科瓦茨的敌情无变化。在列斯科瓦茨以东,两座混凝土桥被炸毁,贝拉-帕兰卡东北和克鲁舍瓦茨西南袭击两个区公所。在贝尔格莱德,在多瑙河火车站查获了一个藏有五百公斤炸药的仓库。

在多瑙河铁门附近的战斗中,一小股匪徒在我军进攻下退却了。

在乌日策打死二十名共产党分子。

在洛兹尼察一带工厂纠察队打了好几仗。在12月12日的进攻中,打死起义者七人,俘虏了五人,缴获了二十一挺机枪,四十二门炮。

克罗地亚:

萨拉热窝、图兹拉、多博伊一带匪徒仍在频繁活动。在波斯尼亚—诺维至波斯尼亚—克鲁帕尼铁路沿线上的克罗地亚装甲火车遭到袭击。在贝尔格莱德至萨格勒布的干线上,在布罗德以西地区定时炸弹爆炸了。

我们的部队和克罗地亚部队在瓦雷什(萨拉热窝以北)战斗中

突围了。

维舍格勒西南地区起义者占领了意大利人撤出的两个地方。

12月18日

巴尔干：

没有消息。

12月19日

巴尔干：

塞尔维亚：

敌人的战略基本上不变。

在查查克一带巡逻中打死五名共产党分子，缴获机枪、弹药和步枪。

我们的部队向科西耶里契(乌日策东北一公里)以西的敌人发动了进攻。

某师的一部分在塞尔维亚志愿军的配合下打了一仗以后攻占了列巴奈(列斯科瓦茨西南)。详细情况尚未获悉。

在拉波沃火车站(贝尔格莱德至尼什干线上)发生车祸时，死伤各二人。

克罗地亚：

在萨拉热窝、图兹拉、多博伊一带多次发生交火，在萨瓦河、多博伊、德里纳河以西三角地带和波斯尼亚-诺维附近交火少一些。

12月20日

巴尔干：

塞尔维亚：

瓦列沃西南的匪徒活动更加频繁。科西耶里契(乌日策东北十二公里)以西，匪徒向克罗地亚边境(克罗地亚独立国占据的地盘)撤退。在波扎雷瓦茨以东袭击了一个不设防的区。一个步兵师在列巴奈附近结束了一场战斗。敌军被打退，击毙了十人，缴获

了四挺机枪。我方无损失……

在尼什至斯科普里干线上,在弗拉尼亚(保加利亚领土)有一段铁路被炸毁。这条线路上停车五小时。

失败之后——报复

12月21日

巴尔干:

塞尔维亚:

匪徒在彼特罗瓦茨(波扎雷瓦茨东南)进行了袭击。从12月12日至17日袭击了尼什地区的四个区公所。在巡逻中消灭了十七名共产党员,缴获了一些步枪和弹药。

克罗地亚:

在萨拉热窝、图兹拉、巴尼亚-卢卡一带继续发生交火。起义者和克罗地亚部队(这里指的是乌斯塔什和卫乡队的队伍。——作者注)进行了拼搏。起义者号召图兹拉西北三个区的塞尔维亚居民起义。

12月22日

巴尔干:

塞尔维亚:

在莫拉瓦河、多瑙河、莫拉瓦河以东三角地带匪徒加紧活动。起义军袭击格拉迪什特并攻占了它。

一股匪徒在瓦列沃以南和以西加紧活动。

克罗地亚:

同匪徒的战斗十分频繁。此外无详细情况。

12月23日:

巴尔干:

塞尔维亚:

对贝拉-帕兰卡和克鲁舍瓦茨附近的四个不设防区进行了袭击。对大格拉迪什特发动的进攻还没有消息。

在克鲁帕尼以东进行侦察活动时,同敌人发生了意外的遭遇。尚无详细消息。

部分通讯联络中断。

在普罗库普列至库尔舒姆利亚支线上一座铁路桥被炸毁。交通中断了两三天。

克罗地亚:

起义者越过德意占领区交界。在起义者和克罗地亚部队之间的许多战斗中各有胜负。在巴尼亚-卢卡郊区听到枪声。

某师的一些部队向克罗地亚南部挺进,抵达图兹拉和瓦雷什。

12月24日

巴尔维亚:

瓦列沃一带匪徒加紧活动。电话线被切断,多次断线。在贝尔格莱德逮捕了四十五人。

在克鲁帕尼以东遭到的损失是:巡逻时打死敌人三十名,自己人当中死四人,伤四人。

在贝尔格莱德东南四十五公里一带和尼什西部及西北部二十五公里的地方,塞尔维亚替补宪兵队同起义者多次交火。

克罗地亚:

同匪徒的战斗不断地发生。还没有得到新的详细报告。

12月25日

巴尔干:

塞尔维亚:

克鲁舍瓦茨以南的匪徒在大量集结。几股强大的匪徒在留博维亚(德里纳河旁)附近向忠于政府的切特尼克部队发动的进攻未

奏效。

塞尔维亚居民于12月22日和23日在贝尔格莱德袭击了德国部队和克罗地亚部队。一名克罗地亚士兵被打死，两名受伤。采取了报复手段。

在塞尔维亚南部和山区下了四十公分厚的大雪，部分道路被封冻。

克罗地亚：

在萨瓦河和德、意势力范围交界处发生猛烈的战斗。在萨瓦河、德里纳河、德里纳河以西三角地带和萨拉热窝附近战斗特别频繁。

12月26日

巴尔干：

塞尔维亚：

主要在尼什一带发生局部骚乱、破坏、暗杀。在沙巴茨西北一带又出现了一些更大股的游击队。

约有二千三百名难民从克罗地亚起义地区来到米特罗维察(普里什蒂纳西北)。

克罗地亚：

在图兹拉、马格拉伊、泽尼查、萨拉热窝一带匪徒继续加紧活动。罗曼尼山有动静。看来起义者在那里重新集结……

一个步兵师从西面、北面和东面向起义地区发起进攻。

一些部队开进萨拉热窝，另一些部队从东面开进图兹拉，还有一些部队从北面开进瓦迪沃契韦和多博伊。

在波斯尼亚-诺维以北一带匪徒在继续活动。

在萨瓦河以北(诺沃-格拉迪特以北)发生局部战斗……

12月28日

巴尔干：

塞尔维亚:

敌情无变化。尼什附近和贝尔格莱德以南一带匪徒进行零星的袭击活动。在贝尔格莱德逮捕了国家银行的三名高级职员、商业部的十一名职员和一名科长,还有二十四名共产党嫌疑分子。

克罗地亚:

发生了局部的交火和骚扰。

一个师从东北部向图兹拉东南的起义地区进军。

12月29日

巴尔干:

塞尔维亚:

德国部队和塞尔维亚警察配合进行局部扫荡。在贝尔格莱德、上米兰诺瓦茨和帕兰卡以南逮捕了一些共产党嫌疑分子。

暴风雪。山谷里雪厚达十五公分。部分电话线路中断。

克罗地亚:

敌情无变化……

12月30日

巴尔干:

塞尔维亚:

也许由于起义运动的发展,在克罗地亚南部,乌日策以南地区以及沙巴茨和斯雷姆斯卡-米特罗维察一带出现新的匪徒。

大风雪。雪厚达三十公分,气温达零下十二度。部分公路被雪覆盖,部分上冻。

克罗地亚:

在克罗地亚中部,萨瓦河两岸发生局部战斗。匪徒主要是在图兹拉、多博伊、泽尼察一带运动并同奥兹连山起义者联络。波斯尼亚的一部分穆斯林居民逃到塞尔维亚地区。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这个日记就记到1941年12月30日

为止。

德国最高统帅部这份珍贵文件向历史学家提供了新的资料和史实,但它没有对战斗本身进程作令人信服的描写,而瓦尔特·格利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则描写得详细得多。他与法西斯的宣传相反,力求把真相和宣传效果区别开来,客观地说明德国失败的原因。他对铁托元帅把握全局的非凡才干的见解,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

瓦尔特·格利茨的客观态度^⑧表现在他把巴尔干看成是第四大战区,正象他自己说的,这个战区牵制了约六十万德军。格利茨高度评价巴尔干对轴心国的重要意义,认为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就交通要道而言,都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这些交通要道横贯南斯拉夫,通往各条战线。

举例说,格利茨是这样看第一次攻势的:

“1941年深秋,当德国军队企图在乌日策附近偏僻山区包围起义军主力时,铁托的一部分无产阶级旅撤退到克罗地亚。因此,正当德军以为可以在火源扑灭火苗时,烈火却蔓延到另一个地区。”

敌人打败仗是越来越经常发生的事。德国占领军和同他们合作的伪军开始疯狂报复。德国人记载了如下材料:在塞尔维亚,对起义军实行报复,在7、8月间,枪毙或绞死了约一千人^⑨。为了同样目的,乌斯塔什分子和克罗地亚独立国的军队于1941年7月27日至8月17日仅在波斯尼亚地区就屠杀了约一万名妇女和儿童。

世界为之震惊

进步的和爱好自由的世界为在南斯拉夫发生的屠杀而感到震惊。

“1941年10月,关于乌斯塔什分子在科尔敦、巴尼亚、利卡、斯



拉沃尼亚、达尔马提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等地对塞尔维亚人实行大屠杀的消息开始传到美国。关于被杀害的人数说法不一，从十八万到八十万，不过成千上万人被杀是确信无疑的。从这些地区移居美国的塞尔维亚侨民感到无比愤恨。在流亡伦敦的南斯拉夫政府中占统治地位的大塞尔维亚主义分子及其驻美国的外交官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他们在塞尔维亚侨民中挑起对整个克罗地亚人民的仇恨，并从1941年起就进行分裂南斯拉夫的活动，为战后建立大塞尔维亚作准备。南斯拉夫驻华盛顿公使康斯坦丁·弗蒂奇通过保护美籍塞尔维亚人协会，暗地活动，而诗人约万·杜契奇则公开地参加了卑鄙的宣传，对这种宣传连美国官方人士都感到担忧。因为无论是塞尔维亚侨民还是克罗地亚侨民都是美国公民，所以他们之间的纠纷如果扩大，就会危及美国人的团结，而美国人自己也濒临战争（日本人于1941年12月7日袭击珍珠港）。”

根据斯托扬·普里比切维奇的报道，美国对屠杀的消息的反应就是这样的。然而，当时南斯拉夫的真相还没有传播到世界。比方说，美国过了很长时间还以为在南斯拉夫反对占领军的是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军队。

关于这一点，后来普里比切维奇作为《泰晤士报》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司令部战地记者是这样报道的：

“1941年4月中旬希特勒军队粉碎了南斯拉夫王国军队的抵抗后，在美国谁也不相信这个国家会发生武装起义。当1941年7月先在塞尔维亚、后又其他地方起义者开始点燃火焰时，人们在好长时间里不知道南斯拉夫究竟发生了什么。

请看美国报刊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斗争是怎样报道的。早在1941年就说有武装起义，但却说起义是切特尼克分子举行的。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名字于1941年11月第一次在美国报刊上出现（1941年11月11日《纽约时报》），可是到了1942年7月才第一次

提到游击队(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1942年7月26日)。到了1942年11月铁托才被介绍给美国公众,可是却把他当作匈牙利共产党人(1942年11月20日《纽约时报》)。一年多以后,1943年11月18日《纽约时报》才发表了全名: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但却把铁托称为‘将军’。这时人们还不知道他是谁。整整一年里,在美国和英国流传着铁托是何许人的种种传说。有些人认为,他原是克罗地亚大学生,有些人说他是塞尔维亚的著名共产党人,另一些人则说他是波罗的海国家的男爵,弹一手好钢琴,还有一些人说他是红军空投的军官(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在1941年也曾这么认为)。意大利报纸《晚邮报》的战地记者维奥奇尼奥·利利曾写道,铁托这个通俗的名字说明他是一个平民,但他却轻而易举地支配着贫苦的、愤怒的民众。有人猜测,‘铁托’(TITO)是‘秘密国际恐怖组织’这几个字的头一个字母拼成的,或者是四名游击队指挥官名字的头一个字母拼成的,也有人说,铁托这个名字是从他下命令而得的,即你(TI)干这个(TO),结果人们就叫他TITO(铁托)。连丘吉尔和铁托的私交、战争期间被派到铁托那里的英国军事使团团团长、英国保守党议员菲茨罗伊·麦克莱恩在1948年发生情报局冲突之后发表的《铁托》一书中也认为,铁托这个名字是上述下命令的方式而得的。” 

铁托从未投降过

菲茨罗伊·麦克莱恩在上面提到的那本书中引了希姆莱向德国高级军官讲演中的一段话:

“希姆莱说,我应当承认,约瑟普·布罗兹这个老共产党员是位倔强的人,他确实无愧于元帅称号。要是能抓住他,立即处死。这一点你们可以相信。他是我们的敌人,但我希望我们德国有一

打铁托分子。要想当领袖,就要有这种坚定性和这种健全的神经。即使永远被包围,他也不会投降。这个人毫无顾忌,无所畏惧。他不断受围困,但总是能成功地突围。他从未投降过。”

麦克莱恩接着对铁托运用的游击战术作了这样的评价:

“在游击战争中,思想比物质手段更重要,就力量和持久性……而言,可以与革命共产主义相比拟的思想不多。共产主义使游击队员有一致的目标,能下狠心,有铁面无私的纪律。要是少了这些东西,他们就活不下去,更不用说成功了。共产主义使他们消除了旧的民族纠纷和争端。共产主义使他们无限忠于自己的事业,使他们置自己的生命和他人的生命于度外……”

关于铁托他是这么说的:

“……他亲眼看到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国家的诞生。他看到工人阶级(他自己是其中一员)蓬勃发展,并夺取了政权。他看到了未来——苏联和全世界的未来……打从那以后,他只有一个目的: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尽早在本国进行共产主义革命。他从来也没有想过在他的国家里不会发生这种革命,或者这种革命会失败。”

铁托发动南斯拉夫人民进行反对占领者及其帮凶的解放战争的同时,还发动了革命。可是对这一点世界上的一些人长期沉默。报纸总喜欢把南斯拉夫在战场上对德军的胜利归功于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而不愿意说出真理,不愿意报道真相。

请看,过了好久斯托扬·普里比切维奇才作这样的报道:

“……首先是由于英国的严格书刊检查的缘故。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禁止说一句关于游击队的话。这是和英国当时对苏联和巴尔干的战略有关,即欢迎共产党在反对希特勒方面的军事援助,但不欢迎传播共产主义。在美国没有军事和政治检查的制度。可是,关于南斯拉夫真相的报道是经过伦敦传去的,许多报道‘过境’

时被扣留审查并被束之高阁。因此美国舆论无法知道那些被伦敦查禁的关于南斯拉夫的消息。

所以在半年时间里，即从1941年11月到1942年5月，美国各大报把无名的上校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当作传奇式的英雄。读者为希特勒不断取胜的消息而感到沮丧。在第三个年头里仍然没有受到南斯拉夫抗击希特勒这个传奇的鼓舞……1941年以来美国报刊对切特尼克分子的颂扬只不过是美国有史以来罕见的虚伪宣传的开始罢了。”

莫斯科的新年贺词

1942年前夕，莫斯科电台广播了致南斯拉夫人的新年贺词：④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兄弟们！⑤

你们是我们的亲兄弟和战友。苏联各族人民知道，你们的英雄和战士们还在为自由和独立而战。苏联人民为南斯拉夫英雄们的斗争，为游击队的斗争而感到高兴。听到你们受德国奴役，俄国感到痛心。现在，希特勒军队在各条战线上蠢蠢欲动。南斯拉夫游击队员们！你们是我们的兄弟，比兄弟还要亲。胜利的曙光照耀在我国的冰雪大地上。自由的星星将闪烁在塞尔维亚、黑塞哥维那、黑山和南斯拉夫其他地区的上空。祝你们新年愉快！向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致敬！

英雄的南斯拉夫人民的斗争万岁！

俄国人民关注你们的胜利、斗争和行动。我们关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游击队的斗争，关注塞尔维亚人、黑塞哥维那人和黑山人的英勇斗争。南斯拉夫没有向希特勒德国屈膝投降。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继续战斗。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已发展成为一支真正的军队。人民政权在南斯拉夫农村建立起来了。

南斯拉夫游击队员们！红军和你们在一起！红军在继续歼灭斯拉夫人的敌人——希特勒主义者。1942年将是希特勒主义灭亡的一年。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南斯拉夫的英雄军队万岁！全体斯拉夫人万岁！”

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就是这样抱着对胜利的莫大希望和信心进入战争的第二个年头的。

第二章

巴尔干——第三战场

新的1942年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多少战争迅速结束的征候。占领者到1941年底还没有能够消灭南斯拉夫解放运动。当国内反动派完全公开地站到占领者一边去的时候，起义却蔓延开来。

1941年12月15日，为迎接新的一年，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下达如下命令^⑧

“东方局势要求近期把所有德国部队重新投到这个地区。为了保证巴尔干地区的平静（而巴尔干的平静又是整个局势所不可缺少的），必须大大增加盟军的部队，以便彻底消灭动乱。为此，首先要考虑把保加利亚部队和意大利第二军团调到克罗地亚。

首先，外国军队必须占领对德军补给有重要军事意义的工业区。其次，用来守卫对我们有重要意义的地区的部队，不得超过两个德国师……

在克罗地亚作战的指挥权归意大利第二军团。

在驻有数量可观的保加利亚和意大利部队的情况下，六个德国师被牵制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地区，对这种现象再也无法辩解了。

如果在克罗地亚不能尽快镇压起义，就必须考虑春天如何作战的问题。”

这种共同作战的计划并没有实现。谁指挥同游击队作战的问

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占领南斯拉夫的各国军队协同作战的绊脚石。4月12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军史部作战日记中这样写道：

“苏沙克会议纪要第八条已修改，并通过东南线司令通知克罗地亚军事首领。这一条内容是：在进行了扫荡的地区，占领军要驻扎多少，按意大利第二军团司令的意见办。克罗地亚地方军事当局将在最短时间内在这些地区建立秩序，特别是重新建立内部管理机构，然后这个军事当局就被合法的文职管理机构所代替。拉克萨将军奉命要关心克罗地亚宪兵的加强……”³⁷

4月22日在日记中写道：

“东南线司令报告，在克罗地亚的扫荡行动迫使起义者穿过德意分界线撤退。根据元首的命令，盟邦在意大利将军罗阿塔指挥扫荡联合行动时不应考虑分界线”。³⁸

敌军的指挥往往根本不按常规进行。例如在6月9日的日记中提到萨拉热窝的事件时说：“克罗地亚士兵和乌斯塔什分子在萨拉热窝侮辱了意大利的士兵。意大利第二军团司令罗阿塔打算在萨拉热窝郊区举行军事示威来‘回敬’他们……”³⁹

6月12日又发生了一件事。这次是在德国军警和乌斯塔什连队之间在波斯尼亚东部发生的：

“德国军警在波斯尼亚东部把一个乌斯塔什连缴了械，因为据说它对老百姓犯下了罪行。元首不赞成按第七十八师师长命令而采取的措施，因为这种措施破坏整个克罗地亚国所依靠的乌斯塔什部队的声誉。这样做比对居民的杀害引起的动乱更不利于克罗地亚的平静和秩序……”⁴⁰

这实际上是占领者反对游击运动的一种策略。从希特勒向自己的军队下的命令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出来。1941年6月25日日记中写道：

“在汇报塞尔维亚局势时，元首说，我们在镇压起义者方面和镇压俄国起义者一样不够果断。只有硬干，只有扫除欧洲的所有障碍，……才能达到目的。”^⑪

在所犯罪行方面，占领军在执行希特勒的意图时是毫不逊色的。1941年就在马契瓦进行了大屠杀（枪杀了六千名男女老幼），有二万二千人被关进集中营。在克拉古耶瓦茨和克拉列沃也进行了大屠杀。连黑山的意大利省长宾齐奥·比罗利将军也于1942年1月12日下命令：

“如果意大利军队的官兵遭到袭击，那么：

- 1, 打死或打伤一个意大利军官，枪毙五十名老百姓；
- 2, 打死或打伤一名意大利副官或士兵，枪毙十名老百姓……”^⑫

新年伊始，不断从南斯拉夫战场向德国和意大利最高统帅部报回坏消息。

莱尔将军于1942年1月29日向最高统帅部作的报告中指出：“估计起义者可能又要开始行动了，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被消灭掉……”将军接着指出，“在目前的行动中，我们的力量正在消耗，同取得的战果比，消耗是太大了。”指挥战斗的巴德尔将军向自己的上司莱尔报告得更详细：“在东波斯尼亚消灭起义据点的尝试没有成功。必须估计到春天在巴尔干可能发生总起义……”^⑬

莱尔将军在收到自己的部下的报告后，立即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报告：

“克罗地亚（指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作者注）的现状是对巴尔干北部的严重威胁，因为塞尔维亚人从起义者反对克罗地亚人（指克罗地亚独立国的军队。——作者注）和意大利人斗争的胜利中得到不断的鼓舞而增强了信心。这就为起义扩大到古老的塞尔维亚地区而不断地提供可能性。”^⑭

介于游击战和正规战之间

1942年5月20日意大利第十一军军长在向驻斯洛文尼亚—达尔马提亚武装力量总指挥部所作的报告中说：

“原来只有少数人藏在森林边缘，不久前他们的活动还只限于骚扰巡逻队或过路汽车，后来却逐渐发展成为介于游击战和正规战之间的行动，如：向我们的部队（甚至大部队）发动强攻，包围小规模卫戍部队，命令其投降。此外，不久前的一些事件给人们的印象是：这里存在着两个自主的政权……”^⑤

关于科扎拉的战斗，保存着许多文件。为了使我们对这些战斗的激烈程度有所了解，为了对敌军战略家如何看待南斯拉夫战争的性质有所了解，我们仅从恩斯特·维斯豪普特写的《消灭东南地区的游击运动》一书中摘引某些片断：

“……克罗地亚第一山地师遭到了惨败。布置在南翼的第二山地旅由于敌人从普雷多尔至波斯尼亚—杜比察公路施加的强大压力而于6月19日撤退……但西波斯尼亚战斗小组于6月20日向树林茂密和崎岖险峻的科扎拉山发动了进攻，结果在南面和西面遇上了顽强的、装备很好的敌人，他们很巧妙地利用自己占据的地势进行守卫，并且转入了反攻。妇女也参加了战斗。当克罗地亚第一山地师冒失地和无准备地在科扎拉山西坡向这支强大的敌军发动进攻时，它的战线崩溃了。

6月21日，克罗地亚山地旅又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一天以后，6月22日，起义者向克罗地亚人的北翼发动进攻，迫使克罗地亚第一旅经过波斯尼亚—杜比察、普雷多尔向波斯尼亚—杜比察西南方向后撤十公里。惊慌失措的士兵在这个突然的反攻下望风窜逃。两个克罗地亚营耗尽了全部弹药，丢失了所有机枪和装备。

仅克罗地亚第一旅和第二旅在6月18日至25日就有二百三十五人死亡，一百八十二人受伤，五百二十一人失踪，损失军马一百零八匹，轻机枪五十三挺，重机枪十五挺，迫击炮十五门，山炮三门。”^④

后来德国的一些营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根据南斯拉夫档案馆保存的材料，在这半年里南斯拉夫战场上发生了什么？请看：

最高司令部和第一无产阶级旅从年初开始就一直驻扎在德里纳河的波斯尼亚沿岸，为的是在波斯尼亚东部巩固有六千名战士的六支游击队的阵地。对此，德国最高统帅部命令“东南线”武装力量司令镇压波斯尼亚东部的起义，因为这一地区有矿产资源，对德国的战时经济十分重要，且有使起义扩大到塞尔维亚的危险。最高统帅部准备动用第七一八师（已在波斯尼亚）、第三四二师（该师开往东线的日期推迟到二月）、第七一四师的一个营和卫乡队的第二团。同时意大利的一个师必须在戈拉捷和福查之间阻截游击队向南撤退。最高司令部及时发现敌人的意图后，命令不要打阵地战，要准备对敌军实行突然的拦腰截击的战术，以保证撤退和把敌人甩掉。

德军和卫乡队于1月15日从萨拉热窝、维舍格勒、兹沃尔尼克和图兹拉向弗拉塞尼察、索科拉茨和奥洛沃一带发动进攻，因为第一无产阶级旅的主力通过格拉西纳茨和亚霍里纳突围，向已被杜尔米多游击队解放的福查进发。德军发动进攻的结果，只占领了一些最高统帅部本来就不打算占领的地区。

从1月25日至5月10日，最高司令部和党中央在福查大抓部队和人民政府的建设。根据最高司令部的命令，3月1日在查伊尼察，把驻扎在桑贾克，没有加入第一无产阶级旅的那部分塞尔维亚游击队组编为第二无产阶级旅。后来又根据最高司令部的命令，把第二无产阶级旅和第一无产阶级旅组编成一个突击兵团。到了

3月，这支规模很大的游击队消灭了波斯尼亚东部的切特尼克部队。

接着发生了几起闻名的事件。3月底，在波斯尼亚东部发动了蓄谋已久的进攻（3月2日和3月3日在奥帕提亚召开了所有占领军高级将领的会议，决定向游击队主力发动进攻）。根据决定，首先进攻波斯尼亚东部，然后进攻波斯尼亚西部。参加第一次攻势的部队有：德国第七一八师和七一七师的一个营，意大利的“斗牛士”师、“阿尔卑斯歼击”师和“普斯特里亚”师以及乌斯塔什卫乡队第八到第十营。它们的任务是：从萨拉热窝、索科拉兹、汉-皮耶斯卡、维舍格勒、普列瓦利亚和奈韦西尼亚发起进攻，把游击队赶到罗加蒂察一带并把它们消灭掉。

最高司令部适时地作出的决定对于这场战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就是说，第一无产阶级旅和第二无产阶级旅从弗拉塞尼察和斯雷布雷尼察及时地撤退到罗加蒂察和索科拉兹。这样就有可能根据需要并按最高司令部指定的方向转移。

最高司令部把所有旅和黑塞哥维那支队（6月14日由黑塞哥维那余下的部队在苏霍伊村成立）集中到泽连戈拉一带。突围又成功了。

为了同波斯尼亚西部的游击队作战，“东南线”总司令成立了名为“西波斯尼亚”集团军，包括：第七〇四师、第七一四师、第七一七师和第七一八师及克罗地亚独立团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共四万人。这些部队于6月10日从巴尼亚-卢卡和波斯尼亚-诺维向科扎拉进发。这样就把有三千人的克拉伊什支队拦腰截断，力量对比是一比十三。第二克拉伊什支队于7月3日和4日才突破了严密的包围圈。进攻者和游击队双方都遭到很大损失：大约有一千七百名游击战士和三千名敌军被打散。虽然这场保卫科扎拉的十分激烈的战斗造成重大损失和大批群众逃难（五万居民被迫背井离

乡),但科扎拉的起义复活了。8月2日成立了第二克拉伊什旅,8月22日成立了第三克拉伊什旅。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军史部作战日记中对当时发生的事件有如下记载:④

“6月5日

“东南线”司令提出了关于德国和克罗地亚配合作战的报告。战斗应于6月10日开始,目的是消灭波斯尼亚西部起义军……

6月6日

元首打算招募比现在多得多的克罗地亚义务兵,并经过训练把他们派到克罗地亚以外去打仗,先是当作保安队,然后调到东线。这样就可以建立强大的克罗地亚军队,这支军队对战后未来年轻的国家也是有用的……”

意大利军队将领的误会

莱尔以德国占领军“东南线”司令的身分对波斯尼亚事态作出估计,并提醒自己的最高统帅部说,如果想在军事上作出重要决定,就要调更多的部队到这条战线上来。请看乌戈·卡瓦莱罗是怎么说的:

“7月20日我给玛利娅打电话,要她向杜切奥建议(虽然从政治观点看这是很难的),必须推迟阿尔卑斯军抵达的时间……鉴于巴尔干的局势,鉴于埃及的运动以及德国方面紧急要求面向西方作战而需要向特里波利斯增兵,我们的部队必须调往俄国的想法完全改变了。此外,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还要保留强大的部队。德方对此有些要求,因为他们关心保护这个国家的工业原料,而在我们的管辖地区则……”④

卡瓦莱罗在描述意大利部队最高指挥部在戈里察举行的会议

时这样写道：

“7月31日在戈里察召开的会议上制定了同斯洛文尼亚人民解放斗争力量作战的计划，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墨索里尼、最高指挥部长官乌戈·卡瓦莱罗将军、总参谋长阿姆布罗基奥将军和第二军团司令罗阿塔将军。会上墨索里尼对意大利军队在斯洛文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境况作了如下估计：

最初看起来一切都顺心如意……曾以为管辖区是平静的。但不久就发现，发生危机后，防卫就显得薄弱了，未能按需要予以加强。6月22日开始进攻俄国时，具有斯拉夫民族感情的居民对俄国表示同情。

从那时起，所有乐观的估计都破产了，人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政策是否明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政策是幼稚的。德军占领的斯洛文尼亚的情况也不妙……

这里的人民一点儿也不喜欢我们……

我认为，第一阶段已结束。现在必须速战速决。我们不能在巴尔干留这么多师。

我们必须在西线和特里波利斯加强力量。此时此刻巴尔干把我们搞得精疲力竭，必须缩短这条战线……”^②

在墨索里尼发表这一番关于南斯拉夫人民同情苏联的讲话之前，斯大林在五一节阅兵式上说：

“游击战争的烈火燃遍了德国人占领的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国土……”^③

早在2月13日，共产国际就打电报给铁托，电报说：

“最好是游击队最高司令部以南斯拉夫人民的名义向被占领国家的人民、特别是向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的人民发表简短的呼吁书。在呼吁书中最高司令部说明贵国人民是怎样为自由和独立而战，并呼吁这些国家的人民不要为浑身沾满血迹的希特勒生产

军用物资,不要为他提供原料和食品,千方百计地组织反对占领军的游击运动,竭尽全力彻底击败欧洲各国人民的死敌——德国法西斯帝国主义。我们可以通过报刊和电台广泛散发这篇呼吁书。你们的意见如何,望告……”^⑤

敌人分析了在战场上失败的原因。意大利第十八军军长K·阿尔梅利尼将军在1942年7月5日给下级指挥官的信件中是这样看待游击队作战的:

“必须记住,在我们所进行的战争中,敌人力图采用突然袭击的手法,他们经常出于众所周知的、多次被提到和分析到的原因而得逞。

敌人在特种游击战争中占了上风……”

在阿尔梅利尼的部队进行了一次扫荡行动之后,阿尔梅利尼又对自己的军官说:

“包围没有成功。叛乱分子又转移到别的地区,进行别的行动。人们通常喜欢搞的包围无疑是最有效的办法,但却是艰难的战斗,很少成功,只有在走运的时候和拥有很多兵力的情况下。”

游击队的自负……

意大利第二军团司令阿姆布罗基奥于1942年1月13日对战场作了如下分析:

“我们与之作战的敌人是非常机动灵活的……他们已不是几个月以前的敌人了,他们有武器供应并且组织得很好。现在他们有能干的指挥官;他们迫切希望打仗,以便解决粮食和武器的供应。他们在同我们作战时在波斯尼亚打了胜仗,这些胜仗给他们的本能的进攻意识增添了某种自负。他们在对小规模的部队和驻

军的进攻中处于主动地位。”

关于意大利部队的“大钟楼”之战，“红领带”步兵团团长朱赛佩·安杰利尼指出：

“由于同耶泽拉的榴弹炮师取得联系，我师在耶泽拉和克里夫公路之间占领了防御阵地，而‘隆巴底’师则从北部向耶森卡进军，‘撒丁榴弹炮师’从东部向德雷日尼察进军。这两个大部队实行所谓‘梳头’行动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结果。敌人没有陷入两个活动网，更没有撞上‘王牌’师‘红领带’团的防卫墙。

总的印象是一场大战斗失败了，可是却为此花了许多精力，十分警惕又很灵活的敌人都非常欢迎这种战斗，他们可以在我们防卫薄弱的交通线上不断采取行动。

……我们的部队由于装备笨重和只能靠车队或大兵站供应，行动迟缓。与此相反，敌人却极其灵活，行动方便，从不受交通的影响，对地形了如指掌。我们的军队缺乏适应特殊形式战斗的精神准备，这种战斗要求每个战士有高度的警惕性、坚强的意志、主动的精神和反应迅速……

在克罗地亚，我们不得不用大、中口径的大炮装备我们庞大的现代化部队，让它们去对付有很大机动性、活动分散、指挥出色和极其灵活而没有固定地点的敌人……”

正如卡尔·盖泽尔说的，同这样的敌人打交道，是不容易有好结果的。这位上校在《克罗地亚的游击战争》一书中对游击队下了这样的断语：

“由于网撒得很开，而兵力又太少，所以游击队在开始抵抗之后，就能够到处突破包围圈。茂密的树林也帮了他们的大忙。撒出的网连一个游击队员也没有捞到，抓到的都是惊慌失措的平民百姓。由于‘梳头’不过一阵子而已，所以游击队员很容易藏在‘梳子’的背后……”

请看上校关于游击队还说了些什么：

“他们很重视夜行军的能力。通常要求各营在一夜间接规定的负重量在崎岖小路上行军四十公里，而且要连续几夜。这样才能把一个部队在两三个夜间从波斯尼亚丘陵地带调到萨瓦河以北的山区。行军路线是事先准确调查过的。通常只走小路，猎人和牧羊人走的路。每一个队伍里都要有部队机关。要绕着村子走。由地下网交通员一站一站地找向导。在主要交通线上采取特别安全措施，尽量在夜间行进并多加隐蔽。白天休息要在密林里或在游击队员隐蔽过的地方。

由于波斯尼亚山区确实很安全，但得到食物的可能性不大，游击队竭力在波斯尼亚山区首先解决自己部队的给养问题。因此，从这一地区派一些旅和加强营到萨瓦河以北，花三个星期征集粮食，满载而归，然后再派另一些旅去，它们带回弹药、药品和辅助性技术装备。由于没有采取断然措施来阻止这种事态的发展，他们就用上述办法建立了很有战斗力的游击队和广大游击区。

对游击队员的战斗训练的内容是：铁的纪律，善于利用森林、灌木和田野作掩护，精心策划的袭击行动，行动神出鬼没。他们活动的惯用手法是：化整为零，通过封锁线时兵分几路，面临大敌时就分散隐蔽，然后在偏僻的地方集结起来。”

盖泽尔上校对同游击队作战的部队说：

“必须对担负消灭和杀绝游击队员的任务的部队提出如下要求：

要不惜一切代价，要有迅速投入战斗的能力，适应森林和山地的环境，准备肉搏战。

训练的最好场所是危险地区，训练的最好学校是危险……”^④

1942年底以前，南斯拉夫战场的形势是这样的：

由于几个无产阶级旅出击，起义的中心转移到波斯尼亚西部

和克罗地亚。这时候自由区大大地扩展了。最高司令部成功地扩大了起义根据地。解放力量已大大壮大。斗争经验也丰富多了。人民解放委员会已成为常设的人民政权机关。

在战争的第二个年头即将过去时,就已为过渡到更高级的军事组织和人民政权创造了条件。由于组建了一些师和军,人民解放军便创建起来了。与此同时,还建立了代表人民解放运动的统一政治机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革命议会——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这样就为新南斯拉夫奠定了基础。

在遇到极大困难和没有任何直接援助的情况下取得的这些巨大胜利,对于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1942年里,南斯拉夫战场的意义更大了。南斯拉夫的解放力量有三十八个旅和三十六个游击队,共有战士约十五万人。这些力量牵制了六个德国师、十八个意大利师、五个保加利亚师(其中有些是从其他战场或其他被占领国调来的)、德国和意大利的许多独立大队、三个匈牙利师中的一些部队和各种伪军部队,共约七十万装备精良的士兵。

1942年底,由于盟军在非洲取得了胜利,便为进攻“希特勒的欧洲堡垒”南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样一来,南斯拉夫战场就更具有战略意义,因为德国人预计到英、美会在巴尔干登陆,看到从这方面威胁他们的危险,不仅威胁到他们在苏联战场上的部队的南翼,而且威胁到德国本身。

人民解放军在1942年给占领军及其帮凶的有生力量以沉重打击,使他们的武器装备遭到严重损失。占领军掠夺南斯拉夫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可能性这时已小得多了,而这些东西却是占领军十分希望得到的。

战争第二个年头人民解放军所取得的这些胜利是对反法西斯

同盟反对法西斯势力的共同斗争的重要贡献。这一点最清楚地反映在莫洛托夫1942年10月14日的讲话中。他说：

“在那些忠诚的爱国者勇敢地踏上反对侵略者的武装斗争道路的国家里，特别是在南斯拉夫，如同在暂时被希特勒分子占领的苏维埃国土上的人民复仇者——游击战士反对占领者的伟大运动一样，使敌人遭受十分重大的损失。”^⑤

1942年10月15日莫斯科电台广播说：

“欧洲战争的绝大部分重担由俄国人承担，而很大一部分是由小小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员承担的。轴心国不得不抽调几十个师驻扎在南斯拉夫，尽管东方战场上很需要兵力。在斯拉夫人当中，俄国人和南斯拉夫人为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最大的牺牲。数月来，他们忍受了沾满血迹的法西斯分子的打击。俄国人和南斯拉夫人互相帮助，并肩作战，为全人类的进步事业而斗争……今天，苏联各族人民同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站在一起，保卫人类的进步事业……”^⑥

在战争的这一年头，莫斯科电台经常播送南斯拉夫前线的消息。4月18日的德文节目里说：

“在南斯拉夫各地区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活动。据估计，游击队已有十多万名战士。在萨拉热窝附近，一个意大利营被消灭。在塞尔维亚，有五千名士兵的德国部队被击溃。萨拉热窝、瓦列沃、策蒂涅、波德戈里察等城市被围困。离贝尔格莱德十公里的地方有游击队在活动。”^⑦

8月10日电台播送了从自由战线传来的消息：

“莫斯科宣布，在萨拉热窝以南一带，南斯拉夫游击队和占领军进行了激烈的拼搏。在萨拉热窝附近的伊利季，游击队袭击了意大利部队，使其丧失二百七十八名士兵和军官。意大利的残兵败将沿着铁路线向亚布拉尼察方向逃窜。老百姓处处帮助游击

队。在伊利季，数以百计的居民加入了游击队。农民用刚收割的粮食供给游击队。在尼什附近，游击队消灭了守卫铁路桥的一支德国大部队。由于桥梁被炸毁，贝尔格莱德—尼什的铁路交通中断。在弗鲁什卡山，游击队给那些在卖国贼帕韦利奇的雇佣配合下作战的德国部队以重创。这些部队仓惶退却，在战场上留下了一百二十四具尸体。”^④

神话破灭了

莫斯科电台接着广播了Sib^⑤ 的许多消息报道。9月1日广播说：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攻占了姆尔科尼契格勒和这一地区的许多地方。在战斗中打死匪徒二百五十名，缴获一门大炮、二门迫击炮、十七挺机枪、一百五十枝步枪和其他物资。离贝尔格莱德七公里的地方游击队消灭了满载粮食的德国车队。”^⑥

9月22日又播送了苏联情报机关的如下消息：

“南斯拉夫游击队在巴尼亚—卢卡附近继续打胜仗。最近几天意大利部队的损失是死伤三百多人。游击队缴获了一列装有弹药的火车。此外，还缴获了二十五万发步枪子弹，许多箱机关枪子弹、手榴弹、地雷、炮弹。

近十五天来，游击队用机枪和步枪击落六架德国飞机，一架意大利飞机。”^⑦

苏联情报机关于1942年9月发布的最后一条消息是：

“南斯拉夫游击队同德、意占领军展开了激烈的浴血奋战。在卢布尔雅那一带，意大利‘红衫’旅受重创，仅在一个地方就死伤三百多人。南斯拉夫游击队建立了许多基地，在那里组织生产弹药。意大利电台称，‘我们在南斯拉夫遇到了真正的统一战线。到处等

待我们的是子弹和死亡。’

意大利指挥部禁止不足四百至五百人的部队外出活动,但就是这样大的部队也要遭殃。在波斯尼亚,为争夺德尔瓦尔的激烈战斗在进行。游击队在莫斯塔尔缴获了三百八十桶汽油和两辆卡车。主要的战斗发生在(文件磨损,字迹无法辨认)……”

莫斯科广播的这些消息引起种种反应。世界上进步力量为南斯拉夫游击队的胜利而高兴,这些消息和关于南斯拉夫游击队反对侵略者的胜利的真相使他们受到鼓舞;与此同时,那些和占领者勾结在一起的切特尼克分子的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因为他们日益受到国内外爱好自由人士的蔑视。支持切特尼克分子、把自己装扮成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的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强烈要求英国政府继续掩盖关于游击队的真相。

1942年1月,接替杜尚·西莫维奇当上了南斯拉夫(流亡)政府首相的斯洛博丹·约瓦诺维奇教授急忙把苏联政府对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军队的不信任态度告诉了英国政府,要求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英国外交部长安东尼·艾登向苏联交涉,以利于切特尼克分子。

英国和往常一样,决定满足南斯拉夫政府的要求。因此安东尼·艾登于1942年9月24日在伦敦南斯拉夫夫人之家落成典礼上发表演讲时说:“在伟大英雄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将军的指挥下,南斯拉夫正规军正在自己的国土上同敌人作战,这是当前主要的战情。目前敌人在俄国战场或埃及战场上迫切需要的兵力,被迫留在南斯拉夫作战……”^②

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也是这个调子。它在1942年5月21日(二十点四十五分)谈到南斯拉夫的斗争时说:

“决定性的时刻迅速到来了。全体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都必须在农村和城镇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组织,

并同米哈伊洛维奇将军指定的南斯拉夫军队秘密代表取得联系，等待决定性时刻的到来。不要着急，不要进行过早的大规模行动，因为在一个地方进行过早的无领导的行动会招致可怕的镇压和无法估量的无谓牺牲。耐心等待吧！到时候你们大家团结成一个人一样在南斯拉夫的整个国土上反对敌人和人民的叛徒。为这个时刻的到来作好准备，等待米哈伊洛维奇将军给你们发出的信号。”^⑧

南斯拉夫政府估计了自己的国际地位（首先是它得到各方的支持，尤其得到英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作者注）之后，通过驻莫斯科使节于1942年11月25日向苏联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式的要求：

“第一，立即停止通过电台和报刊进行反对我们的指挥部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军队的宣传运动；第二，要求游击队不要攻击我们的部队；第三，游击队归我们指挥。”^⑨

可是，关于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国防部长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将军的神话开始破灭了。不过到彻底破灭毕竟还要有一段时间。在纽约的某家周刊看来，他是一只“南斯拉夫的雄鹰”，就是说，早在1942年5月25日，就用这个标题发表了文章，颂扬切特尼克头目：

“无畏的雄鹰一词今天可以最恰当地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位杰出统帅。他就是南斯拉夫军队统帅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正当希特勒得意洋洋地宣告他征服了南斯拉夫时，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及其十五万名游击战士在贝尔格莱德西南山区给希特勒一记耳光。也许这是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的游击战。米哈伊洛维奇至少牵制了纳粹的七个师，把他们赶到舒马迪亚群山。米哈伊洛维奇复仇者保持了自由之岛，它包括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四百万人口……”

根据斯托扬·普里比切维奇博士的回忆，美国报纸极力为《时

代》杂志招揽读者，建议他们年终时选可敬的英雄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为“本年度的伟人”。当时（1942年12月29日）在伦敦，南斯拉夫政府军事办公室主任日万·克涅热维奇和美国的南斯拉夫军事问题专家彼得·博伊少尉进行了有趣的谈话。彼得·博伊对他说，英国不愿意送武器和弹药给切特尼克分子去打游击队，因为游击队是反对轴心国势力的。谈到切特尼克分子同意大利合作时博伊少尉说：

“米哈伊洛维奇将军公开地同意大利合作，全副武装的米哈伊洛维奇部队乘意大利卡车开往波斯尼亚西部，和意大利部队一起打游击队。约有二千四百名士兵的一支德拉扎部队从黑山调出来同意大利配合，正在莫斯塔尔以北一带打游击队……”

博伊少尉还说：

“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和奈迪奇一样都是通敌分子，奈迪奇同德国人合作，而德拉扎同意大利人合作。现在米哈伊洛维奇将军的部队根本不打仗，而我们英国人必须现在而不是两个月或四个月以后投入战斗。一旦盟军的部队在巴尔干登陆，无论是奈迪奇、安东尼斯库，还是米哈伊洛维奇将军，对我们来说都没有用了，因为那时已经晚了。现在我们需要米哈伊洛维奇将军行动起来，破坏铁路线。可是他没有这么干。关于他破坏铁路和某些建筑物的电报都是不真实的……”^⑧

这位英国军事专家的消息是很灵通的。他知道在南斯拉夫是哪种力量在同占领军作战，因为英国军事使团已驻在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司令部。就是说，1941年9月20日英国军舰“凯旋号”在佩特罗瓦茨港海面上停泊，船上有以哈德逊上尉为首的第一个英国使团。1942年2月4日，特雷斯·阿瑟顿少将在同一个地方上了岸。在此之前（1942年1月27日）取名为“哈纳”的使团在姆莱塔登陆，在英国军官凯温·埃利奥特少尉率领下的“迪斯科莱姆”使团

于2月5日空降到罗曼尼山。④

铁托于1942年4月给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密信中谈到了这些使团及其作用：

“为了使你们了解情况而不是为了广大读者，我们有义务向你们通报一些耐人寻味的事情，对这些事情我们得到了无可辩驳的证据。我们确切地了解到，英国通过自己在南斯拉夫的代理人挑起我们和切特尼克部队等一些军事组织之间的冲突。英国人和德国人一样支持形形色色的切特尼克匪帮，要他们向我们进攻。我们有证据说，英国的政策是在南斯拉夫把水尽量搅混，使人民解放斗争威信扫地。英国利用了有利时机，即意大利军队转移到自己的地区去，把部队调到达尔马提亚等地时，以救世主面目在这里出现，并在我国制造混乱。为此目的，英国派了十个‘军事使团’到南斯拉夫来。这些使团在南斯拉夫各地搞了许多肮脏的勾当。有一个使团驻在我们最高司令部，另一个在达尔马提亚登陆。其他使团在南斯拉夫各地，情况不详。在某些地方，如科拉欣，装备精良的、基本上是由伦敦追随者组成的强大的切特尼克匪帮转眼间就成立了起来。从这一点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和意大利占领者干的是一样的勾当，而意大利占领者出于自身的利益帮助切特尼克分子。这些切特尼克匪帮向科拉欣附近的黑山游击队进攻，占领了科拉欣，使我们的优秀战士流了许多鲜血。你们都知道，在黑山除了游击队外原来没有别的军队。但现在一下子出现了切特尼克匪徒，他们是第五纵队分子和伦敦追随者。可见，这里的事情很清楚，不管意大利占领者干得多么巧妙，也不可能使昨天还同我们在一起的伦敦追随者一夜之间按意大利占领者的命令起来反对我们。他们无疑是看伦敦的眼色行事的。

鉴于这一切，你们在克罗地亚要十分小心，如果出现这种使团，注意不要让它们坑害了你们。想办法使它们不能接近群众，并

监视它们。它们同自己的主要组织‘情报处’取得了联系。你们必须一开始就打消切特尼克分子在你们地区捣乱的任何企图。你们在军令中应准确地说明你们在军事方面将采取什么措施来加强你们的军事力量。这些英国使团在克罗地亚也许会同克罗地亚农民党、塞尔维亚民主党和南斯拉夫民族主义者取得联系，并力图在它们帮助下破坏我们的人民解放斗争和我们的威信。我们强调指出，上述这一切都不要公开发表，但有些事情我们的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必须知道。

我们应当强调苏、英、美的同盟，应当强调后两者是我们的盟邦，但是对他们派到我国的特务和间谍，我们应把它们当作占领者的走狗和阻碍人民解放斗争的人民敌人来打击。”¹⁶⁷

怎样同看不见的进攻者作战？

尽管切特尼克分子同占领者勾结，如同很早以前乌斯塔什分子和其他通敌分子所干的一样，游击队依然象一颗硬核桃一样。对敌人来说，同游击队打仗是越来越困难了。德国和意大利部队的前线指挥部从1942年起开始向自己的士兵发布关于同游击队作战的专门军令。

请看在给党卫队“欧根王子”志愿师的一项命令中说了些什么：

“交给你师同塞尔维亚境内非正规军作战的任务，首先要求官兵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训练：

……如果在我们面前有强大的、组织得很好的敌军部队，并使用他们惯用的战术，我们就应该根据适用于我军的作战规则投入大部队。

……非正规军的士兵多数是狂热分子，他们诡计多端，一心想

打胜仗。

……游击队不断地更换自己的活动和过夜的地点，经常零散地在辽阔的战线上作战，很少结伙活动；他们经常利用意外情况，喜欢搞袭击和埋伏，避开强敌；老百姓是他们的天然盟友，充当他们的侦察员和情报员。进攻以后他们又散开，分成十股，消失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没有受包围和追击的危险。一有进攻的时机，他们就又纠合在一起。

因此，我们的确是四面受敌……只有训练有素和组织得很严密的士兵在同游击队作战中才有希望取胜，否则会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会长敌人的志气，使新战士跑到他们的方面去，最终我们会遭受……

要用更狂热和更优秀的士兵去对付狂热的敌人。


敌人非常机动灵活，大多数没有任何军需库，而是就地得到供应。他们分组活动，善于突然集中于某地，进行袭击。这就要求我方比敌人更加灵活，迅速适应情况，要象猎犬一样十分警觉，通过无线电联系迅速要求增援并协同作战，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可见，为了保证胜利，需要为共同事业而协同作战，需要有猎人的敏捷动作。

游击队在有利的地方突然出现，进行袭击，然后转移到遥远的地方去。如此周而复始。他们在完成了一项任务后又消失在人民中……妇女和儿童常常为他们站岗放哨，传递消息。

由于他们在辽阔的地带分成小股活动，由于在我们大搜捕时他们巧妙地逃脱，所以很难迫使他们进行决定性的歼灭战。

他们大胆地、疯狂地和往往是突然地从近处发起迅雷不及掩耳的袭击。这对他们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战术。游击队员就象从地里冒出来一样突然出现在你跟前。往往只有几个人，可是却果敢地、拼命地冲上来。

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在营房的这一边驻扎着我们的部队，在那一边就埋伏着游击队。”

沉默的阴谋

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看待战争。当战场上子弹纷飞的时候，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却给国王的军官们授军衔。请看斯托扬·普里比切维奇（后来他以美国报纸战地记者的身分来到最高司令部）写了些什么：

“1942年9月，我作为《时代》的战地记者到了伦敦。我的任务是报道苏联战场的情况（在那里有前德国将军、西班牙内战反法西斯指挥官汉斯·卡勒帮我忙。欧内斯特·海明威在自己的小说《警钟为谁敲》中描写了这位将军，取名为‘汉斯将军’）。我的任务还要报道各国流亡政府，特别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流亡政府的情况，报道抵抗运动，尤其是南斯拉夫的抵抗运动。从1942年1月起，南斯拉夫流亡政府首相是斯洛特丹·约瓦诺维奇……流亡政府是由除穆斯林党和共产党外的七个战前的政党组成的，即：塞尔维亚激进党、塞尔维亚农民党、塞尔维亚民主党、独立民主党、克罗地亚农民党、斯洛文尼亚天主教党和南斯拉夫民族党。在全国同占领者作战的共产党是早在1921年7月颁布‘国家保卫法’后就被禁止活动的。这一禁令到了1943年秋天在开罗宣布废除的。当时在开罗的是博日达尔·普里奇流亡政府。

在流亡大臣当中，有一些人要求建立从奥赫里德到利卡的大塞尔维亚。一位名叫米兰·加弗里洛维奇的对我说，未来的塞尔维亚边界应该是在塞尔维亚人被乌斯塔什分子杀害而‘流血牺牲的地方’。驻莫斯科前公使和‘见证人’在南斯拉夫人和英国人的小团体中发表演说，说苏联士兵如何逃跑，俄国如何一片混乱，德国

人将如何击败苏联人。另一些流亡者希望南斯拉夫获胜，但是前提是塞尔维亚人实行统治。例如格罗尔的民主党人就是这样主张的。格罗尔对我说，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有‘组织’。他还说：‘名叫铁托的那个人怎么能领导塞尔维亚呢！’我没有回答他说，共产党人比起国王军官来说是更好的组织者，也没有问他，那个名叫格罗尔的人怎么能领导塞尔维亚。因为反问会象提问一样愚蠢。另一些流亡者主张建立到德里纳河的大克罗地亚，和帕韦利奇的克罗地亚独立国一样。

克罗地亚农民党主席、塞尔维亚国王为首的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副首相尤拉伊·克尔涅维奇一直不愿意通过伦敦广播电台谴责乌斯塔什分子的屠杀行为……他不能理解，正是由于他作为克罗地亚人不愿谴责乌斯塔什分子对居住在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的屠杀，而有利于大塞尔维亚大臣同僚们。当他终于通过伦敦电台谴责了乌斯塔什分子的屠杀行为时，他没有忘记谈到建立直到德里纳河的克罗地亚，也就是帕韦利奇的克罗地亚。这就是当时在伦敦的卡拉乔治宫廷里大塞尔维亚和大克罗地亚先生们……

只有独立民主党人斯尔詹·布迪萨夫列维奇博士和萨瓦·科萨诺维奇及波斯尼亚人布兰科·丘布里诺维奇博士主张在未来的联邦大家庭中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平等。虽然他们是少数，但他们的立场具有历史意义，因为正是他们代表了乌斯塔什分子的牺牲品即克罗地亚独立国里的塞尔维亚人，放弃了把克罗地亚人民同乌斯塔什分子相提并论的观点。

在流亡者当中，大塞尔维亚主义分子成功地篡夺了政府中的要害部门。海德公园里的大塞尔维亚主义分子热衷于自相残杀，帮助盟军用内战来反对自己的同胞。他们散发把塞尔维亚人眼睛挖下装在盘子里的照片，以此来谴责全体克罗地亚人。他们给投诚敌人的米哈伊洛维奇军官们发奖，却剥夺了保卫祖国，反对共同

敌人的游击队军官的军衔。这班无可救药的沙文主义者的老朽一代口喊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自由与平等的神圣誓言，走向被世仇所毒化的未来，就好象旦丁描写的‘地狱’里的妖魔一样，每向前迈一步就在后面栽一个人头。

在英国新闻检查机关暗地帮助下，在伦敦的大塞尔维亚大臣们和自封为‘军人内阁’的军官们（三名少校，人们管他们叫肯辛顿的滑膛枪手）于1943年散发了所谓的米哈伊洛维奇声明，这个声明就是他们在伦敦，在英国新闻检查机关暗地帮助下编造出来的。这些流亡的大臣们和滑膛枪手们于1943年就把游击队的斗争说成是切特尼克军队的斗争。

南斯拉夫游击队就是这样成了沉默与伪造这个近代史上最恶毒阴谋之一的、一瞬即逝的宣传的牺牲品。英国安全情报机关出于自己当时的帝国利益，也参与了这个阴谋。苏联人由于自己当时的处境，在整整一年时间里对这件事没有吭声。”^⑧

在“狼窝”里谈论克罗地亚

当南斯拉夫政府的大臣们在伦敦专心致志地考虑战后如何重建南斯拉夫时，希特勒越来越急于使已被分割的南斯拉夫保持平静。1942年9月，在希特勒的官邸举行了武装部队作战参谋部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及从萨洛尼卡赶来的“东南线”司令莱尔上将参加的会议。六天以后帕韦利奇来到“狼窝”，同元首讨论克罗地亚独立国的今后生存问题。

首先请看赫尔穆特·格赖纳关于元首同莱尔谈话情况所作的记录：

“莱尔上将报告说，在克罗地亚，形势由于起义者活跃而恶化，克罗地亚的军队每况愈下。这一点越来越明显，所以克罗地亚的

军事领导顽固地拒绝德国关于联合行动的建议。德国建议向克罗地亚军队的团部派德国军官，并建议克罗地亚师的第二团不要调往东线，而留在国内。据报告，在克罗地亚供应情况很糟。武装部队作战参谋部参谋长要求驻扎在克罗地亚的德国部队的供应至少由克罗地亚本身来保证。今天在向元首汇报时，“东南线”司令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克罗地亚政府垮台，会发生什么事情。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于看到了落到德国军队手中的起义者的一个命令，从命令中可以看出匪徒是共产国际指挥的。

“东南线”司令建议，正在塞尔维亚的第七一四和第七一七步兵师至少要有一部分用山地作战的装备和武器武装起来。他还建议，不要再坚持扩大保加利亚占领区的问题，因为这对塞尔维亚居民会有很坏的影响，因为保加利亚人在塞尔维亚人当中没有威信，这是由于保加利亚人没有参战的缘故。

“至于塞尔维亚的形势，“东南线”司令报告说，塞尔维亚人把米哈伊洛维奇当作民族英雄。因此，军长和塞尔维亚司令要实行统一指挥。这种统一指挥实际上不存在，因为除巴德尔将军外，指挥权属于经济全权代表、总领事诺伊豪斯和行政管理长官土尔涅尔，特别是属于党卫队和警察的指挥官，他不但要求领导军事机关，而且要求领导行政机关。他要求把整个行政管理机关归他管，并准备通过建立警察区来建立自己的管理机关……”^⑦

在格赖纳的记录准备发表时，退役炮兵司令瓦尔特·瓦尔利蒙也作了说明。他的说明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他对克罗地亚人民解放运动的力量有不同的看法。请看他对元首同莱尔上将的谈话所作的介绍：

“首先，东南线司令的报告对克罗地亚被占领后一年半来出现的混乱局面提供了概貌。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意大利人根据轴心国协议在这一地区的各个方面都占据优势，但他们由于提出自己

的要求并在军事上消极而加剧了混乱局势。所以报告中根本没有提及意大利人。

莱尔上将关于向克罗地亚部队派德国军官的建议后来扩大到向德国指挥下的新成立的部队派军士一级的干部。他还坚持再也不要把任何一个克罗地亚部队派往东线。他的意见如果早得到重视,克罗地亚第一团就不至于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全团覆灭。

之所以要求给在塞尔维亚的占领军部队供应山地作战的装备和武器,是由于这些部队经常在险峻的山区同武装的匪徒作战。

关于扩大保加利亚在塞尔维亚的占领区的想法更现实些,因为轴心国盟军的力量不足以镇压这个国家。尽管莱尔(作为奥地利人很了解巴尔干)提醒过,然而希特勒还是不敢实现这种想法,因为这种想法也许会由于保加利亚国王的拒绝而惨遭失败。鉴于保加利亚国王(希特勒对他总是最关心)不允许他的国家参战,保加利亚只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即占领领土的需要,才把占领的任务交给自己的某些部队。

塞尔维亚的德国占领当局归陆军指挥部管辖,而不是归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管辖。占领当局除了说它一团糟外,无法用别的词句来形容,这一状况的特点是希特勒在所有占领国所造成的一团糟局面。军事管制机构形同虚设,在巴德尔将军指挥下,这种机构削减了,而且漏洞百出。‘经济问题全权代表机构’曾是戈林的机构,因为戈林是以制定四年计划的领导者出现的。这种机构反映了所有军事利益。行政管理当局长官更多地是属于‘党’,而不是属于军事指挥官,他‘凌驾’于一切之上。正如格赖纳写道,党卫队和警察的指挥官作为希姆莱的全权代表完全可以过问所有任务的执行情况,包括党卫队的师的调动。这个师在战术上不归他个人而归军队指挥。在上述机关中,没有提到外交部。由于这些国家自身的原因,或根据这些国家部长们的命令,除个别情况外,外交

部在被占领国家的全权代表对军队也是一个障碍。鉴于这一切构成了希特勒的原则,即不让各国的负责人士在执行某项任务时协调一致,而是让他们相互争吵,以实现其最终目的,所以东南线军事长官报告以后塞尔维亚中存在的关系仍没有发生任何变化。”^⑩

内部问题最严重的盟邦是克罗地亚(克罗地亚独立国。——作者注),它名义上是一个王国,实际上是在乌斯塔什分子首领安特·帕韦利奇的管辖之下。1942年9月23日元首同帕韦利奇的会晤说明了这一点。根据公使施密特的纪录这次谈话是这样进行的:

“关于克罗地亚问题。当时已清楚地表明,在德国和意大利之间关系紧张的情况下这个国家处于什么状况。谈话是以希特勒指出德国对建立克罗地亚和平与秩序的利益所在而开始的。德国对政治不感兴趣,现在使它感兴趣的是交通运输。德国希望能保证石油产品的运输,特别是过境运输。这里指的是北非战线,它靠通过雅典、萨洛尼卡和苏扎湾的克里特的运输线得到供应。如果克罗地亚铁路(它是上述这条运输线的重要部分)的交通被打乱,无论是经常制造小麻烦,还是进行大规模的破坏(炸毁桥梁等),对于德国及其盟邦的协同作战都是严重的威胁。英国人了解这一点,所以他们在巴尔干采取种种措施,以便给我们在北非的供应制造困难。在克罗地亚铁路线遭到破坏的情况下,没有注意到要利用匈牙利铁路来代替,因为铁路对运输石油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意大利人也是利用克罗地亚铁路线供应石油的。

德国除了对交通十分关心外,对巩固在克罗地亚的统治也十分关心。如果这个统治总是松散的,不加以整顿,总有一天可能让塞尔维亚年轻的狂热分子所追求的南斯拉夫目的得以实现。”

希特勒问帕韦利奇,他考虑如何消灭起义者。帕韦利奇回答说,“克罗地亚准备成立旅,此外还寄希望于同意大利合作来消灭

起义者。”意大利人发现他们不是十分强大。针对元首的提问，这位首领回答说，意大利人有大约一百个营。

“当格拉斯·冯·霍尔斯特瑙将军声称必须用意大利人武装起来的某些切特尼克部队补充意大利军队时，元首却指出成立切特尼克部队对他来说看来是危险的，因为这些塞尔维亚爱国主义者归根到底还是要维护大塞尔维亚利益的。所以蛇虽小，但养大了总有一天会咬人的。

他(元首)感到很不快的是，在克罗地亚，德国必须在不归它管辖的地区指挥消灭起义者的战斗。此外，曾经达成协议，德国在克罗地亚保留的军队要比切特尼克军队少，即不超过四个师，包括党卫队在内。既然克罗地亚有二十四个营，人们就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克罗地亚自己不指挥？意大利保留一百个营，它也会提出同样的问题。他(元首)对此回答说，德国从来不抢军事指挥权，它巴不得从克罗地亚撤出自己的所有部队，只留下工程兵以保证运输线畅通。”^②

“切特尼克首领回答说，迄今一切行动都是在德国的指挥下进行的，今后对这一点也不会有任何怀疑。现在这样的克罗地亚不想自己来掌握领导，因为它的军队只不过是乌合之众。这支军队首先缺少指挥官。奥匈帝国军队的军官太老了。塞尔维亚军队的军官未受过严格训练，纪律差。而在同游击队作战中需要的正是严格的纪律。

“德国驻萨格勒布公使卡舍在场，他发现起义运动威胁着把铝矾土运往亚得里亚海港口的运输线。对此帕韦利奇解释说，‘他想把乌斯塔什军队调往南方镇压起义，但事先还要征得意大利人的同意。’这些话题打开后，卡舍补充说，意大利人‘起初什么都答应，可是没有实现诺言。’后来里宾特洛甫说，‘这件事应报告给杜切奥。应该保护克罗地亚领土，防范切特尼克军队侵犯。’最后希特

勒说,‘如果克罗地亚平静,乌斯塔什军队得到扩充,则对意大利有好处。因为假如克罗地亚发生混乱,这种混乱不会停留在意大利铁丝网之外。在克罗地亚,可以交朋友,也可以树敌人。重要的是在克罗地亚人当中有朋友,不然的话在巴尔干直至希腊整个形势会急转直下。’”^⑧

由于意大利在这里的利益不是象希特勒想象的那样,即由于这种利益已发生变化,致使希特勒最后认为:1942年底至1943年初巴尔干的整个局势急转直下,东南欧成为不断牵制越来越多德国军事力量的战场。

南共和铁托同志领导下的人民解放运动已成为全国的军事力量,并使敌人遭到重大损失。

铁托——德国人在南斯拉夫 的主要忧虑

德国历史学家安德列亚斯·希尔格鲁贝在评论德国在南斯拉夫作战的第二个年头时指出,联军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发动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攻势,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1942年夏,切特尼克部队并入意大利军队,作为反对铁托游击队的辅助力量。”关于反对铁托游击队的战斗,他是这样说的:

“从1942年春天起,德国人对南斯拉夫的主要忧虑是铁托的游击运动。曾经希望通过一系列个别的军事行动和一个集中的大战役进攻黑山北部的中心来消灭运动。由于1942年3月主要靠克罗地亚力量扫荡了彼得山(卡尔洛瓦茨以南),克罗地亚地区的德国、意大利和克罗地亚指挥部在奥帕提亚达成协议,定于4月初对福查地区的铁托主力发动攻势。4月中旬,虽然晚了些,德国和克罗地亚部队在‘军长和塞尔维亚地区司令’的指挥下,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之后,开始进攻福查以北地区。意大利人迂回到西面发起攻

击,但没有抵达自己的前沿阵地。铁托成功地使自己的游击队向南方和西南方向撤退。4月底,德国和克罗地亚的军事行动在没有取得任何战果的情况下停止了。福查只是在短时间里被占领。德国和克罗地亚部队于5月中旬返回自己的原来阵地。铁托于5月和6月间自由自在地成立了五个‘无产阶级旅’,增添了一万二千至一万三千名士兵。在这同时,局势又使铁托比不太机动灵活的切特尼克部队具有更大的优势。6月24日,铁托用这支新生力量开始发动攻势,这一攻势使铁托向波斯尼亚西部内地推进了一百二十公里。7月8日,科尼茨落入铁托手中;8月24日,姆尔科尼契格勒落入铁托手中;9月25日亚伊策落入铁托手中;11月底,比哈奇落入铁托手中。这样一来,他得到了一大片土地,并于1942年底成立了九个师,三十六个独立旅和其他一些部队,总数达十五万人。即使这个数字是夸大的,铁托游击队于1942年底仍然成为德国最高军事领导的现实问题,因为德国最高军事领导曾打算用更多兵力发动新的攻势(“韦斯”战役)来解决这个问题。与此同时,铁托通过1942年11月26日在比哈奇召开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来宣告他对南斯拉夫政治领导的权利。

除了作出4月间击溃游击队主力的尝试之外,在夏天和秋天还在克罗地亚地区搞了一系列打击游击分队的小战役。1942年塞尔维亚在这方面显得平静。这些战役中主要有:1942年6月10日第七一四步兵师攻占普雷多尔;6月底、7月初德国和克罗地亚在科扎拉发动第一次联合大战役,参加这个战役的有第七一四步兵师、三个克罗地亚山地旅、一个乌斯塔什营和从塞尔维亚调来的第七二〇步兵师的一部分……”^⑧

上述想法和瓦尔特·格利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所作的评价是一致的,书中说:

“由于德国、意大利、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的部队及塞尔维亚

和黑山的保安部队(切特尼克部队。——作者注)于1942年和1943年进行频繁的扫荡行动,游击队从一个地区被赶到另一个地区,但从来没有能够包围并消灭他们。”^⑧

“在南斯拉夫进行战争的第二个年头就是这样结束的。铁托领导下的起义运动大大地壮大了,以致成为轴心国的新的大战区。为此,希特勒于12月16日发布命令,授权德国部队在同苏联和巴尔干游击队作战中,只要能得胜,可以不择手段,妇女和儿童也不要放过……”^⑨

这是1943年的新年序曲,也是由新上任的“克罗地亚德国部队”司令鲁道夫·利特斯中将于1月中旬进行的反对游击队的德意联合战役“韦斯”的序曲。当希特勒让自己的士兵更加肆无忌惮地行动时,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制定了“消灭南斯拉夫游击队”的计划。

第三章

发起攻势的那一年

希特勒授权“东南线”最高司令发动消灭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战役。莱尔上将于1943年1月3日至4日在罗马同意大利最高指挥部司令商议，要发动代号分别为“韦斯-1”、“韦斯-2”和“韦斯-3”的三个著名战役。第一个战役的目的是消灭在卡尔洛瓦茨、奥古林、克宁、波斯尼亚-彼特罗瓦茨、普雷多尔和格利纳一带的人民解放军部队；第二个战役的目的是消灭德尔瓦尔、利夫诺、亚伊策和克留契一带游击队的继续行动；第三个战役是要解除黑塞哥维那和达尔马提亚的切特尼克部队的武装，一旦盟军到来，不要让他们从背后**抛**一刀，这是希特勒经常强调的。

1月20日开始发起进攻，敌军的兵力有：德军四万五千人，意军二万四千五百人，乌斯塔什部队五千五百人，卫乡队四千人，切特尼克部队一千五百人。保卫受进攻地区的有：第一波斯尼亚突击军（第四和第五突击师和其他一些部队）和第一克罗地亚军（第六、第七和第八师、第六和第十四沿海戈兰旅及其他一些部队）。最高司令部直接指挥的三个师（第一和第二无产阶级师和第三突击师）和第九师（正在组建中）处在敌人包围圈之外，因为敌人在准备进攻时封锁了自由区。这些部队是按最高司令部关于巩固并扩大南斯拉夫西部自由区的部署行动的。

敌军开始发动进攻以后，最高司令部立即考虑到，用人民解放军部队即将开展的攻势来打乱敌人的进攻计划，并实现先前设想

向南斯拉夫东部地区突围的计划。但考虑到撤退会给居民和军队带来困难,最高统帅于1月27日作出如下决定:第一波斯尼亚军和第一克罗地亚军用积极和灵活的防御保卫自由区,延缓敌军的挺进速度,并给它造成损失。这样就使得主力部队(第一师、第二师和第三师,后来还有第七师和第九师)赢得了时间,集结力量并转入反攻,以便在奈雷特瓦河谷击溃敌军,然后经过黑塞哥维那、黑山和桑贾克向塞尔维亚南部突围。这一决定的战略思想是:游击队将在南斯拉夫东部重新点燃起义的烈火,瓦解切特尼克部队,并在德国估计英、美要在巴尔干空降部队时,威胁从贝尔格莱德到萨洛尼卡和索菲亚的德国交通线。最高司令部命令所有没有受到敌人攻击的游击队破坏交通,更加频繁地袭击敌人的警备部队,把敌军的一部分兵力吸引过去。

敌人企图用“韦斯-1”战役在波斯尼亚西部和克罗地亚的部分地区围困和消灭人民解放军的计划没有得逞。不但如此,人民解放军还通过保卫自由区为主力军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2月8日在杜夫诺召开的会议上,铁托向第一和第二无产阶级师及第三突击师介绍了反攻计划:第一阶段向奈雷特瓦河挺进,第二阶段向德里纳河挺进,第三阶段向利姆挺进。人民解放军主力在敌人进攻时溜掉,并接着采取了主动。这就使德国最高统帅部不得不发动新的攻势。奈雷特瓦河谷一战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敌军的一部分部队在这里挨了打,而切特尼克部队遭到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失败,这种失败直到战争结束也没有能够挽回。由于向黑塞哥维那、黑山和桑贾克进军,建立了新的自由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主力虽然打了许多胜仗,但又在黑山、黑塞哥维那和波斯尼亚三角地带的贫瘠、偏僻和险峻的山区被包围了。最高司令部和主力部队突围后生存下来了,在苏捷斯卡作出了人所能及的最大努力。训练有素的我军表现出高昂的士气和巨大的突击力量,这是

敌人所永远无法理解的。

共产党在铁托领导下以自己的英勇而成功的革命斗争赢得了广大居民阶层的钦佩和同情。从2月到7月中旬,除已有许多旅、独立营外,新成立了九个师。经过这几次攻势,人民解放军更加强大了。事态在国外也引起了反响。关于南斯拉夫真相的消息再也无法掩盖。世界上对人民解放军更加同情了,因为它同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作战已是第三个年头了,它通过参与反对轴心国力量的斗争为反法西斯同盟的军事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希特勒虽然对自己军队的失利不满意,但也不能不称赞“南斯拉夫匪徒”——希特勒总是这样称呼游击队。墨索里尼曾写信给希特勒,说游击队已成为巴尔干的一个因素。和墨索里尼一样,这时(2月底)希特勒在给杜切奥的信中还说:

“……使我印象深刻并感到惊讶的是,叛乱分子组织(人民解放斗争。——作者注)现在已发展到如此地步。如果我们不想在英国佬在巴尔干登陆时遭到腹背受敌的危险,我们就必须即刻消灭叛乱。”^①

德国最高统帅部“东南线”作战区司令约瑟夫·施尔玛耶比元首早得多就认识到,“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是已登陆的盟军了。”^②

游击队是已登陆的盟军

现在连纳粹分子都明白,《真理报》的文章(1943年1月向苏联读者报道南斯拉夫争取自由的战场上的情况)并不象某些人习惯想象的那样是“共产党宣传”,而是事情的真相。关于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作用,《真理报》写道:

“南斯拉夫游击队不仅解放了大片领土,而且大力帮助了盟军,牵制了强大的意-德部队……南斯拉夫游击队采取的行动使

德国和意大利不能增援隆美尔的部队……”^⑧

关于这一时期的事态，温斯顿·丘吉尔写道：

“本月底我注意到一个问题：使南斯拉夫对轴心国的局部抵抗取得尽可能好的战果。由于我掌握了充分的材料，6月23日我在唐宁街主持了参谋长会议。讨论中我强调给予南斯拉夫反轴心国运动以尽可能多的援助有很大好处，因为它在这个地区牵制了轴心国的三十三三个师……”

接着他对亚历山大将军说：

“我派给你几名掌握充分材料的军官，这些材料说明铁托分子——所谓游击队在波斯尼亚进行顽强的抵抗……”

他们在军事方面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价值，所以我们应最大限度地支持他们，政治观点要服从军事观点。”^⑨

在描述南斯拉夫游击战争的战术时，丘吉尔写道：

“训练有素、按游击战术组织起来的游击队避开了敌军的强大攻势，并给敌军以沉重打击。德国人对游击队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游击队甚至都被包围了，但每次总是成功地突围，并给敌军造成很大的麻烦和严重的损失……”^⑩

丘吉尔回忆录中谈到的攻势之一的见证人是英国驻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第一个军事使团。这一使团团团长威廉·比尔·迪肯上尉于1943年5月28日空降到杜尔米多。他是敌人第五次攻势的见证人。他写道：

“……5月28日夜越过杜尔米多山脉，这对前一天凌晨从非洲飞到这里空降的英国军事使团成员来说，无论在体力上还是精神上都意味着投入另一场战争。”

瓢泼大雨和浓雾使敌机发现不了我们。因此在几个小时里我们的远征队没有出什么事……6月2日凌晨，我们在巴尔尼多附近山坡上一个山洞里隐藏起来。没有食物和水。雾和云渐渐散

了。德国人整天在空中搜索目标。在我们下面只有一座横跨皮瓦河的残缺不全的大桥。

……半夜，司令部和警卫营的一部分及英国使团集合在另一个更大的山洞里（从这里有一条路上山通往被洗劫一空的村庄姆拉蒂尼亚，前几天在这里发生了肉搏战），这个制高点控制着军队必须通过的过河要道。

6月3日整整一天，铁托在这个山洞里召开最高司令部和高级指挥官的会议。会上决定主力部队分成两个部分：第一和第二师同司令部一起，向西突围，沿着通往苏捷斯卡的路走，穿过萨拉热窝的主要公路，同波斯尼亚东部的游击队大部队会师；另一部分由第三师和第七师组成，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医院和三千名伤员，在通往塔拉山谷的道路上开展敌后斗争，通过敌人沿河设的严密封锁线向东突围，向相对平静的桑贾克（处于黑山和塞尔维亚交界处）进军……

这是和时间赛跑，和白日赛跑，因为白天是属于敌人的。敌机在山炮兵团掩护下搜索我们的部队，分散这些部队的兵力，限制它们的机动性，扫射所有的骡马运输队；在狭小的公路上对过往军队狂轰滥炸，使那些受自己的伤员拖累的士兵失去斗志。

……拂晓，我们过河以后，司令部通讯兵送来了一份缴获的德军命令。这是指挥整个战役的克罗地亚德国部队司令向各部队下达的无线电传令。命令说：

‘在成功地和全部地包围之后，共产党分子企图部分突围。命令：不要让任何一个带武器的人活着走出包围圈。对妇女也要搜查，他们有可能男扮女装。’

……6月5日凌晨。最高司令部在姆尔卡尔-克拉德附近小丛林边缘的一排小木房里驻扎下来。我们藏在一片树林里。在那里我们呆了整整两天。第一和第二无产阶级师（其先头部队对堵

截我们的敌军施加了压力)师长来到司令部商议……”^②

迪肯在描写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时,详细地叙述了铁托受伤的那次轰炸情况:

“6月8日,通过无线电联系收到了中东英国部队司令的一份简短电报和一段给铁托的明码电:‘坚持住……第二战线不是梦想……因此,你们的斗争在今后几个月里会有更大的意义。’

这对我们是一个鼓舞,但却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遥远呼声。

敌机作出‘铤心轴’、‘梭鱼’等奇特的飞行动作,力图在拂晓时在奥兹连山下白桦树林空地里发现我们。

敌机不断地沿苏捷斯卡河作低空飞行,力图阻止已陷入皮瓦河和苏捷斯卡河之间包围圈的南斯拉夫军队的另一部分队伍过河。我们的人在天蒂什特德军防御线以西环山之巅的树林里集合。敌机监视这一行动。

被包围在高地的队伍面临一场恶战。飞机作低空飞行,几乎贴着树梢掠过,按老一套办法,每次飞过时都要扔一批炸弹,时而又从飞行员座舱里扔下少量的手榴弹。

人们只能在白桦树之间躲藏,本能地作出各种姿势躲避危险,有的贴在树干上,有的蹲在断落的枝叉下。

在一次轰炸时我们这一组人被逼到一个峡谷。我只能在一刹那向斯图尔特喊道:‘隐蔽好。他们用的是开花弹!’炸弹爆炸时,我们已散开:比尔·斯图尔特和一些军官在一处,铁托、警卫营营长和我在另一处,英国使团的其他成员和南斯拉夫司令部的一些成员分散在树林里。最后一颗炸弹在离我们只有几米远的地方爆炸了。这时铁托同他身边的几位同志和我挤在一个浅沟里。我们想从沟里爬出来,在下一次轰炸时找到新的掩蔽处,但我们都受伤了。警卫营的一位指挥官和他的几位同志被炸死。铁托肩部被弹片炸伤……我站不起来,左脚的皮鞋掉了,脚部受到轻伤。”^③

这些情况都是通过无线电联系了解到的,并且只要有可能尽量从军事使团团团长迪肯上尉那里了解到战场上的情况。关于这些情况,亚历山大陆军元帅在已解放的贝尔格莱德会见铁托元帅时说:

“……1943年5月德国人动用十一个师向你们发动可怕的攻势,你们打退了攻势并使敌人遭到重大损失。这次攻势将永远成为贵国历史中的光辉诗篇……”¹⁸⁸

盟国的军事使团被派到游击队来,这对于国际上承认人民解放运动具有重大意义。例如英国政府得到了说明游击队取得重大胜利和切特尼克分子同占领军合作的新情况。除了伦敦从其他方面得到的情况外,这些情况使南斯拉夫的形势更加明朗了。所以1943年6月6日,当苏捷斯卡战斗打得最激烈时,英国作战部终于向自己的政府报告说:

“根据作战部掌握的情报,可以清楚地看出,黑塞哥维那和黑山的切特尼克分子由于同轴心国勾结而威信扫地。不久前在这些地区发生的战斗中,牵制轴心国兵力的是组织得很好的游击队,而不是切特尼克军队……”¹⁸⁹

与此同时,德国指挥官却深信所发动的攻势会有胜利的结局。这一点从驻在克罗地亚的德国部队司令6月10日的命令中可以看出:

“强大的敌军被驱赶到苏捷斯卡—皮瓦河之间的狭窄地带,他们当中有铁托,这一点是准确无误的。斗争的最后阶段——彻底干净地消灭铁托军队的时刻到来了……不要让任何一个有作战能力的人活着离开包围圈。这个命令必须在部队当中再三强调。”¹⁹⁰

利特斯司令给上级的报告中说:

“战斗的进程表明,铁托指挥的共产党军队组织得很好,训练有素,有令人吃惊的斗志。敌军指挥部极其机动灵活,防御时也是

积极主动的……无疑地，共产党分子是很顽强的敌手，他们已发展成为用山地作战所需的一切装备武装起来的部队，这支部队习惯于最大的体力消耗。”^{②7}

意大利第二军团6月15日至30日的报告中有这么一段话：

“经历过第五次攻势的游击队并不惧怕在黑塞哥维那发动的新进攻。在黑塞哥维那北部边界附近出现了两股部队，其中一股占领了福伊尼察和克雷舍沃。波斯尼亚东部的局势由于游击队从黑山返回到这里而恶化了……”^{②8}

第六军军长公开承认第五次攻势中的进攻者遭到了失败。6月14日在向第二军团指挥部的报告中指出：

“德国人被愚弄了……”^{②9}

战后许久，这些战役的参加者还经常回忆这些事件，他们当中有：负责指挥“东南线”的莱尔上将在南斯拉夫狱中受审讯时追述了这些事件；洛塔尔·伦杜利奇在回忆录中谈到了这些事件；还有驻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的英国军事使团团团长菲茨罗伊·麦克莱恩将军。

请听莱尔上将在受审讯时关于在南斯拉夫发动的第四次攻势说了些什么：

“……战果主要表现为仅仅使敌人（人民解放军。——作者注）撤离自己的根据地而已。由于自己的部队遭到牺牲和损失，特别是战士生病以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相信，这里的战斗很艰苦，使用训练较差的部队是不行的。此外还认识到，克罗地亚毕竟还是无力独自维持扫荡过的地区的平静的。”

审讯纪录稿第41页写道：

“游击队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在进行了艰苦的保卫战之后防线终于被冲破了。由于依靠了大部分从第三六九师抽出的后备力量，才得以在耶拉查以北自由区再一次筑起防线，但在游击队的猛烈

攻击下也崩溃了。敌军的大队人马(人民解放军。——作者注)打开一个缺口撤退了,消失在北部群山中。德国部队由于连续作战而疲惫不堪,无能为力,而后备力量也已耗尽。

自己的部队遭到重大损失,第一一八师损失最大。据我的记忆,死亡总数达三千五百人,还不算后来在医院里死去的。这些部队不加以休整和补充是无法继续使用的……这一次他们也没有把伤员扔下,除极个别外,也没有人投降……”

莱尔于1945年6月18日受审时,关于对人民解放军发动的第五次攻势是这样说的:

“使被牵制在南斯拉夫的德国部队解脱出来并调往东线这一首要任务根本没有完成,相反,不得不调来新的德国士兵和指挥人员。”^④

主要负责指挥第四次和第五次攻势的利特斯将军在这两次攻势还在进行时,就提请“东南线”司令莱尔上将注意以下事实:

“上级指挥表现得非常好和非常周密。中级指挥差些。一部分共产党分子的斗志非常高,另一部分也不错。只有攻势结束时才出现士气低落的迹象。”^④

莱尔赞赏铁托

利特斯和莱尔这两位德国将军关于这两次攻势的目的的说法略有不同。利特斯认为,首要的目的是维护欧洲这一地区的平静,以便交通畅通无阻。

请听利特斯在1943年1月12日说了些什么:

“整个战局要求平息克罗地亚地区。目前的骚乱如果向北扩展,就会严重地威胁铁路线,失去同巴尔干和克里特的联系,从而破坏轴心国在东南线的整个地位……”^④

L·伦杜利茨将军在题为《战争、胜利、失败》的回忆录中写道：^④

“1942年冬和1943年春，同意大利人联合进行了反对游击队的几个大战役，这些战役的确给了他们以沉重打击，但他们很快又恢复了元气……”

……莱尔对有组织和有领导的铁托分子所取得的胜利十分赞赏……”

伦杜利茨在描写自己抵达巴尔干并指挥反对人民解放军的“大行动”时说：

“没有一个德国士兵喜欢游击战。我抵达巴尔干后几个星期就收到一千多份不同军衔的军人的申请，他们要求换防到俄国战场，尽管那里不断地发生大的战斗。”

第299页谈到他接到命令要他离开巴尔干时的心情：

“第一个内心反应是离开巴尔干感到松了一口气。我自然联想到非常愿意离开巴尔干的许多士兵，他们的愿望我无法满足……”

伦杜利茨不掩饰自己对人民解放军战斗力的看法：

“……尽管我们窃听到了他们的命令，但要采取及时的反措施和打掉他们突围的企图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他们（指人民解放军。——作者注）善于以出乎意外的速度逃脱。”^⑤

朱赛佩·安杰利尼在自己著的《克罗地亚的篝火》一书中谈到这些事件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942年秋和1943年春之间，新的解放军有了最高指挥部、两个军和八个师及相应的司令部……”^⑥

菲茨罗伊·麦克莱恩准将在自己的回忆录《巴尔干战争》中力图对南斯拉夫游击运动的实力，对铁托和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的战略的见解作一个完整的描述，他写道：

“我从自己的观察和从在南斯拉夫各地的我的军官送来的报告中，一点一滴地积累了关于南斯拉夫游击运动的规模和性质的看法。这一运动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意义之大是南斯拉夫之外的人所无法理解的……”

……据估计，到了1943年，游击队约有十五万人，也许还要多。由大小不同的部队组成的这支军队分布在全南斯拉夫。它们的据点主要是在森林里和高山上。游击队的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总司令部。这些司令部直接或间接地向铁托的最高司令部负责，而最高司令部则具体地领导全军。联络靠无线电，或者利用俘虏来的敌军通讯兵或自己的通讯员。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敌人封锁线，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

游击战争的方法是很独特的。这里没有固定的战场。由于大部分游击队是用小型武器和有限的弹药同受过严格训练、装备精良和机械化的敌军作战，所以必须努力避开阵地战，因为打起阵地战来，他们迟早要吃亏。他们想取胜，就必须不断地掌握主动权，不要把主动权交到敌人手中。他们必须在敌人目标暴露最明显和最薄弱的地方（这是最重要的）、在看起来最没有希望取胜的地方进行袭击。另外同样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在一个地方呆太久，而是在完成一个行动之后立即撤退到深山密林，使对方无法追捕。这种作战方法要求有很大的机动性。人力和物力储备对他们来说是十分宝贵的。每一场战斗如果敌方的损失不比自己大四倍，都被认为是失败。

……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比盟军早得多地认识到游击队是头等重要的军事因素，现代化的军队同它作战在各方面都是无能为力的。三年里发动的大规模攻势，不多不少足有七次。每一次攻势都有不少于九个步兵师和其他辅助兵种参加……”^⑧

抵达最高司令部后不久，麦克莱恩就认识到：

“我的使命是军事性质的。有人告诉我，政治问题是次要的。只有一个问题是重要的：谁反对德国人。毋庸置疑的是：游击队——不管他们的政策如何——是反对德国人的。这毕竟是有意义的。至于切特尼克分子——不管他们的动机多么好——要么根本不打仗，要么站在德国人一边反对自己的同胞。此外，就兵力而言，游击队比切特尼克分子人数多，组织得好，纪律更严明，更加训练有素……”

从政治观点看，有些事实也是无可置疑的。首先，很清楚的一点是，游击队——不论帮助或者不帮助他们——将是新南斯拉夫的决定性因素。的确，人们感到，由于游击队组织的广泛性和有效性，一旦德国人被赶走，游击队将成为南斯拉夫的真正主人。其次，他们是共产主义者，所以可以预料到，他们掌权后，会在南斯拉夫建立苏联一样的制度，它自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莫斯科……”^⑧

三巨头德黑兰会晤后，当温斯顿·丘吉尔回到开罗时，麦克莱恩首次会见了首相丘吉尔。会见时，麦克莱恩口头汇报了从南斯拉夫战场发回的报告：

“我还要向丘吉尔先生强调指出我过去已提到的几点情况。我要强调说，游击队——不管我们帮助或是不帮助他们——将成为战后南斯拉夫的决定性因素。我还要指出，铁托和运动的其他领袖都是露骨的和虔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将要建立的制度无疑会以苏联为榜样，而且会是非常倾向于苏联的。

首相的回答消除了我的一切疑虑。

‘你是不是打算战后在南斯拉夫生活？’——他问我。

‘不，先生。’——我回答说。

‘我也不打算，’丘吉尔先生回答说，‘既然如此，我们两人都为他们将建立的统治形式少操点心。这样好些。这个问题由他们自

已决定。我们关心的唯一的事是，他们当中谁给德国人带来更大的损失……’

虽然丘吉尔象麦克莱恩写的那样以如此谅解的态度谈到南斯拉夫未来的国家制度，但是正如历史表明的，他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努力使游击队同国王和解，甚至力图直接影响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与国外的各种愿望相反，国内的事态是按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指出的方向发展的。这次会议成了世界各大报纸向自己的读者报道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的由头。这次会议结束后五天，合众社发表了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委员的名单，并发表评论，说游击队人数已发展到约二十万人，他们不怕牺牲，勇敢地同敌人作战，而只有三万人的切特尼克分子公开地同占领军合作。

日内瓦电台12月5日的广播节目也发表了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委员名单。《纽约时报》12月9日刊登了记者从伦敦发的报道。《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2月8日发表关于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消息时，介绍了一年来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反对占领军及其帮凶的斗争。《纽约时报》发表了南斯拉夫籍的美国作家路易·阿达米奇的声明，声明呼吁募捐，援助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阿达米奇在声明中说：“成立南斯拉夫临时政府是认识到两年半来在南斯拉夫活动的内部建设性力量并团结这些力量的表现。”12月12日的《工人日报》对游击队的英勇牺牲的精神给予高度的评价。

为世界作出榜样

下面摘引这些文章中的某些段落。

1943年12月22日《纽约时报》在题为《为其他国家指明道路》一

文中写道：

“二十五万多名男女战士组织成大约二十六个师，正在南斯拉夫各地同希特勒的大量精锐部队进行严酷的战斗。这些战士有着争取自由的共同愿望，不管思想家们对这些战士和他们的领袖是怎么想的，正如英国首相丘吉尔承认的，他们要对付比在意大利的第五和第八军团加在一起还要多的敌军。

这支军队两年半来一直处于成长过程中。由于各种民族的和爱国的非正规部队逐渐联合起来，汇合成一股力量，由于以约瑟普·布罗兹为首的、由共产党和民主党头目组成的一个地下政治运动活跃起来，这支军队应运而生。今天，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作为元帅指挥着由这一运动产生的声势浩大的人民起义，同时他在政治方面也是临时政府的主席。这个政府要求联合国对其给予充分的承认。铁托向外国派出重要军事使团并接受外国重要军事使团到南斯拉夫。

意大利的投降使铁托元帅赢得了巨大的力量，他感到自己已十分强大，足以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采取决定性的步骤。

这是一部人民运动在面对困难重重的形势，遭受令人绝望的和不可思议的苦难并建树丰功伟绩的历史。很少有人想象得出欧洲这一辽阔地区今天是什么样子。这是世界前所未闻的故事……它是指路明灯；指明这场战争结束以前许多欧洲国家的事态可能如何发展。”

12月25日《每日快报》以《约瑟普·布罗兹的令人钦佩的历史》为题发表文章。文章说：

“约瑟普·布罗兹这位五金工人现在是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

各政党的政治人物都团结在他的旗帜下。铁托元帅同这些政治人物和这场解放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新领导人一道建设新南斯拉

夫。正象他说的，新南斯拉夫将不辜负争取自由的伟大斗争。这场斗争，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已进行了两年半了。

铁托作为使南斯拉夫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出来的人物已在历史上占有自己的地位。关于他的神话传遍巴尔干。

直到不久前铁托对西方世界来说还是某种神秘的人物。铁托虽然没有上过军官学校，却表现出大胆指挥战役的了不起的思想。当他的部队壮大起来以后，他就把它组织成为正规军。

人们告诉我，他在打仗时很勇敢。今年夏天，他的总司令部被包围，铁托的左手被弹片炸伤。德国人离他只有几百步，他却毫无惧色。铁托说过，‘自游击运动开始以来，我们不断地受到德国人的包围。’

铁托取得胜利的秘诀何在？

铁托作为共产党的领袖，成功地把五个民族组成一支军队。道理很简单：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要斗争，铁托是战士，他和各族人民一起建立了军事组织。他从来没有放弃做一名共产主义者。紧握拳头一直是他们的军礼。”

12月23日的纽约《工人日报》写道：

“南斯拉夫游击队员同铁托英雄的军队一起组成新的南斯拉夫政府……

戴高乐第一个给盎格鲁萨克逊主义以打击，建立了自己的民族政府。

铁托给了第二次打击，比第一次打击更沉重、更有力。”

英国不同于美国，它把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看成是既成事实，要求想办法从外部施加压力使游击队和切特尼克分子达成协议，并以此平息双方，挽救摇摇欲坠的君主政体。英国力求实现的这样一种妥协政策要求承认南斯拉夫的现实。因此，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在1943年12月14日向英国下议院作的报告中说：

“数月来，铁托元帅指挥下的游击队是南斯拉夫抗敌的中心。从我们收到的各种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些游击队牵制了大量的德国师，同它们展开斗争。我们正在作出一切努力供应他们弹药，向他们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正如下议院所知，不久前在游击队最高统帅领导下，建立了最高的立法机关和全国解放执行委员会。据我所知，全国委员会并不企望在它作战以外的地区建立政权。它决不以任何形式要求陛下政府承认它。据我了解和我们的军官报告，游击队强调这个政府的临时性质，声称这个国家一旦自由，南斯拉夫人民就将自由地选择他们认为最适合的国家制度。如果这是他们的立场，那么这也是陛下政府的立场。”^④

“英国和美国反应良好的这些南斯拉夫事态，苏联政府也认为是积极的，有助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今后顺利开展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斗争，并证明南斯拉夫的新领袖在联合南斯拉夫所有民族力量方面的重大胜利……

苏联也是从这个观点来看待米哈伊洛维奇将军的切特尼克部队的活动的。根据现有的材料，这一活动迄今无助于、而且有害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反对德国占领者的斗争，因此不能不引起苏联的消极态度……

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得到关于南斯拉夫事态和游击队斗争的详细情报，因此决定象以前英国政府做的那样，派遣苏联军事使团到南斯拉夫。”^⑤

由于英国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军队正式断绝关系，从而消除了同人民解放军和南斯拉夫游击队最高司令部谈判的最大障碍。1943年12月初，丘吉尔在开罗治病期间，收到了铁托祝他早日康复的信。于是丘吉尔决定利用给铁托元帅的复信作为推动所谓妥协行动的好形式。1944年1月初，丘吉尔在同英国外交大臣商议之后，写信给在巴里的麦克莱恩，交给他一个任

务：把复信亲自交给铁托元帅。信中写道：

“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感谢您和南斯拉夫英雄的爱国者和游击队对我的健康的关心。我从我的朋友迪肯少校了解到关于你们英勇斗争的许多情况。我真心诚意地愿给你们一切可能的援助，通过海运和空运供应你们物资，用在岛屿登陆作战的办法支持你们。麦克莱恩准将也是我的朋友和议会里的同事。我的儿子兰道夫·丘吉尔少尉（他也是议员）即将同他们一起到你们的司令部去……

当前我们的最主要目的是在我们的欧洲大陆把肮脏的法西斯坏蛋清除干净。请您相信，英国人不想对南斯拉夫未来的国家制度指手划脚。我们一直希望我们能共同作出一切努力来消灭我们的共同敌人，管理国家的形式将按照贵国人民的意愿来建立……

请你们相信，我将同我的朋友斯大林元帅和罗斯福总统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并真心地希望苏联政府派到你们司令部的军事使团将和麦克莱恩准将领导下的英美使团一样同你们密切配合。请您通过麦克莱恩准将同我保持通信联系，并请告诉我，你认为我能做些什么，我一定尽力而为。”^①

新国家的诞生

丘吉尔的朋友、英国派驻最高司令部的第一个军事使团团团长威廉·比尔·迪肯是新国家的诞生——在亚伊策召开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见证人。他写道：

“亚伊策会议的目的是，尽管国际局势不允许，仍然要建立一个自主的国家政权。组成以洛拉·里巴尔为首的使团，是希望在亚伊策公开正式宣布成立新的政治机构，在与国王和南斯拉夫王国政府相对抗的时候，抵达开罗英国总指挥部。代表团得到指示：请求英国支持这一革命行动。

威尔逊将军的信包含着直接的预示，即他可以在不久的将来接受这样一个代表团。菲茨罗伊·麦克莱恩同艾登谈话的直接结果是：盟国在德黑兰会议^②上正式承认南斯拉夫力量为盟军，尽管俄国人坚决反对采取这一步骤。关于这一点，我们在铁托司令部里的人并不知道。这个消息本来应由菲茨罗伊·麦克莱恩带来，如果发生事故以前（指洛拉·里巴尔牺牲。——作者注）气候允许他乘飞机回来的话。然而，现在接受南斯拉夫代表团是作为德黑兰会议的结果由英国方面准许的。因此，当重新派出的南斯拉夫使团抵达开罗前，还必须在行将进行的谈判中讨论其政治影响。

在集中于亚伊策及其附近的人民解放运动全体代表开会前夕，铁托命令韦列比特上校担任新使团团团长，以代替里巴尔。同一天，当格拉莫契机场遭到袭击时，德国飞机轰炸了该市。他们的侦察机发现了从全国各地来到这个城市的人群。但是无论是德国人还是英国使团的成员都没有认识到这次会议的意义。

街上代表们来来往往。其中许多人是我在铁托司令部时就已认识的。他们是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党的领导人以及过去数月里参加铁托司令部（去年11月，在比哈奇建立了平行的政权）的原政治联盟的成员。这里有许多来自其他地区的面孔陌生的男女……

11月29日傍晚，英国使团得到通知，大会将于夜间举行。我们三个人和弗拉特科·韦列比特一起坐在包厢里，向下看，便看见大会主席台，台上坐着铁托和核心领导。主席台后面悬挂两面南斯拉夫旗，旗的中央有游击队红五角星，两面旗的当中有一座人民解放运动的石膏雕塑。

我们整夜坐在包厢里，伏在栏杆上。会上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许多人发表了讲话，宣布临时管理机构和执行委员会（南斯拉夫全

国解放委员会)的成立,通过了关于同流亡的南斯拉夫王国政府正式断绝关系和禁止国王在战争结束前回国的决议。

大会主席伊万·里巴尔博士是一位不平凡的、文静的人,他没有因为两天前大儿子去世而流露出一丝悲哀的样子。他宣布任命铁托为元帅。接着宣布的一系列任命都写入了正式的决议。在座的英国军官都意识到,这一单方面的革命行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因为它标志着全南斯拉夫游击斗争的高潮,而我们只是外国的见证人罢了。我们是一个新政权诞生的默不作声的旁观者。我们必须把这一夜的深远意义以及会议的欢欣鼓舞和庆贺胜利的盛况向上级报告。”^⑧

关于南斯拉夫人民斗争的真相已传遍全世界。这里介绍一下当时莫斯科广播电台播送的两条很有意思的消息:

“……纽约电影院放映了关于南斯拉夫解放区生活的影片。影片中出现了铁托元帅和解放运动的其他战士。可以看到受伤的男女游击队员。影片拍摄了人民解放军部队如何训练的情景。影片解说词中高度评价了南斯拉夫人民的英雄业绩和牺牲精神,以及铁托元帅在各盟国斗争中的作用。”^⑨

在另一条消息中对铁托元帅写的《被奴役的南斯拉夫人民的斗争》一书发表了如下评论:

“作者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帮助世界舆论了解被蹂躏的南斯拉夫的真相。书中描述了同兵力上和物力上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所进行的激烈战斗和所取得的胜利。书中以无可辩驳的论据证明了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部队的叛卖行径和他们想从背后给人民解放运动扎一刀的企图。‘我们战胜了史无前例的困难,’铁托元帅写道,‘我们是希特勒碉堡中的一个小岛,希特勒为了消灭它不断地派出大量军队。是什么力量使得希特勒无法实现这一计划?首先是我国人民的坚不可摧的斗志以及他们的决心:宁

愿拿着武器死，不愿活在占领者的奴役下。现在我们的军队有三十万人，用从敌人手中夺来的武器武装起来。如果盟国供应我们武器，我们可以建立一支有七十万至八十万人的军队，这支军队可以同盟军一道给法西斯德国以致命的打击’。”^⑥

到了1943年，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已成为巴尔干的一个军事因素。从历史意义上说，这一年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瓦尔特·格利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说：

“1943年秋天，德国军队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对铁托发动了代号为‘火光’的大战役。1943年12月，紧接着第十五山地军发动了代号为‘豹’的行动。参加这一行动的还有一个德国师、一个克罗地亚师和一个科扎克师，目的是扫荡乌纳湾和破坏格利纳地区的彼得山游击队的供应基地。年底，游击队突然进攻巴尼亚-卢卡，中世纪克罗地亚王国的古都，乌斯塔什国家的未来首府。紧接着采取了新的反措施，但平衡遭到破坏，因为游击队已成为军事因素……”^⑦

请看格利茨对南斯拉夫人民军作什么样的评价：

“尽管不具备正规部队最必需的条件，铁托的游击队却日益具有军队的性质。1943年11月，人民解放军的正规编制有八个军和二十八个师。这样就使一个国际问题更有争议了，即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承认这个基本上是新成立的军事组织具有合法武装力量的地位。在1943年圣诞节前夕，‘E’集团军向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报告说，根据敌方消息判断，铁托将被正式承认为盟军的一部分。事情果真如此。莱尔上将和费奇将军（他当上了‘F’集团军参谋长）曾力图向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建议承认铁托的力量是交战的一方，但这是徒劳的。他们并不是以战争规律为指导，因为对游击战争的违反规律的性质还不能有任何怀疑，他们只是希望通过这一步骤使铁托自己采取更公开的方式，并希望以此敦促武装部

队最高统帅部对东南战场给予更大的关注。

希特勒丝毫没有表示接受这一建议的意思……”^⑩

佩尔西·恩斯特·施拉姆研究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日记的某些部分并准备付印。根据档案材料，他对南斯拉夫游击队和他们在1943年的情况得出很有趣的看法。

“1943年夏，德国军事领导，包括东南线领导对意大利可能退出战争是有准备的（‘康斯坦丁’—‘阿克塞’）。意大利的军队曾占领了克罗地亚和希腊领土的大部分，一旦它退出战争，就会被别人所取代。因此，在这一段时间里没有对起义者发动较大的战斗（除局部战斗外）。铁托利用这个机会扩大自己的影响，并组建了自己的军队。人们再也不能把这支军队叫做通常所说的“匪帮”了。由于巴多利奥当局投降（1943年9月），意大利终于退出战争，这在东南线首先使起义军的实力大大增强了。

由于德军的兵力有限，不可能阻止起义军——主要是铁托的势力——去占领意大利人放弃的地区，首先是巴尔干半岛的几乎整个西岸及其岛屿。在有些地方意大利军队同起义军配合，而有些重要岛屿，如克尔克、克法莱尼亚等，根据英、美首脑的指示，他们企图用自己的力量来保卫。

另一方面，随着意大利盟军的溃退，反对起义运动的有计划战役的一切因素也就消失了。从伊斯特拉半岛到爱琴群岛的整个西岸（当时估计英美肯定会向这些岛屿空投伞兵）必然又会处于德国控制之下。尽管德军强大数倍，仍然要到秋天才能得手。在这些岛屿当中（重新占领这些岛屿已不可能），随着铁托运动的发展，维斯岛必然很快具有重大意义。在完成这一最紧急任务之后，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再一次争取消灭铁托力量的核心（包括他的领导机构）。我们想用‘火光’战役来达到这个目的。这一战役的计划是1943年10月底制定出来的，并于12月在黑山和波斯尼亚边界

地区对共产党的第一军、第二军和第三军发动进攻。铁托曾打算动用这些军进行第一次联合攻势，进攻塞尔维亚。我们投入的兵力是当时同起义军作战中最多的一次。可是，还是没有完全取得预期的胜利，因为铁托的部队由于更熟悉地形，成功地突了围。当然他们不得不放弃进攻塞尔维亚的打算。

总之，1943年底对铁托运动的发展来说是有着重大的意义的时刻，因为这一运动参与了盟国的战争总进程，从而作为独立的作战力量而得到承认。看来，在莫斯科会议（1943年10月18日至30日）和德黑兰会议（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上，铁托是主要议题之一。根据盟国的整个军事计划，铁托扮演重要的角色。首先，看来英国在这种情况下承担起重要的义务：从意大利和中东援助铁托，要做到这一点，当然就要限制给米哈伊洛维奇的援助。伦敦宣布，国王陛下政府承认铁托是平等的盟友。

在早些时候，英国就开始疏远米哈伊洛维奇，首先是通过如下形式：认为铁托和米哈伊洛维奇同样重要，他们都有得到英国援助的权利。现在苏联也正式声称要帮助铁托……授予铁托元帅称号就是十分明显的表示。同时，与这一发展密切相关，铁托在原南斯拉夫地区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了。南斯拉夫议会的召开表示铁托运动壮大了（它一开始就力求做到这一点），远远超出了偏僻的波斯尼亚地区；铁托运动在那里诞生，并提出了全南斯拉夫的口号，从而使这一运动特别顺利地发展起来。起义运动能够在德军占领的地区采取这样意义深远的政治措施，这一事实向德国军事领导表明，铁托已成为他们的一个最危险的敌人。

由于运动波及的地区十分辽阔，看来要消灭这一运动的军事潜在力量，已是办不到的事了。除占据对保卫整个‘东南线’有意义的重要地点外，德国领导不得不使自己的行动局限于不断打击铁托部队的核心，以此从军事上削弱它，不让它实现自己的意图。

此外,必须力求用政治措施来抗衡铁托的日益增长的影响。考虑到‘东南线’被占领地区反共运动的联合和相互帮助,这一点有可能做到。1943年秋天就已试图这样做。这些行动的自然出发点是民族主义和君主主义的亲缘关系和克罗地亚乌斯塔什分子头人的政府。”^④

第四章

全民战争

到了1944年，世界对战争感到厌烦了，可是战争却仍然激烈地进行着。交战双方——轴心国和反法西斯同盟不得不进行最后较量。从1943年底起，反法西斯世界占了上风。在讨论如何继续进行战争和战后世界建立什么样的秩序的盟国会议上和达成的协议中，理所当然地找到了取得军事胜利的原因。这些会议是：在莫斯科召开的美国、苏联、英国外长会议（10月19日至30日）；在开罗召开的两次高级会议——第一次高级会议是在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召开的，有美国、英国和中国的最高代表参加；第二次高级会议是在德黑兰会议之后于12月3日至6日召开的。德黑兰会议（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对南斯拉夫来说意味着完全确认人民解放战争和承认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到那时为止（即在整整两年里）在没有任何外来帮助的情况下牵制了大量的纳粹势力，顶住了他们的种种压力。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进一步向世界揭示了真相。人民解放军和南斯拉夫游击队扩大了同盟军指挥部的联系和接触。1944年初，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高司令部、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全国委员会、南斯拉夫共青联盟中央以及人民解放运动的其他机构都设在德尔瓦尔。英美军事使团也在这里。2月24日苏联军事使团也抵达这里。最高司令部向苏联派出了自己的军事使团，该团于4月12日抵达莫斯

科。4月底另一个军事使团在前往英国途中抵达阿尔及尔。这些使团的任务是同盟国政府商讨给人民解放军援助的问题,以及同今后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有密切关系的重大军事和政治问题。

世界上爱好自由的人们这时才了解到南斯拉夫的真实情况。就是说,人们这时才知道,在南斯拉夫谁在同纳粹分子作战。例如,1943年在美国成立了援助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向美国舆论介绍了南斯拉夫的真实情况。1943年2月20日,在芝加哥召开了美籍克罗地亚人代表大会,有来自美国各地的一千多名代表参加。大会通过了完全支持人民解放斗争的决议。12月底,代表大会代表美国的五十万南斯拉夫公民表示拥护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决议。代表大会决定继续为人民解放军募捐。1944年9月22日在匹兹堡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指出:居住在美国的南斯拉夫人的主要任务是援助南斯拉夫的解放斗争。铁托元帅早在3月间就赞扬了美国的南斯拉夫侨民的行动。

1944年6月底,在法国的南斯拉夫侨民成立了人民解放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南斯拉夫侨民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取得联系的机构,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过去就积极地同法国的抵抗运动合作。

1943年6月,在瑞士的南斯拉夫侨民成立了国外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传播南斯拉夫的真相,组织接收从德国和意大利俘虏营中出来的南斯拉夫士兵的工作。意大利投降后,在意大利立即成立了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接收南斯拉夫难民、战俘达八万人。在巴里,早在1943年10月2日,在最高司令部领导下建立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基地,在塔兰托和格鲁姆的医院里有一万一千八百四十二名伤员得到治疗。1944年1月的头几天,开始从达尔马提亚一些地区向意大利输送

居民，并从这里转到西奈的夏特地区的难民营。到初夏时节，难民人数达三万五千人。⑩

《斯拉夫人》杂志1944年1月第一期刊登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的文章。文章谈到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解放斗争时指出：

“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斗争是了不起的，在那里游击运动已成长为以精锐的人民解放军为主力的全民战争。德国人总是过分自信，因此他们在那里也低估了敌人的力量，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他们高傲地看待意大利占领军在南斯拉夫的失败，认为他们不会打仗。现在南斯拉夫的德国师的数量接近曾占领南斯拉夫的意大利军队的数量，但德国人取得的胜利并不比意大利人的大，损失也不小。

南斯拉夫从被占领国家变成了开展斗争、牵制大量敌军兵力的国家。”⑪

“一位非常伟大的新战士……”

一个月以后，2月22日，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下议院答辩中相当重视铁托的军事、政治活动。他在长篇演说中说道：

“即使本国的政策也很难理解，何况准确地了解外国的政策。在我们看来，最正确和最可靠的办法是，根据各党和各集团在同德国作战、从而减轻盟军的负担方面的决心和能力，来作出不偏不倚的评价。

在亚得里亚海彼岸，在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希腊广大山区，在从南到北方圆八百英里、从东到西方圆三、四百英里的地方，对德国侵略者的英勇抵抗正在汹涌澎湃地展开。

在南斯拉夫，尽管德国人对人质、乡村百姓、包括妇幼施以最

野蛮和最血腥的暴行，游击队的力量仍然在壮大并给敌人以打击。德国人固守主要城市，竭力把守铁路交通。他们仅占据一些不毛之地。其他一切都掌握在勇敢的游击队员手中。

一位非常伟大的新战士登上了舞台。

1941年秋天，铁托元帅的游击队向德国人发起了殊死的激战。他们夺取武器。不管对人质和整个村庄进行的血腥镇压多么厉害，都无法阻止他们的斗争。对他们来说，这场斗争意味着：要么死亡，要么自由。很快他们就给德国人造成严重损失并成为辽阔土地的主人。

由于他们训练有素，按游击战术组织起来，所以他们是不会被消灭的，而且是很厉害的。他们神出鬼没，忽儿在这里，忽儿在那里出现。

铁托元帅此时有二十五万人以上，而且有大量从敌人手中夺来的武器。这些人组织成许多师和军，但又不失去游击队的特点。

整个运动具有独特的形式，同时正如我说过的又不失去游击队的特性，舍此他们是无法取胜的。现在这些力量至少牵制着十三个德国师，而在巴尔干半岛一共有二十个师。民族统一的运动在这些英勇战士的周围发展起来了。共产党人感到光荣的是，他们为此奠定了基础。可是一旦运动壮大和人数增加了，就要继续进行改造和联合，使共同的民族意识占上风。游击队员把铁托元帅当作争取自由斗争中负有盛誉的杰出领袖。

我早就对铁托元帅的运动感兴趣了。

我可以向下议院保证：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帮助和支持铁托元帅和他的英勇战士。元帅在我生病时向我致电，从那时起我和他保持经常的和愉快的通信联系……”

3月7日，在复铁托元帅对红军创建二十周年的祝贺时，约·维·斯大林说：

“兄弟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他们的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反对德国侵略者的英勇斗争激起苏联各族人民的深切同情，成为激励欧洲一切被奴役人民的榜样……”^⑩

接着在英国下议院又进行了一次答辩。根据《伦敦通讯》1944年第6期文章介绍，罗兰·鲁宾逊在答辩中说：

“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激烈的战争，百分之百的激烈。看到他们男女老少如何进行斗争，人们不能不感到敬佩。

如果我们运送武器给铁托和他的战士，我们相信他们会很好地使用这些武器的。

我相信，铁托是南斯拉夫人民的伟大领袖。一种新的精神，受爱国主义激励的新的民族信念从战争和灾难中发扬起来。我相信，铁托是充满最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的领袖。各民族和各种信仰的人都跟他走，他们为了共同的事业而斗争，我们应当和他们站在一起。我们的事业是共同的。我们和他们一起斗争，不仅是因为有这个需要，我们之所以这样做，还因为我们钦佩他们的精神，因为我们尊重他们，从心底里希望他们成为我们的朋友。”

斯洛文尼亚籍的美国作家路易·阿达米奇说的一番话记入3月14日美国国会纪要^⑪。请看阿达米奇关于自己的同胞争取独立、自由和新生活的伟大斗争说了些什么：

“铁托是世界上新的领袖之一。

铁托的人民在没有一套生产和供应系统的情况下，仅仅靠自己的精神宝库进行了令人钦佩的军事抵抗，建立了政治力量，以实现战后的目标。

这是南斯拉夫人民1941年3月27日向世界显示了的那种精神力量的合乎自然的继续。

铁托在除了民心而没有任何其他东西的情况下，在废墟上缔造了这支力量。

南斯拉夫的抵抗运动和革命席卷了百分之九十的居民，他们决心把外国法西斯分子和本国法西斯消灭干净。

我认为，历史将表明铁托是这次战争中的伟大领袖之一，是一位理解自己的时代的军事领导人和政治领袖，是以少胜多的指挥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数一数二的将军。

南斯拉夫在精神和政治上居欧洲的领先地位。我毫不怀疑，现在在那里发生的一切都有全欧洲的意义，铁托将成为欧洲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

我当然主张增加对铁托的物质援助，但我更主张我们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从游击运动的政治性质考虑而承认这一运动。

我们必须懂得，今天对我们十分有用的铁托军事力量，即军队是从一场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是在民主的政治和精神因素鼓舞下在人民中成长起来的。”

美国参议院外事委员会委员、参议员詹姆斯·戴维斯在一篇题为《美国参议员论南斯拉夫》一文（发表于4月1日《联合国公报》）中写道：

“南斯拉夫人以自己的斗争赢得了全体爱好自由人们的颂扬和钦佩。他们破坏交通线，炸毁火车，拆毁占领者的铁路。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牵制了许多德国兵力。现在他们赢得了这场战争。

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英雄国家将成为世界上全体爱好自由的人民世世代代的光辉象征……”

“马跃”战役的准备工作

当时德国人准备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打击，想以此消灭以铁托为首的最高司令部和人民解放军主力。他们准备向德尔瓦尔空降部队，发动一个策划者称之为“马跃”的战役。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部作战日记对这场战役有详细描述：④

“在冬春战斗交替和由于盟军发动大攻势而在‘东南’地区形成起义运动新阶段之际，发动了‘马跃’战役，由于发动了这次战役，在过了很长时间以后主动权第一次转到了德国方面。这个时机是特别有利的，因为铁托的运动由于进攻塞尔维亚受阻和失利而严重地丧失了元气和信心（根据冯·布特拉将军5月9日的报告）。德军的成功行动现在一定会使德国领导大为欢心；鉴于迄今整个局势紧张，这样一来便可松一口气。

由于再也没有可能用大规模包围的战役、按‘火光’战役的模式消灭铁托的全部军事力量（因为地方太大了），所以想出了一个主意：出其不意地打入铁托所在的中心，消灭他的领导机构（包括外国军事使团），或者至少使它们在一定时间里丧失活动能力；不排除乘机抓到铁托。铁托对整个运动的决定性意义近几个月来越来越大了；其他名字和其他人物都不突出……元首早就下命令，要求一旦抓到铁托，必须严守秘密。必须阻止英国人在铁托被俘后又转向米哈伊洛维奇。

‘东南线’司令于5月6日向第二装甲军团⑤下达发动‘马跃’战役的指令。根据这项指令，军团指挥部必须尽可能在五月份搞好战术突击，强攻布戈伊诺、亚伊策、巴尼亚-卢卡、普雷多尔、比哈奇、克宁地区，瓦解铁托指挥系统，然后追击散兵，并彻底消灭之。不让他们使用机场和空投物资的场地是有特殊意义的。必须从党卫队第五山地军和第十五山地军中抽调力量来执行这一任务，同时也要保证真正地孤立其他地区。还必须在绝对保守秘密的情况下让尽量多的克罗地亚部队参加。‘东南线’司令要求军团指挥部从后备力量中动用二〇二坦克营、第四‘勃兰登堡’团。和九十二团。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要求第一山地师的侦察营交出使用，这个营刚从卡尔帕特回来，和从前一样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

的后备力量。此外，还研究了使用党卫队伞兵营的可能性，在‘五月柱’战役中曾用过这个营，并曾打算用来攻占维斯岛。还必须尽可能投入‘勃兰登堡’师的一些精锐部队，用于执行特别任务。

武装部队参谋部同意把正在向斯科普里地区转移的第一山地师的侦察营拿出来使用，至于使用党卫队伞兵营，参谋部认为不予考虑（参谋部于5月7日这样通知“东南线”司令），因为元首打算把这些部队用于扫荡上克拉尼的战役。然而，根据武装部队参谋长的指令，第一营还是用于‘马跃’战役。5月10日，“东南线”司令接到了上述通知。同时他还接到通知说，元首认为，迫使铁托最高司令部走投无路并在战斗中消灭它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必须研究是否可以让党卫队去执行这项特别任务。”

德国的作战日记继续写道：

“5月13日向‘东南线’司令提出了进行战斗的几点要求，这些要求是迄今同匪徒作战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在迄今的战斗中，敌人几乎总是顺利地连同自己的主力部队及时地避开决定性的打击。因此，武装部队参谋部把掌握出其不意的战机作为制胜的先决条件。一切都取决于开始行动的方式。这一行动的方式设想是：首先，必须如已通知‘东南线’司令的那样，党卫队伞兵营在空军的大力掩护下，冒最大的风险空降，其任务是同伪装得很好、及时投入战斗的‘勃兰登堡’师的一部分部队一起，共同摧毁敌人的领导中心。之后，精锐的、行动迅速的战斗小组必须立即沿主要交通线集中进攻匪徒的中心地区，以便疏通这些交通线，破坏匪徒的重型武器和运输队及道路，破坏能够发现的各种仓库，使我们空降下去的伞兵部队或伪装得很好的部队不致于被包围。然后再有计划地对匪徒的最主要地区及其部队进行扫荡。

元首同意‘东南线’司令5月21日提出的作战计划，计划中详细规定所有五个战斗小组和伞兵（5月25日在德尔瓦尔空降）在库

伦-瓦库夫东南三十二公里的地方投入战斗……

‘马跃’战役按计划于5月25日凌晨开始，由空军（四百四十架飞机）大力掩护。后来证实，铁托司令部确实在德尔瓦尔。德尔瓦尔被我们攻占了。陆军部队用第二天在那里空降的党卫队伞兵营解除了封锁。敌人在周围高地进行了顽抗，也许是力图赢得时间以安排自己的参谋部和机关。党卫队第七山地师的一个伪装得很好的特别战斗小组深入到德尔瓦尔和亚伊策一带，铁托就藏在那里。从南部调来的部队也于5月27日抵达德尔瓦尔。这样敌人的整个战斗中心被包围了。敌人向东面树林茂密的山区波托凯撤退，留下的掩护部队进行了顽抗。‘东南线’司令虽然要保证两翼的兵力，还是派出了战斗小组。党卫队第七山地志愿师的特别小组于5月28日就深入到这个地区，5月30日到了波托凯。敌人从波托凯向南撤退，铁托的总司令部自然也转移到这个地区。同时，他以通常的方式派出了新部队（匪徒的第二十、第十、第三十九和第四师），从侧面攻打德国的进攻部队，可是我们很慢才明白过来。接着在格拉霍瓦地区中心小组也撤退了。6月4日战斗可以说是基本上结束了……”^⑧

寄自德尔瓦尔的报告

一位见证人、英国驻最高司令部军事使团副团长维维安·斯特里特中校关于当时事态的报告仍然保存着。1944年6月10日中校把这份报告连同自己的日记一起上交给自己的指挥部。^⑨报告中说：

“1. 这一报告的目的，是说明5月25日波斯尼亚发生的事，即5月25日至6月3日德国发动的第七次攻势，铁托元帅和他的司令部乘飞机转移到巴里，是提请注意这一战斗过程中的特殊情况。附

件一是日记,提供了这一时期事件的某些细节。

2. 德国攻势看来有以下目的:

1) 抓住铁托、他的最亲密战友和苏、英使团。德国人无疑地希望以此扑灭游击运动。在这一点上攻势的目的完全没有达到。

2) 在波斯尼亚扫除道路上的障碍,因为不管盟军是否在巴尔干登陆,事实上,这些道路如在游击队手中,对德国人十分不利。在这一点上他们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要长时间守住这些道路,则很困难並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3) 占领在彼特罗瓦茨和格拉莫契的飞机场,以此减少运送给游击队的大量武器和装备。在这一点上他们成功了,可是他们立即发现,在附近又开辟了新的飞机场。

3. 德国人用空袭铁托总司令部并从东、南、西三个方面配合进攻而开始了攻势。据估计,动用的总兵力达四个师,并有轻型坦克掩护。扫清了公路之后,德国人便派兵进入山区和森林骚扰游击队,如有可能,便包围他们,迫使他们进行战斗。

4. 已经说过多次、但也许仍不完全明白的一点是:游击队决不能阻止德国部队到某地,如果这些部队决定要到那里去的话。但游击队能够使这些部队守卫某地十分困难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以致最后不得不撤离。游击队完全明白这一点,他们清楚地知道,避开同敌人的直接冲突对他们来说是多么重要。在不久前发生的战斗中游击队的战术仍然基于以下原则:他们决不使自己静止不动,总是在敌人要抓住时机好好揍他们一顿之前溜掉。结果是,敌人十分艰难地和在经常遭到损失的情况下夺得某个地方(他们向自己提出的目标),但当他们到达那里时,什么也找不到,因为通常是游击队带着武器转移了,并把物资隐藏起来。敌人走投无路,只好回到原处,因为把部队留守在曾被游击队控制的地方是不明智的。敌人一撤走,游击队又回到了自己的村庄。就这样翻来覆去,

不过双方损失都不大,可是德国人因此而弄得精疲力尽,一无所获。

5. 在两种情况下游击队不运用上述常规战术。第一种情况是在德尔瓦尔,当敌人空降的时候。游击队在两天里转入了猛烈的反攻,无疑地要冲垮德国人的抵挡,使德国增援部队无法插入游击队的队伍。另一种情况发生在姆利尼什特,游击队出其不意地向德军据点开火,以此吸引德国人的注意力,好让铁托和他的司令部转移。这次进攻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6. 游击队表明,在同样的条件下,即在任何一方都不使用大炮、坦克或飞机的情况下,游击队和德国人是势均力敌的。他们也许最怕德国的空军,尽管他们凭借树林和高山可以少受损失。如果打了两天仗后,盟军飞机能把德国飞机赶跑,就能大大地提高游击队员的士气。

游击队员很有耐力,能够在崎岖不平的地势和没有粮食与水的条件下走很远的路。在这几次战斗中,铁托总司令部在十天里迁移到一百英里以外的地方,这确实是了不起的事,尤其是他们走的路大部分是穿过森林和翻越高山峻岭,有时每小时前进一英里几乎都是难以做到的。

7. 很难估计双方伤亡人数。伤亡人数不是很大,每次战斗大约都在一千人以下。盟军的损失是:

一名英国军官和一名俄国军官受伤;

根据游击队报告,失踪或被俘的有:一名美国军官、一名新闻记者、两名摄影师;

还有一名王国空军二级飞行员失踪。

9. ……当游击队被迫离开公路时,他们当然会抛掉他们使用的小型运输工具,然后完全依靠牲畜驮重。就是说,他们只能带上牲口背得动的东西,其余的东西都要藏起来。牲口很可怜,它们除

了自觅食物外,不喂它们饲料,因此很多牲口饿死,数量越来越少。在他们无力喂养牲口的情况下,赠送马骡以帮助游击队运输,是没有意义的。

10. 对德尔瓦尔进行出其不意的进攻,给游击队的通讯联系造成严重的后果,因为他们失去了几乎所有器材(无线电台、电话),他们只同维斯岛及附近的部队取得联系。很可惜,他们负责联络的军官(大部分通讯联络都靠他)在德尔瓦尔牺牲了。

11. 至于使团的主要联络工具,一台发报机被从德尔瓦尔抢救出来,所以很快同巴里建立了联系。波托凯有一个通讯器材的临时小仓库,一旦有紧急情况,这是很有用的。巴里接收联络信号的情况非常好。一开始就十分清楚,他们尽力帮助我们保持联系并迅速地接收我们发的报。

12. 情况很快就表明,当我们转移时,不可能同分散在各地的使团团员保持联系。今后,在各地的主要使团和使团分团之间的一切通讯联络必须通过在巴里,即在后方的使团总参谋部。

13. 在发起攻势的头两天里,发现了大量的敌机,大多数是老式的。因此,白天根本无法行动,不能不被发现,稍有动静就可能接着遭轰炸。第三天盟军的空中活动的效果明显地感觉到了,因为从那天起直到撤退,没有出现一架敌机。盟国空军给敌人造成的物质损失是无法精确计算的,但无疑是很大的。德国飞机再也没有进行通常的侦察活动,也没有轰炸大部队,这就使得游击队能够白天在空旷地带自由地活动,并且能够去收集每天夜晚空投给他们的大量物资。盟国空军活动对游击队士气的影响是极其明显的。

14. 由于第一军和铁托总司令部在不断迁移,所以只是偶尔有机会向他们空投物资。然而这些偶尔的机会完全被他们利用了,所以一有可能,物资就很快运到,并且数量很大。特别要提到

波托凯附近的最顺利的空投物资,提出请求供给才几个小时,东西就送来了。要是没有这些物资,这一地区部队的情况会非常困难。

15. 6月3日中午,铁托通知我,他准备和他的最亲密战友撤退到维斯岛去。他说,他可以继续现在这种几乎无休止地同敌人捉迷藏的战术,但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保持对整个南斯拉夫游击运动的控制,所以最好还是尽早到可靠的基地去。他要求我们尽力帮助撤退。他写了一封包含这个意思的信。铁托、他的战友和使团在当夜和第二天夜间撤退了。英国的一个小使团和第一军留在这个地区。

当然,铁托到维斯岛去这一行动也有缺点,特别是德国人可以利用这一点来达到宣传效果。不过这次撤退也有很大好处,它使铁托重新建立对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控制,而且比过去更加加强了这一控制。

16. 苏联使团和英国军事使团之间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双方都作出最大努力尽可能地帮助对方。值得指出的是,在战斗打得十分激烈的十天里,俄国使团在很大程度上靠英国军事使团的帮助,因为俄国使团的成员在从德尔瓦尔撤退中丢失了几乎全部装备,他们只有一个通讯器材,断断续续地同莫斯科取得联系。很有意思的是,俄国人并不隐讳他们不喜欢受德国军队的这种不断折磨,大讲他们认为他应怎样更好地在国外活动。他们知道,由于他们的使团人数很多而使游击队不快,他们和英国军事使团不同,根本无法帮助游击队。铁托总司令部大撤退前两天,他们决定他们的使团必须尽早撤退,并通过我们请他们的飞机来接他们。后来听说铁托和他的战友也要撤退,他们就借机给铁托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是他们用俄国飞机(比英国飞机先到)送铁托的。到了巴里,他们急忙把铁托接到俄国别墅,使英国人没有机会接触到

他。我觉得，俄国人作出这一切努力是为了向铁托表明他们愿意帮助铁托，并希望弥补俄国过去比起英美来做得不够的地方。无法估计铁托元帅对此有何印象，但我觉得，铁托一到巴里就感到俄国人在巴里的行为比起英国人来至少是无礼的，并采取各种办法在头一两天里就纠正俄国人的做法：他搬到了游击队总司令部去，在那里会见了斯莱索尔空军元帅、斯坦韦尔少将和布罗德将军等人。值得强调指出的是，在南斯拉夫的时候，俄国人对我们的态度还极其热情友好，一到了巴里这个伟大友谊再也没有了，好象只有他们的态度是正确的。

17. 空降到德尔瓦尔的德国部队接到命令，把俘虏到的所有游击队员统统枪毙。他们执行了这项命令。此外，他们还杀害了许多老百姓，特别是那些和英国或俄国使团有过联系的人，可惜他们未能逃跑。应该说，也许是德国兵没有得到关于如何对付俘虏到的盟国军官的命令。逃跑出来的普里比切维奇报告说，他和其他记者连同被俘的游击队员一起被拉去准备枪毙。他用十分强烈的语调对德国军官说，要求他把他们当作普通战俘。经过一阵小的争吵，他和其他记者被分开关在地下室。一个小时后被放出来，命令他们帮助抬伤员。根据各种情况判断，当他们被关在地下室时，德国军官报告了自己的上级，大概上级命令要把盟国记者当作战俘看待。可以肯定地说，游击队员自己不把自己当着战俘。这不使人感到意外，如果注意到德国人在德尔瓦尔的罪行的话。

18.

1) 铁托元帅

不久前发动的攻势说明，铁托远远超过所有其他游击队指挥官和将领。他从来没有感到恐慌，就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他发布命令总是明确而迅速，从不感情用事。

2) 黑将军(斯雷滕·朱约维奇。——作者注)和阿尔索·约瓦

诺维奇将军。

前者是铁托司令部的成员。他表明自己不愧为司令部的成员，因为当情况变得严峻时，他却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比阿尔索·约瓦诺维奇将军（参谋长）高明得多，因为后者虽勇敢，但容易激动，信心不足。

3) 波波维奇(科查)将军

他是第一军军长。这个军在这场战斗中保卫了铁托元帅的总司令部。他是个很有精神的人，从不感情用事，是进行这种战争的好领导。

19. 在德国人发动攻势前不久，由于来了各种服务性人员、新闻记者等，英国驻南斯拉夫使团的人数大大增加了。同时皇家空军小组也抵达格拉莫契和彼特罗瓦茨的基地。虽然这些小组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能起很好的作用，但在我们不久前所处的条件下却成了十分令人担心的事。我坚决主张要把这些小组减到最低限度，特别是在基地的皇家空军小组的数量要大大减少，而且每个小组人数不应超过2—3人。

20. 游击队报告说，他们在总司令部保存的所有文件都顺利地转移了，没有一份落入敌人手中。英国军事使团的所有文件也都转移了，并已烧毁。所有密码，除一些没有用的外，都转移了。不幸的是，所有ISLD文件和密码落到德国人手中。”

以上就是维维安·斯特里特中校的报告全文。报告中还谈到了铁托对撤退到维斯岛的要求。请看英国大臣常驻近东代表菲利浦·布罗德于1944年6月3日是怎样评价这一要求的：

“从军事观点看，我认为，事情很清楚，铁托在岛上有自己的根据地是有好处的，在那里他可以更好地领导游击队控制的地区的战斗。即使不是这样，至少也会使联络更方便些。从政治观点看，这一转移意味着今后便于同铁托进行会谈。”^④

德国人包围波托凯

在至今还保存在伦敦外交部档案馆的许多文件中，有英国军事使团1944年5月29日发给巴里指挥部的电报，内容如下：

“局势日益动荡，目前变得更加严重。德国人包围了波托凯。游击队准备突围，也许是明天。铁托要求在他们突围时帮助他们，希望于5月30日凌晨轰炸以下几个地方：姆利尼什特、佩卡亚、姆尔科尼契、格拉德和亚伊策，用机枪扫射附近的所有公路。突围成功与否取决于这一援助。今后几天对铁托是很关键的。我请求你们尽可能保持空中优势，把德国飞机撵跑。”^④

6月6日，菲茨罗伊·麦克莱恩从巴里给丘吉尔和威尔逊将军打电报，内容如下：

“我请求你们把这份电报转发给威尔逊将军和首相本人。

今天我和铁托元帅共进午餐。他身体很好，情绪很高，虽然不久前发生了一些事，包括在猛烈机枪扫射下他用绳子从山洞逃下了山。

看来他对战局感到满意。德国人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却没有达到目的。游击队又收回了在攻势前一阶段丢失的大部分土地。盟国空军的支援有无可估量的意义，帮助游击队掌握主动权，此外还增加了空运供应物资，对此元帅十分感激。

至于他的计划，他说他要去维斯岛，因为他需要建立固定的基地，以便从这个基地指挥这种艰难形势下的战斗。只要情况允许，他就回到陆地来，希望过两、三个星期就能做到。同时他表示希望对他在维斯岛保守秘密。我们正在研究减少同他接触的办法。明天他乘一艘驱逐舰去维斯岛，我将同他一路去。

铁托元帅对韦莱比特将军访问伦敦以及对政治舞台上事态的

最新发展表示满意,特别是对彼得国王把普里奇和米哈伊洛维奇清除出去表示满意。他声称他不反对舒巴什奇,如果他到维斯岛来,愿意同他会谈。他特别要求绝对(我重复一遍:绝对)不要公开报道这次会谈。同时将尽力停止对国王的攻击,因为他已没有坏参谋了。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爱国力量应团结起来。”^④

斯特里特中校的日记

斯特里特中校的日记记载了铁托元帅和他的最高司令部从5月25日(德国第七次攻势开始)到6月3日(铁托元帅撤退到巴里)活动的情况。

“5月22日

一架敌机对整个德尔瓦尔进行了十分仔细的侦察,显然把整个地区拍了照。特别注意英国军事使团所在的市区。估计这是大规模空袭的前奏。因此决定,英国军事使团迁出这座已呆了三个月的楼房,迁到市中心以南约一英里的一座楼房里去。5月24日迁移,就是德国发动攻势的前一天。

六点三十分,约有五十架各种型号的德国飞机在六架‘麦塞施米特’式飞机的掩护下,开始轰炸德尔瓦尔。轰炸的重点是英国军事使团驻扎过的地方。七点钟,十五架JU-52从东面飞来,投下大批伞兵。这些伞兵从不到二百英尺的高度跳下,并立即占领离英国军事使团驻地不远的高地和东面的一块空旷地。然后飞来一批滑翔机,降落在伞兵占领的地方。降落的滑翔机准确数量谁也不知道,据估计大约有三十架。值得指出的是,许多滑翔机在降落时尾部张开一个大伞。可以想象,这种办法可以在降落时减低速度。

这次进攻实际上没有遇到游击队的任何抵抗,看来是因为游击队被先前的轰炸弄得晕头转向,对德军空投部队完全出乎意

料。

空降部队因而能够迅速地、毫无困难地占据有利地势，并利用了这一地区意大利人挖的一些战壕。在这个中心阵地站稳脚跟后，他们开始出击，其意图是占领市区和其他重要地点。

在第一次空降后四小时，德尔瓦尔又遭轰炸。然后又有一批滑翔机着陆。据估计，约有七百五十名至一千名德国士兵空降了下来。

这时候游击队从最初的休克状态恢复过来，并开始猛烈攻击，给德军以重创，迫使他们从他们占领的许多地方撤退。游击队的反攻很成功，到黄昏德军手中只有空降开始时占领的地方。

当进攻开始时，铁托元帅和他的司令部在德尔瓦尔山头的一个岩洞里。德国人显然知道山洞的位置，因为进攻开始后一个小分队就企图攻打山洞，但遭到回击。为此，德国人用机枪火力封锁了通往山洞的小路，所以无法通过通常走的路进出山洞。可是，铁托元帅和他的司令部在上午放下绳索，顺利地向东北方向、向波托凯撤走了。

英国使团按原定计划在空降开始后便迅速向南面撤退，然后同ISLD和US小组会合。不幸的是，由两名军官记者和两名NCO摄影师组成的记者小组被伞兵俘虏了，因为他们决定留在两天前迁走的英国使团的住处。游击队的警卫队阻挡了敌人的进攻，这就大大地方便了英国使团的撤退，而另一支游击分队则熟练地组织了撤退。这样使团便转移到普雷卡亚，在那里同第一军建立了联系。很快地就同巴里建立了无线电联络，以保证巴里了解全面情况。丘吉尔少尉被派到蒂切沃，以便通过在第八军设的英国电台送回情报。有一名通讯员被派往里布尼克，他带着一份包含有详细情报的信，通过设在第五军的英国电台把这些情报送到巴里。

5月26日

凌晨，敌机扔下了大批物资给挤在德尔瓦尔的部队，以保证他们坚持到德国混合部队的到来。这些混合部队包括坦克在内，通过比哈奇—彼特罗瓦茨—奥什特雷利公路到达德尔瓦尔。这支德国部队把第一军和第八军分割开来，第一军便不得不向东北方向、即向第五军撤退，以便保卫同英国和苏联使团一起在波托凯呆一整天的铁托总司令部。显然，德国人知道要向波托凯撤退，因为四十八架‘梭鱼’式飞机清晨轰炸了这个地方，但没有发现最高司令部所在地，因为它在树林里隐蔽得很好。

5月27日

铁托最高司令部和使团集中到波托凯的工作已完毕。敌人开始冲进这些地区四周的树林。

5月28日

敌人大部队从南面和东面继续强攻通往波托凯的道路，遇到了第一军和第五军的抵抗。为了向巴里报告局势的最新发展，克拉伊盖尔上校拂晓从乌瓦拉乘‘奥斯特’飞机飞往维斯岛。

5月29日

上午，德国大部队继续向波托凯附近的森林进发，因为很清楚，他们必须有所作为。在游击队最高司令部里讨论一个问题：游击队建议我们的大批飞机当天夜间在乌瓦拉的什么地方降落，以便把使团和最高司令部转移到南斯拉夫别的地方去。他们说，重要的是战斗要在当天傍晚打响。我们当然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作好这一切准备，所以游击队决定在夜间向东南方向突围。黄昏他们向森林进发，由第一军掩护。他们离开后，发现德国部队已到了乌瓦拉山脚下。穿过森林的撤退已完成，虽然有一个队伍在普雷卡亚附近打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

拂晓，先头部队抵达波利策。想不到在这里没有遇到敌人的

任何部队，所以继续向南前进。白天在空旷地带行军。这是一次很勇敢的行动，因为要是敌人发现了，很快就会从格拉莫契地区调来兵力，并在空旷地带截住游击队。可是，这次行军没有被发现。到了中午，铁托司令部和使团才在森林里驻扎下来，第一军占据了森林附近的高地。

5月31日

游击队总司令部断定它所在的地方太危险，这个地方被发现，只是时间的问题。因此，要求英国使团和苏联使团准备把所有人员（除最主要的外）都撤到蒂切沃，准备在今后几天里进行紧张的长途行军。一切都按此精神办。傍晚，游击队总司令部在第一军的掩护下朝东北方向，向黑山的森林出发。后来的情况表明，蒂切沃决不是牢靠的据点。德国人很快到了那里，迫使英国使团和苏联使团的人员向利卡撤退。

6月1日

队伍在森林里走了一整天。大约下午四时，部队意外地同利西纳附近铁路线上的德国巡逻队遭遇，发生了激战。情况迅速表明，游击队无法越过铁路线，尽管他们希望这样。他们停止了战斗，并向后撤退，想在夜间越过铁路线。这一尝试也未成功，因为他们发现，在下午的遭遇战之后德国增强了兵力，他们小心翼翼地守护着铁路全线。所以游击队向南后撤了三、四英里，拂晓以前休息。

6月2日

由于不可能越过铁路线，铁托决定必须试一试通过姆利尼什特附近的开阔地带向东运动，这样可以避免穿过铁路。据了解，德国人据守姆利尼什特和附近的高地，但铁托认为，如果行动迅速，便能出其不意，强行突破。凌晨出发，一路没有休息地穿过森林，走从来没有人走过的路。大约下午二时抵达姆利尼什特的山谷。第一军向据守姆利尼什特附近地区的德军进攻，并成功地压住了

敌军的火力,这时候游击队总司令部(指最高司令部。——作者注)和使团一起越过五英里长的开阔地带到达森林的另一边。在这一行动中,游击队总司令部和使团都遭到步枪和轻自动武器的袭击,幸运的是,火力不准,所以受伤的很少。先头部队进入森林后,在另一方发现从格拉莫契方向开来三辆敌军坦克,它们想追击即将进入森林的游击队员。游击队员报告,一辆坦克被击毁,其他两辆跑了。

进入森林后,命令在姆利尼什特附近休息,因为游击队员几乎不停地行军了四十八个小时,需要休整。休息时敌军一支小分队企图冲到游击队总司令部跟前,但被第一军的部队堵住了,这样总司令部赢得时间向东转移。

同一天傍晚,俄国使团表示它打算撤离这个国家,要求英国使团发报,让俄国飞机第二天夜晚来,使他们从库普雷什地区撤走,因为据说明天我们将抵达库普雷什地区。

6月3日

清晨,继续在空旷地带运动,九时许抵达普里贝利亚茨以东的森林。在这里又下命令休息,因为显然已甩掉了敌人,而敌人显然也不想再追击我们的撤退部队。十二时,铁托元帅表示他愿和自己的司令部一起撤到维斯岛,在那里他可以指挥南斯拉夫的游击战斗,而在目前这种条件下是无法那样做的。他要求英国人尽一切努力帮助撤退到维斯岛。这次撤退应于今夜开始。为此发了通知,并于晚六时沿小路向库普雷什机场出发。晚九时抵达那里。不久就飞来了第一架飞机。这是俄国的飞机。铁托、俄国使团团团长和英国使团团团长及其他十五人乘这架飞机飞往巴里。铁托司令部的其余部分及俄国使团和英国使团的其他人员在当天夜间和第二天夜间也乘机离开了。”^②

德国人怎样看德尔瓦尔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日记中有几段关于这场战斗的评价：

“‘东南线’司令声称，他对战果十分满意，虽然没有完全实现预期的结果……”

最高领导不完全同意‘东南线’司令的意见。元首有一个印象，即萨格勒布的克罗地亚人士提醒了铁托，所以提出一个要求（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副长官通知了‘东南线’司令参谋长），^④即克罗地亚部队今后不应参加这样的战斗……”

德国方面的主角之一洛塔尔·伦杜利茨将军在战后许久，对这一事态作了如下评价：

“……由于人民解放军迅速撤退和我们拥有的德国兵力有限，要想包围我的巴尔干‘头号’敌人是再也不可想象的了。因此决定进行一次混合空降战斗，其目的是消灭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心脏和头脑’——最高司令部和铁托元帅。

……记得大约是在5月20日希特勒批准了‘马跃’作战计划。之后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加紧准备……只等适宜于空袭和空降的天气。当气象人员预报两天以后天气转好时，提前二十四小时下达命令：5月25日凌晨发起进攻……”

……我们没有抓到铁托元帅，只能把一天以后伞兵在德尔瓦尔找到的一套铁托的军装送到德国。当希特勒获悉‘马跃’战役的结局时，我听说他简直气炸了。

……我以为铁托元帅会在最高司令部驻地进行决死的保卫战或者第二天进行反攻，夺回城市。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希望取得彻底胜利，因为德国的大部队就在不远的地方或者已抵达德尔瓦尔。

这一次我们又估计错了。我们的兵力非常集中，所以直至今天我仍不明白，最高统帅是怎样脱险的，怎样成功地运用积极的战术化险为夷……

虽然当时(1944年5月25日)的情况并不完全依我的意志为转移，但我还是尽我所能。请相信我的话：今天我高兴的是，二十二年前我没有实现‘马跃’计划所确定的目标——袭击最高司令部和铁托元帅。当时我当然不是这么想的，可是时间说明了问题，我认为，今天赋予我权利让我真诚地说……铁托总统是历史人物，既是战争时期又是和平环境下的人物。”^②

发生这些事件的前夕，盟国要求最高司令部炸毁卢布尔雅那一的里雅斯特铁路上的名叫斯塔姆佩特的铁桥。经铁托批准，这座桥被炸毁。菲茨罗伊·麦克莱恩准将关于这件事是这样写的：

“……这次战斗必须和在意大利的亚历山大将军的部队的某些调动配合进行。铁托立即同意并答应立即向斯洛文尼亚的指挥官下达必要的命令。我在同穆尔(英国军事使团成员。——作者注)讨论了作战计划之后，便决定再次把他派到斯洛文尼亚，以便同打这一仗的部队建立直接联系，让他作为专家帮助他们，技术上给予指导。

后来铁托收到了斯洛文尼亚总司令部关于行动的报告。他和穆尔的说法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他热情洋溢地谈到穆尔在准备这一战斗中所起的作用。

后来我们从意大利得到消息，说行动达到了目的。之所以达到了目的，是因为高架道年久失修，所以敌人在战争的危急时刻无法使用这条高架道。亚历山大将军表示谢意，我们立即把这种谢意转达给有关方面。”^③

盟军近东司令威尔逊将军向人民解放军和南斯拉夫游击队最高司令部发的一份电报说：

“当我获悉最新战绩,我感到钦佩。这些战绩,特别是在斯洛文尼亚,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他们切断敌人的极为重要的交通运输线。”^⑤

铁托同丘吉尔的初次会晤

世界从铁托本人那里了解到南斯拉夫游击战争的真相。温斯顿·丘吉尔在意大利就这个题目同铁托进行了会晤。请看麦克莱恩是怎样看这次会晤的:

“会谈开始后几天,最高统帅把我叫去,给我一份他刚收到的绝密电报。电报是丘吉尔先生发来的,电报中说一个星期以后他要到意大利来。同时要我们尽力说服铁托在意大利再留一个星期,以便同他会晤。

执行这项任务对我来说本来是很简单的,如果我马上把电报内容告诉铁托的话。可是出于保密考虑我没有敢这样做。所以我们不得不找种种借口拖延我们的会谈。由于可以讨论的各种题目几乎都已讨论过了,所以铁托开始作出姿态,表示他想回去。这时我们神秘地对他暗示说,还有“某人”想会见他。当时我们感到时间过得真慢,象蜗牛似地。

我带铁托到博尔森湖附近的营地去会见亚历山大将军。会见时第一次谈到了的里雅斯特问题。然后我带他到罗马,到他三年来第一次到的大城市。在那里他的元帅服和他警卫的手枪整齐地挂在圣彼得教堂的柱子上,这种事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我请他到那不勒斯海湾边小山坡上的一幢小屋里,到赫尔米奥奈·朗菲莉家里喝茶。我还领他到在卡普里的哈里逊·威廉姆斯夫人的别墅,拜会比尔·多诺万将军。

当我们坐在别墅花园树下吃午饭,欣赏美丽的风景时,忽然听

见空中响亮的声音。向上看,我们发现,在高高的天空中有容克式飞机的庞大形影,周围有十架驱逐机掩护,有高有低地飞着。铁托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

“丘吉尔先生来了!”他说道。

铁托不是能轻易掩饰什么事的人。

那不勒斯会议(后来都这么称呼这次会晤)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两位主角——丘吉尔先生和铁托谈得很融洽……

……丘吉尔先生坦率地指出了我们英国对彼得国王承担的义务。他明确地表示,只要游击队不同彼得国王达成任何协议,就不会给予游击队政权任何政治上的承认。最后,丘吉尔先生在不做任何使人理解为对别国内部事务的任何干涉的事情的情况下,在谈话中成功地提出了一些应如何保持必要的温和态度的建议。

我观察铁托,看他如何接受这一切。这对他来说是重要的时刻。他,作为革命者、逍遥法外的人、被追捕的人,现在受到外国最高领导人的隆重接见,平起平坐地和三巨头之一会谈。然而,铁托有坚定的意志,不让别人在他身上看出丝毫迹象,表明任何胜利的自豪感对他的行动有什么影响。在整个会晤期间他的行为一直是谦虚而又不令人讨厌。”^②

伊万·舒巴什奇博士的政府发表的宣言谈到了后来发生的政治事件。宣言指出:

“政府承认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和南斯拉夫人民全国解放委员会所建立的临时机构,认为在没有成立全国统一的代表机构之前,这样做对保持国内平静和秩序以及让人民帮助解放军战士来说,是必要的。”^③

8月5日,阿尔巴尼亚最高司令部给铁托元帅一封信,信中说:

“你们的斗争给被奴役的欧洲人民指明了道路,是对被奴役的

巴尔干各国人民的巨大帮助。你们的帮助特别是对我们来说一向是需要的，我国人民懂得这一点并感谢你们。”^⑫

9月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通过了关于授予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铁托元帅以一级苏沃洛夫勋章的命令。命令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和秘书戈尔金签署：

“授予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统帅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元帅一级苏沃洛夫勋章，以表彰他在领导军队和指挥反对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共同敌人——希特勒德国的战斗中取得的卓越成绩。”^⑬

在希特勒的官邸里谈论克罗地亚

十二天以后，9月17日傍晚，在希特勒的官邸里和往常一样讨论战局。公使冯·宗莱特纳向元首报告克罗地亚的局势：^⑭

“宗莱特纳：很遗憾，事情总是这样，派人到某地去，他就成了当地狂热分子的牺牲品。

元首：卡舍就是这样变成了狂热分子。

约德尔：他不应该狂热地反对切特尼克分子。由于许多人都跑到铁托那边去，这种狂热是存在的，因为铁托是狂热地反对切特尼克分子的，当然也反对我们！这种狂热的确是存在着的，除了乌斯塔什分子外。他们不这么干，因为那样就会被打死（如果跑到人民解放军那边去的话。——作者注），可是别的人会这么干。

元首：说得对。这是真实情况。就是卡舍不知道他们都跑过去了（跑到人民解放军一边。——作者注）。他以为事情会是相反的。因此卡舍说，大多数群众跑到我们这边来。可是他们在哪里？

元首：怎么会跑过来？

宗莱特纳：不久前他自己也承认有人叛逃。为此他作了说明。

我们还保存有他的说明……

元首：应当承认，我（在某件事上）可以转弯十度、二十度和五十度。如果一个人转弯九十度，就要出点问题了。可是如果转弯一百八十度，那就是完全转到另一面去了，那就是杰作了。

宗莱特纳：我的元首，关于卡舍的事，外交部长已建议撤他的职。部长认为，卡舍是一位非常正直的人，但在某种意义上也太古板了。

元首：他是一位正直的人。可是，正直的人一进入外交部就完全毁了。这已是司空见惯的了。

宗莱特纳：因为他们没有受到艰巨任务的考验。

元首：卡舍从前也是一位彻底的战士，一级战士。

宗莱特纳：我的元首，原因在于这些人到外头去是用划一的尺度去衡量当地的情况，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卡舍就是这么干的。

元首：但是我们的军队正确地估计了形势。他不得不客观地行事。

宗莱特纳：格拉斯—霍尔斯特瑙^⑫代表军队……他了解情况。

元首：他至少要听双方的意见。^⑬

凯特尔：不，伦杜利茨应该这样。^⑭

宗莱特纳：格拉斯—霍尔斯特瑙代表军队……他了解情况。

元首：但是他应该听取双方的意见。

约德尔：卡舍断言，派了解情况的人去那里是完全错误的。决不应该派原奥地利人去那里。

宗莱特纳：他害怕他们的偏见，但这只不过是一种看法。如果不了解他们，就不能了解这些斯洛文尼亚人的气质。

元首：所以，我老是这么说！刚才纳伊巴赫尔^⑮报告了情况。他说，如果我们不用五万支步枪武装切特尼克分子，即米哈伊洛维奇的人，那他们立刻就会调转头来反对我们。我马上说，他们这样

做的话就活见鬼了，他们会跟我们在一起的，否则他们会被打死。现在他又说：他们在进行殊死的斗争。可见这种人摇摆不定，实在是奇怪。

但是问题不取决于人们是否了解情况。这一切毕竟还是和你们的机关有联系，因为纳伊巴赫尔显然是老的……^⑩，他当然也了解这一点。以前他是十分理智的。六、七年前纳伊巴赫尔是完全正常的。”

米拉丁·波波维奇于9月23日从阿尔巴尼亚回国时，带回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铁托元帅的信。信中说：

“您对我们年轻的党的极大关心、您的宝贵建议、您给我们的无可估量的不断援助是我们党创建、清洗和巩固的主要因素之一。”^⑪

莱尔上将在9月21日给武装部队参谋长的信中作了如下评价：

“把敌人当作匪徒和把同他们的斗争当作同匪徒的斗争的这种做法归根到底是错误的。这是一支有战斗力的、策略上很灵活的部队，他们有令人羡慕的装备和重型武器，他们有不应该低估的活动能力，其人数在不断增加。我也知道不应过高估计敌人，因为作客观估计的基础是当前的斗争和双方的胜负。”^⑫

然而，事情很明白，目前纳粹分子讨论人民解放军是否是匪徒，再也没有意义了。就是说，人民解放军这时已对贝尔格莱德（在红军的配合下贝尔格莱德于10月20日解放）和正在撤退的德国“E”集团军施加压力。

在解放了的贝尔格莱德 举行军事检阅

“贝尔格莱德被攻下后几天，铁托就到了贝尔格莱德，并检阅

了参加解放贝尔格莱德战斗的部队。在检阅台上，我站在铁托身旁，不能不为眼前的情景所感动：从我们面前走过的是一些服装破旧而又肮脏的、年龄参差不齐的部队。

萨洛尼卡战场和历次巴尔干战争的老将和十六、七岁的孩子肩并肩地走着；在男人当中有时出现手挎步枪、肩背背包的姑娘；有些游击队员是高个子，有些则是矮个子。他们手拿的武器和装备是各式各样的，只有一点是一样的：都是在战斗中从敌人手中夺来的。他们的服装大多数是从被打死的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身上扒下的，所以破烂而又肮脏。他们身上挂着水壶、手榴弹和各种军用品，因为这些战士刚刚打完仗回来。而且马上又要投入战斗。他们的鞋也穿烂了。一个个都显得饥饿，精疲力竭。

可是，正是这些从我们面前走过的战士步伐矫健，面带笑容。大部分是第一军的战士。整整三年来他们接连不断地参加战斗。入春以来，他们南征北战，走遍半个南斯拉夫。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忍饥挨冻，进攻和反攻，埋伏和夜行军，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地度过，经常处于紧张而又渺茫的气氛。现在他们终于以胜利者的姿态走进首都。

攻克贝尔格莱德是人民解放斗争游击阶段的结束。虽然游击队员仍面临许多激烈的战斗，但真正的游击战争已结束。”^④


麦克莱恩准将就是这样看贝尔格莱德解放的意义的。

在贝尔格莱德解放的当天，红军最高统帅约·斯大林向托尔布欣元帅发布通令：

“第三乌克兰方面军的部队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部队一道，经过顽强作战，消灭了贝尔格莱德市的德国卫戍部队，并于10月20日把盟邦南斯拉夫的首都从德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

建议授予在解放贝尔格莱德战斗中战功显赫的部队以‘贝尔格莱德部队’的称号并授予勋章，以表彰它们所取得的胜利。

今天，10月20日二十二时，我们祖国首都莫斯科将有三百二十四门礼炮鸣二十四响，以祖国名义向解放南斯拉夫首都的第三乌克兰方面军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英雄部队致敬。

我对您指挥的、参加解放贝尔格莱德战斗的部队打了这场漂亮的仗表示感谢。”

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祝贺贝尔格莱德解放的贺电是最早发来的贺电之一。电文如下：

“亲爱的铁托同志：

值此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光荣地获得解放之际，我们借此机会，通过你向兄弟的南共中央委员会、全体党员和英雄的南斯拉夫人民致以衷心的祝贺。贝尔格莱德的解放意味着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反对蹂躏巴尔干的希特勒野兽所进行的长达三年的战争中无数顽强战斗和英雄业绩的胜利结束。

由你组织和指挥的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军为解放你们的苦难的祖国，给予侵略巴尔干的法西斯霍尔蒂以沉重打击，并把他们赶出巴尔干，建立了丰功伟绩。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首先是我们的英勇的邻邦塞尔维亚人民最早举起反对希特勒德国、坚决开展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并向被奴役和被压迫的民族指明了自由之路。被法西斯统治者掠夺并被出卖给希特勒的我国人民从你们的光辉榜样中吸取了教训，受到了鼓舞，因此也开展了反对希特勒及其保加利亚代理人的游击武装斗争。我们的第一批游击队伍得到了你们的指教和兄弟般的帮助，对此我们感激不尽。

由于战无不胜的红军和你们英雄的人民解放军的支持，由于工农人民大众的武装起义和游击队及旧军队爱国分子的努力，现在我国人民消灭了可耻的法西斯奴役，同苏联、南斯拉夫等各国人民并肩战斗，参加争取彻底打败法西斯野兽并把他们全部赶出巴尔干的共同斗争。此时此刻，在我们各国人民和我们兄弟党面前

展现出一条宽阔的道路：兄弟的斯拉夫南部各民族依靠解放者——俄国人民开展真诚的和兄弟般的合作，结成最紧密的同盟。我们真心地欢迎这方面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即你，铁托同志和我们的特尔佩舍夫同志签署了反对德国侵略者共同行动的协议。我国人民很对不起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特别是塞尔维亚和马其顿人民，因为我们曾容忍本国的法西斯统治者把保加利亚变成德国霍尔蒂的跳板，把保加利亚军队变成希特勒在巴尔干对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民施加暴行和犯下罪行的宪兵。我国人民亲身体会到卖身投靠希特勒的保加利亚统治者对争取自由的战士所施行的暴戾和罪行的可怕情景。所以我国人民决心尽一切努力，不惜在反对希特勒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献出自己的最优秀儿女的鲜血，以便尽快和尽量彻底地（如果有可能做到的话）洗刷过去的耻辱，并走上同南斯拉夫各民族建立永恒友谊和紧密的兄弟同盟的道路。


特别是在新的联邦南斯拉夫范围内建立马其顿自由国家方面（这是实现马其顿人建立自由统一的马其顿理想的第一个决定性步骤），我们想告诉你们，我们党和我国人民最热烈地祝贺新马其顿国家的诞生。我们将在全体保加利亚人民当中，特别是在保加利亚的马其顿居民当中广为宣传，在启发这部分居民的马其顿民族意识工作中我们将给予帮助。我们要利用马其顿人民在争取解放斗争中过去和现在的英雄事迹，用马其顿战士的名字命名学校、组织，出版马其顿文报纸，等等。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把我们的戈尔诺朱马伊党组织改名为马其顿党组织，使它在我们党中央领导下成为具有州委职权的组织，并交给它一项任务：进行内容上是共产主义的、形式上是民族的（马其顿的）工作。我们将通过广泛宣传建立联邦的新南斯拉夫和祖国阵线的新保加利亚之间最紧密的同盟来开展这项活动。这种同盟将为争取最无痛苦地实现马其顿人对在新南斯拉夫范围内建立自由统一的马其顿的理想扫清道路。

我们深信,在我们两个兄弟党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今后将不遗余力地促进这一同盟,因为它将为所有南部斯拉夫民族开辟新的光辉前景,并为同巴尔干其他各国人民达成兄弟之间的协议打下基础。

我们希望在我们两党中央委员会之间建立经常的、紧密的联系,所以派茨尔武拉诺夫去建立无线电联系,不久我们还要派出代表常驻南共中央。

为了表示希望使迄今轰轰烈烈地进行的争取把南斯拉夫从希特勒的肮脏铁蹄下解放出来的斗争尽早取得胜利的结局,为了表达我们对两党之间建立最密切合作的愿望,特向你们致以战斗的敬礼:

消灭法西斯,自由归人民!

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书记(斯皮里多诺夫)T· 科斯托夫”

第五章

胜利的一年

解放贝尔格莱德只是解放全国的第一步。同反法西斯同盟各国军队配合向纳粹德国发起的最后攻击即将开始。因此，最高司令部命令全国各解放区（塞尔维亚、马其顿、黑山、桑贾克、达尔马提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大部分地区）实行总动员。所以，人民解放军的人数增至六十五万。最高司令部于1945年元旦发布了关于成立第一、二、三军团的命令；3月1日又发布了关于把人民解放军和南斯拉夫游击队改名为南斯拉夫军队、最高司令部改名为总司令部的命令。最高司令部命令的总动员是这样进行的：一方面把新战士输送到部队，另一方面把新战士输送到在新条件下加紧建立的国家管理机关。

经过整编的军队在解放南斯拉夫西部地区中的部署如下：第一军团在斯雷姆战场，从贝拉克经奥罗利克和奥托克到萨瓦河；第二军团向贝利纳、布尔契基、多博伊和弗拉塞尼察进军；第三军团在德拉瓦河和多瑙河左岸，从巴拉契到武科瓦尔附近。南斯拉夫战事的这种发展迫使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于年初下命令组织防御线：从多瑙河经伊洛克，跨过德里纳河到维舍格勒、萨拉热窝和莫斯塔尔。目的是把欧洲南部和东南部的兵力联合起来，保证从这里通往奥地利和德国的交通。同人民解放军作战的德国和通敌分子部队主力被编入“E”集团军。

希特勒在战争后期仍企图控制战局。1月19日他向所有高级

将领下令,要求师一级的指挥官都必须及时报告情况,以便能及时地发布命令。由于有这一项指令,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地日记一直记到德国投降。所以,我们能清楚地看出德国指挥官关于向人民解放军和南斯拉夫游击队发动攻势的想法。

丘吉尔:铁托拯救并统一了南斯拉夫……

在我们把话题转到军事行动以前,先谈谈国内的政治形势。全国委员会为建立联合政府做了工作。这对于新南斯拉夫得到国际承认,对于加强新南斯拉夫在世界上的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铁托元帅于1944年10月9日邀请舒巴什奇回国,以便就成立联合政府进行洽商。以前曾就成立联合政府一事达成协议,规定在选举立宪议会以前,联合政府向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负责。然而,国王于1945年1月11日宣布不接受这一协议,也不承认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是国家的立法机关。全国委员会坚决地拒绝了国王的所有建议。舒巴什奇政府接受了全国委员会的邀请回国。

温斯顿·丘吉尔对这些事件反应强烈。他在维护君主政体利益的情况下,一直争取求得民族和解。就是说,英国政府不希望在南斯拉夫问题上同苏联和美国把关系搞得太僵,尤其是在雅尔塔首脑会议前两周。丘吉尔估计到,在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部队被消灭以后,南斯拉夫的君主政体就会垮掉。在伊万·舒巴什奇政府中占有地位的资产阶级给了丘吉尔以某种希望,他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有可能在南斯拉夫复辟。因此1945年1月18日他在下议院谴责了国王彼得二世的行为,正式宣称:

“即便彼得国王不赞成铁托—舒巴什奇协议,事情仍将按他是赞成的方式进行。我真心希望铁托元帅会拯救和统一南斯拉

夫,如同今天他令人信服地主宰南斯拉夫一样。”^④

“E”集团军从巴尔干撤退

在“E”集团军带领下从前线撤退的德国士兵每况愈下。请看1月2日交给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日记是怎么写的:

“第一百八十一步兵师的撤退由于严寒而放慢了……萨格勒布以东又发生八十起破坏活动……由于敌人从北面和南面压过来,比哈奇附近的局势恶化了。这一地区的北部形势也恶化了:第三百七十三步兵师又有两个连反叛……敌人摆开了双剪刀的阵势,企图在这个地区击溃我军……”^⑤

在后来几天里撤退的德军的状况丝毫没有好转。

1月3日:

……科扎克部队的进攻暂时被阻止在维罗维蒂察附近;在莫斯塔尔和特拉夫尼克附近,在萨拉热窝—布罗德铁路沿线匪徒又发起攻击……

1月4日:

科扎克部队遇到强敌,不得不后撤。曾要求“东南线”司令报告他所采取的措施。看来这里和东面一些地区的外国部队的情况弄不清楚。

1月5日:

比哈奇地区的另一个弱点是,不仅匪徒很活跃,而且我们的部队显得没信心。”^⑥

1月9日的形势是:

“敌人对维舍格勒的桥头堡施加压力。斯雷姆战线上打退了较弱的进攻。在那里的北部战场上现在不是保加利亚人,而是铁托的部队。原因尚不明。在德拉瓦战场上正在同匪徒战斗……”^⑦

莱尔上将在1月13日给最高统帅部的电报中详细地描述了当天撤退的情景：

“从爱琴海和希腊撤退的行动于1944年9月开始，持续了四个半月。路程长达一千五百公里，最高处海拔一千四百米，设有二十多个急救站。从热带炎热的气候开始，到秋天的恶劣天气和冬季严寒时节才结束。重点放在保加利亚西部旧边界、科索沃、克拉列沃和查查克。在那里用迅速征集起来的士兵进行防卫。在几条战线的据点上要对付三个保加利亚军团、一个装甲旅、三个俄国师和一些匪徒。此外，黑山也是重点……”

克罗地亚的敌情是：阿尔巴尼亚部队很落后。敌人现在企图把塞尔维亚部队调到东北方向去，即调到斯拉沃尼亚的斯雷姆以南地区，因为现在那里没有多少兵力。从这里往南还有米哈伊洛维奇的部队，在那里也许还有美国使团，但没有英国使团。

彼得国王声称反对铁托并要求全民投票。”^⑧

根据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日记记载^⑨，早在3月16日，“东南线”司令就要求元首放手让他撤退，一旦有必要，就放弃桥头堡，因为要是等接到命令，时间就过了许多了……”

陆军元帅亚历山大： 这是铁托战略的胜利

尽管莱尔承认无能为力，元首在4月20日的命令中仍不准许指挥官们考虑撤退。可是情况表明，纳粹势力已无法顶住人民解放军在南斯拉夫各条战线上的勇猛挺进。例如，第四军团于4月间大举进攻之后，把敌军赶出里耶卡—普拉一带，抵达的里雅斯特。5月2日的里雅斯特被解放。

对于第四军团的这一辉煌胜利，在意大利的盟军部队司令亚

历山大陆军元帅于4月10日致电铁托元帅：

“这是您个人战略的胜利，是您的优秀士兵的胜利。”^⑩

第二新西兰师情报部长杰弗里·科克斯在关于解放的里雅斯特一书中写道：

“攻克的里雅斯特以及战争中的所有其他胜利，都是盟军配合施加压力的最终结果，这种压力在莱茵河、奥得河和拉巴河以及在索查和斯洛文尼亚群山中都可以感受到。盟军的这种共同压力压垮了德军。的里雅斯特只不过是削弱这一共同压力的场所之一罢了。但是这一切都不应该混淆一个历史事实，即实际上是南斯拉夫的第四军团战胜了在伊斯特拉的德军。因此，必须在历史面前对南斯拉夫人给予充分的肯定……”^⑪

赞扬是不少的。早在4月11日，苏联杂志《战争与工人阶级》就刊登了论南斯拉夫和铁托的文章。文章写道：

“同时，历史将不会忘记，在苏德战场上战事最紧张的时刻，特别是在不朽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日子里，南斯拉夫是铁托元帅指挥的游击队同德军作战、牵制了几十个德国师的唯一欧洲国家。”

1945年4月13日《红星报》写道：

“在这场斗争中，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以自己的勇敢、坚定、对侵略者毫不手软的精神而赢得全体爱好自由的人类的称颂，激起了苏联人民的深切同情和爱戴。”^⑫

第六章

对铁托和南斯拉夫游击队的赞扬

众所周知，南斯拉夫军队为解放全国而进行的结束性战斗是按盟军对纳粹军队进行最后的决定性攻击的总计划精神进行的。在德拉瓦河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战场上，南斯拉夫军队对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卢布尔雅那—贝利亚克一带敌军给以沉重打击。第四军团沿亚得里亚海沿岸和索查河谷向北挺进，第三军团和第一军团在德拉瓦河和萨瓦河之间向科鲁什奇挺进，第二军团向多博伊—德尔文塔—巴尼亚—卢卡—西萨克—卡尔洛瓦茨—诺沃梅斯托进逼。这样就使德军的巴尔干部队及通敌分子部队走进死胡同。这时人数众多的德军被强大的南斯拉夫军队团团包围住。可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在报告中直到最后一天还顽固地称南斯拉夫军队为匪徒。

南斯拉夫军队（在战争即将结束时有近八十万官兵^①）解放了自己的国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属于意大利和奥地利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那些地区。敌军甚至在签署投降书后还在战斗，力图尽可能进入奥地利，向英、美军队投降。但是，他们未能得逞。德国的“E”集团军连同“东南线”司令及始终同自己的伙伴共命运的通敌分子的军队一起被俘。被俘虏的官兵达三十万。

在南斯拉夫持续四年的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领袖铁托在这场胜利结束的战争中的功绩的颂扬来自四面八方。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铁托“胜利勋章”。授勋令中说：“授予南斯拉夫元帅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以‘胜利勋章’，以表彰他在指挥大规模战役中的特殊功绩，这些战役有助于盟国战胜希特勒德国。”^④

在授勋时，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萨契科夫说：

“元帅先生：

遵照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我荣幸地向您转交苏联最高军事奖赏——‘胜利勋章’。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您这个奖章，是为了表彰您在指挥大战役中的非凡胜利，这些战役有助于盟国对希特勒德国的胜利。

在转交这一最高奖章时，我高兴地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⑤

请看波兰人民会议主席团授予铁托元帅勋章时在奖状上是怎么写的：

“波兰人民会议主席团于1945年9月7日通过决议，授予民主联邦南斯拉夫元帅、反对强大无比的德军的无畏战士约瑟普·布罗兹·铁托‘格隆瓦尔德一级十字勋章’。”

接着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人们都对铁托表示赞赏。

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联合国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说：

“在所有斯拉夫人民和非斯拉夫人民当中，南斯拉夫在反希特勒同盟队伍中占有英勇战士的光荣地位。大家知道，正是南斯拉夫挑起了德国和意大利占领的极其沉重的担子，并在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中作出了重大牺牲。”^⑥

莫洛托夫在外长会议上谈到解决南意边界问题时，又强调了南斯拉夫对盟国事业的贡献。他说：

“苏联代表团认为，在解决南意边界问题中，外长会议不应忘记，现在应该讨论斯拉夫盟国的要求，因为他们曾为自己的民族生存和自由而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他们在反对共同的敌人中不惜献

出自己的力量,并在这一斗争中作出了最大的牺牲。在对南斯拉夫提出的这个问题作出决议时,会议应给予英雄的盟国—南斯拉夫人民以应有的赞颂,并对他们提出的正当愿望表示欢迎。”^⑤

苏联元帅托尔布欣1946年12月访问贝尔格莱德时声称:

“任何一个斯拉夫民族都没有象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那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反对法西斯侵略者和占领者的斗争中作出这么重大的牺牲。

我作为第三乌克兰方面军前总司令,有义务指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英雄行为和斗争以及他们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任何一个斯拉夫民族都没有象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那样为自由和民主而英勇地斗争……”^⑥

朱可夫元帅在为他举行的午宴上致祝酒词时说:

“我们不会忘记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他们的军队在法西斯侵略和长期占领的黑暗日子里所作出的牺牲和所遭受的苦难。在法西斯军队逼近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的艰难日子里,苏联人民和苏联军人以感激的心情望着你们南斯拉夫,当时你们在南斯拉夫,在极困难的条件下英勇地同占领者展开斗争,牵制了法西斯军队的大量兵力……”^⑦

一些战地记者谈论铁托

请看盟国战地记者在战争年代里是怎样看铁托的。

首先,P·戈尔什科夫将军于1944年秋天在《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上发表文章,描写了他会见铁托的情景。他写道:

“我们乘雪橇车抵达波斯尼亚—彼特罗瓦茨市。街上人山人海。我们穿过(更确切地说是挤过)站在道路两旁的人群。欢呼声和掌声经久不息。晚饭后我们参加了为红军举行的晚会。晚会在

游击队员自己建造的文化宫里举行。我们听了报告并欣赏了游击队员表演的音乐节目。地方合唱团唱了民歌。很难描绘这一切的情景。总之，整个会见充满着十分热烈和对苏联人民友好的感情。

第二天清晨，我们乘雪橇车经奥什特雷利亚山脉离开此地。然后有的人步行，有的人骑马，来到了德尔瓦尔。晚上我们在这里拜会了南斯拉夫元帅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司令部的房间很干净，几面墙上挂着自由南斯拉夫、苏联、英国、美国的国旗，挂着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的像。一位中等个子、身体强壮的人走了进来，他就是铁托元帅。他是贫穷的克罗地亚农村的农民，军人，奥地利军队的军官。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经受了生活的严峻考验。他平易近人，会讨人喜欢。

我们直接地和元帅一起生活和工作了几个月。在各种场合下我们都见到他。他非常善于在任何时候、甚至在最困难的时刻保持旺盛的精神、坚定性、愉快和饱满的情绪。

如前面说到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当时驻在德尔瓦尔。这个小城市位于高山峻岭环抱的山谷里。这些山峦的雄伟和自然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它也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卓越的和严峻的英勇斗争的象征。德尔瓦尔山谷宽四公里，长六公里。铁路沿着高山的斜坡蜿蜒盘旋伸向前方。铁托元帅不住在城里，而住在一个山岩上，山岩的斜坡一直延伸到德尔瓦尔。在高约一百五十米的陡峭裂缝里，有一个大洞穴。在洞里的高处造了一间小屋，岩石正好盖在小屋顶上。所以小屋就好象藏在深渊里一样。往后面走，通过一条小径，可以走到大洞的最深处，这里通常当作防空洞。从小屋的窗口和小屋前的小平台可以眺望整个德尔瓦尔山谷的风景。小屋伪装得那么好，以致最敏锐的眼睛也发现不了它。通往小屋的崎岖小石路也伪装得很好。

在偶尔休息的时候，在吃午饭或晚饭的时候，铁托经常讲述南

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怎样诞生和怎样在反对德军的战斗中得到锻炼。他的介绍使我们了解到南斯拉夫人民是在多么艰苦的条件下进行英勇斗争的。”

美国战地记者斯托扬·普里比切维奇博士描写了在德尔瓦尔空降后同铁托会晤的情景：

“我从德国俘虏营中逃出来后，曾四次见到铁托，有一次在森林里，有一次在山洞里。他现在可以住楼房，但他还是选择了一个山洞（这里有一连串的山洞），而且很快就要搬进去了。

两天前，美国摄影记者约翰·菲利普斯和我同铁托共进午餐。

‘我不会摆姿势让你拍的’，铁托对菲利普斯说，‘这样的照片肯定不好。你明天早上来，我们一块儿呆一整天，你愿意怎么拍，就怎么拍。’

第二天清晨，我们两人汗流浹背，沿着陡坡，向山上爬。我们只遇到一名哨兵，可是我们感到从树丛和山洞里有几十只看不见的眼睛在盯着我们。

铁托身穿元帅服，裤子上带有红道，领子和袖口上有金黄色的月桂树叶。当我掀开布帘走进屋时，他在房子底层的石板地上散步。

他命令勤务兵搬来桌子，给我送来笔和纸，好让我写报道。他自己则坐在自己的桌旁工作。菲利普斯拿出照相机准备拍照。

我走到靠后墙的柜子旁看科涅夫元帅的望远镜。这副望远镜是科涅夫元帅在向伏尔加河撤退并再次占领伏尔加河时用过的，后来送给铁托作为生日礼物。我打开黑色套子，摸一摸高加索刀的刀刃。刀把是镀银镶金的。这把刀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赠给铁托祝贺他生日的。

铁托用的桌子上铺着一块美国军毯，上面放着纸、一个放大镜、一只大自来水笔，一只红兰铅笔和一盒从克罗地亚通敌分子那

里缴获的香烟。坐在铁托身旁的是爱德华·卡德尔，斯洛文尼亚人，戴着一副眼镜，面孔和蔼可亲。他原是一名教师，现在是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三位副主席之一。铁托不时地站起来，走到摆在一张小桌子上的电话旁，回答洞外面提出的问题。年轻力壮的卫兵送上战场上发回的报告。铁托手拿烟斗，看着地图。

接着铁托的私人秘书奥尔加走进来，准备记录铁托口授的内容，然后回到自己洞里用打字机打出来。她的头发是淡黄色的，很漂亮，身材匀称，英语说得很流利。她是莫姆契洛·宁契奇的女儿。宁契奇是游击队的死敌，1941至1942年曾任王国的部长。奥尔加对父亲的行为很气愤，但她意识到她是无能为力的，这是南斯拉夫新与旧的决裂。

取名为‘老虎’的大警犬一直在铁托脚边打盹。这条两岁的良种狗的主人曾是德国上校(他曾不幸地死在南斯拉夫)，两年前铁托收养了这只狗。‘老虎’过去只听从德国人指挥，可是现在很懂得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菲利普斯说，也许这只狗一直是反纳粹主义者。铁托特别喜欢狗。

当我从德国俘虏营逃跑出来在意大利作短暂逗留时，几乎所有美国朋友都问我‘铁托背后的神秘力量’是什么。在他们看来，这样一位领袖一定会有自己的法尔利或希姆莱。所以我不得不出来澄清，说明他背后有谁。

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因为铁托和许多人商量，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作用。如果在局势紧张时需要发表外交声明，卡德尔知道怎么办。如果有什么个人的问题，能说会道的塞尔维亚人兰科维奇将军(大家都称他马尔科同志)会顺利地解决。

科查·波波维奇是诗人，又有高等数学的头脑，善长运用战术。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铁托这位克罗地亚共产党人不被至少十来

个参谋围起来的情景，就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些人当中有的是军事参谋，有的是非军事参谋，有的是塞尔维亚人，有的是斯洛文尼亚人，有的是南斯拉夫的其他少数民族。‘神秘的力量’就在铁托自己身上。

铁托总是和大伙儿一起吃午饭，按美国方式吃，右手拿叉。当卫兵把葡萄酒和水送到铁托的洞里来时，我们八个人便坐下吃午饭。午饭有青菜、咸肉、豌豆和土豆做的汤，青茭凉拌菜，茄子和馅饼。铁托抚摸着蹲在他脚旁的‘老虎’。元帅情绪很高（他经常这样），谈起了几个星期前在波斯尼亚西部击退那个遭到厄运的罗梅尔攻势（指伦杜利茨和韦希斯的攻势。——作者注）中的经验，并笑着说：

‘5月25日，当他们袭击驻在德尔瓦尔的我的司令部时，正是我的生日。这是典型的德国人的做法，他们就是要在我的生日那一天抓住我。’

当我们谈论战争时，铁托说，他估计俄国人不会进攻罗马尼亚或匈牙利，而会继续向西、向柏林挺进。如果第五军团和第八军团抵达斯洛文尼亚境内和奥地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而俄国人到克拉科夫，把整个匈牙利北部包围住，那时德国人也许会被迫开始从巴尔干撤退。

午饭后我们洗澡。铁托是游泳健将，他和‘老虎’在水里逗玩，特别喜欢让菲利普斯拍摄‘老虎’浮水的镜头。

游泳以后开会。晚上铁托的情绪达到了高潮。第一次听他谈自己的历史，谈他作为政治犯怎样在南斯拉夫监狱中呆了五年之久。

有一次，他绝食，因为未经审讯就把他投入监狱。有一天，审判官到他的牢房来，对他说：

‘要是我是你们党的头，我就把你开除出党。你们党需要你，

如果你继续绝食，你就违背了自己党的利益。’

铁托说，他不能、也不应退却。所以确定了法庭辩论的日子。

铁托经历过二十年的地下生活，所以他不愿意对盟国记者从南斯拉夫发出的消息进行检查。我们离开时，他说：

‘祝你们一路平安！你们自己去看看，不过要准备长途行军！’

我沿着山岩向下走去，我回头看到，他那梳着很漂亮的发型的头久久地仰望着满天星斗的天空。”^④

第一个同铁托谈话的美国记者是美国军报记者、下士瓦尔特·伯恩施坦。他不顾军事警戒，想方设法来到了德尔瓦尔。遗憾的是，这次谈话过了许久才发表，而且差一点因到南斯拉夫‘旅行’而送到军事法庭。他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铁托元帅是一位大知识分子，是很有耐力的人。他将和自己的人民一道解放自己的国家，并建立民主联邦的南斯拉夫。

我从亚得里亚海边步行到解放区，到游击队最高指挥部采访铁托。

采访是在夜间铁托和司令部其他成员住的房子里进行的。地点当然是保密的。这个地点由强大的游击队守卫。一位年轻的游击队员把我带到了这里。

铁托的住所在一个瀑布附近，在悬崖陡壁之下，可以躲避空袭。

我们来到阳台下，在门前站住。那位游击队员敲了门，开门并探头望了一下，然后把门开大，退让到一旁，我就走了进去。

铁托面朝门地坐在办公桌后面。我走去时，他站了起来。我不知道是否要行礼，但他向我伸手，我就同他握了手。

铁托的面部表情使人感到他既了解自己，也了解周围世界。他身穿一套灰色的毛料军服，缝制得比较粗糙，但料子质量很好。在制服的领子上，三颗金星在红领章上闪闪发光，袖口上金黄色的

半圆花圈托着一个五角星。

在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南斯拉夫大地图。房间的角落里放着一个铁炉。

屋里家具不多。角落里放着一张小桌子和一张大写字台。写字台后面摆一张铺着深绿色被子的床。床的一头两旁各放一张小桌子，每张小桌子上都放一台小收音机。

我一进屋，就有一个年轻的姑娘坐到写字台的另一端。她名叫奥尔加，是翻译。铁托德语和俄语说得很不错，但不会说英语。这位姑娘英语说得很好，音调很动听。

当她说话时，铁托看着她，她说完时，铁托又望着我。铁托讲话很慢，不着急，但也不拐弯抹角。他说话时，经常用手指头指着写字台上的某件东西：军用灯、一本《英语基础》书、一盒英国烟。他不断地抽烟，把烟塞进烟嘴里吸。铁托的动作和他的讲话一样，都是坚定而有把握。

他是一位把绝望的、被出卖的民族团结并组织起来的人物。

铁托对我说，他年轻时就想去美国，但是太穷，没有路费。

铁托以自豪和兴奋的心情谈到游击队，他强调在纪律方面没有任何问题。军队的主要问题是技术性的问题：粮食、坦克、反坦克枪、自己的空军，那怕是规模很小的空军。

他很少谈到人民的困难，谈到时也不带伤感。他以很大的自豪感谈到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特别是谈到军队中的女青年，她们日以继夜地翻山越岭，时刻准备投入战斗。

我问铁托，法西斯对手的素质如何。他对我说，德国人的事说不准，有时候打得好，有时候不怎么样。主要取决于他们占多少优势。他们不喜欢夜战，而夜战却最适合游击队的胃口。

我们谈了整整一个小时。我站起来时，铁托也起来并同我握手。片刻之间没有话说。接着铁托更多地是自言自语地说：

‘我国人民将继续进行反对侵略者的斗争。’”

战争期间出版的两本书

新西兰医生罗杰斯·林赛在《我曾当过铁托的医生》一书中，描写了同铁托会见的情景：

“铁托的总司令部设在一所用粗糙的枞树干搭成的小屋里。窗户朝着乌恩察山谷，房顶上是岩石。入口处一名女卫兵抚摸着将军的狗。当我们向小屋门口走去时，她站起来，向克拉乌斯行个军礼。女卫兵走在我们前头。她先进去，然后招呼我们进去。铁托坐在写字台旁。

他看到我进来，就站起来，向我迎来并同我紧紧地、友好地握手。他请我坐下后，问克拉乌斯上校，我会不会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克拉乌斯说，我懂的语言很少。铁托就把翻译叫来。

现在我就坐在几个月来我一直听说的那个人面前。他是南斯拉夫的心脏，他在工人面前用自己的思想照亮全国，他把好斗的塞尔维亚人、不靠别人的达尔马提亚人、骄傲的黑山人、单纯的波斯尼亚人、倔强的克罗地亚人和聪明的斯洛文尼亚人团结在一起，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善战的军队。他曾在亚历山大国王的监狱里受过苦。他在贝尔格莱德曾在盖世太保鼻尖下秘密活动。在他的这支农民军队的心目中，人道的感情几乎把铁托变成了神。

我望着他那线条明显的有活力的面孔，额头和脸颊上有深深的皱纹。这不是我在农村到处见到的那种人。在他善良的面孔里焕发出力量。蓝色的眼睛好象微笑似地望着我。他接见我时轻松自如，就象会见游击队员一样，使我放弃了‘独裁者’一词，而用‘拯救者’一词取而代之。

他请我抽带嘴的俄国香烟(半截是硬纸筒)。他说，杰拉给他

写信介绍了我的情况。他问我喜欢不喜欢克罗地亚人，和他们一道工作是否愉快。然后他请我介绍我改善医疗服务工作的计划。

我说，有三件事必须做。首先要改善伤员的伙食；其次，把他们送到意大利，使他们不会遭到轰炸和其他袭击；最后，在手续方面要更简便些。

……给我们喝的是小杯的土耳其咖啡。铁托仰靠在沙发上，同克拉乌斯上校说话。过了一会儿上校先离开了。

我透过用降落伞的绸布做的窗帘，望见河谷那一边的高山，听到微弱的机枪声。铁托也转过身来听。他脸上那种殷切的表情消失了，显示出军事领导者的模样。

‘你听见没有’，他问我，‘可见这里有很多事可做，有许多痛苦，有许多人死亡，可是我们的医生很少。’

他向我谈到了未来，问了新西兰卫生机构的情况。他要关心其他许许多多事情，却向我提出这些问题，这使我感到意外。我向他介绍了我国在社会福利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在那里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不知道什么叫作贫穷。

‘是的’，他说，‘这点我们缺乏……’

墙用降落伞绸布蒙起来。我发现，在写字台后面挂着一幅南斯拉夫大地图和英国地图。这个房间和它的主人比较起来，和有着广阔视野的人比较起来，显得渺小了。晌午快过去了。我站起来准备走。当我们互相握手时，白日的余晖照耀在铁托的银灰色的头发上。

‘我希望你做三件事’，他说，‘第一，请照料在波斯尼亚的我们的伤员；第二，在你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要求把他们从全国各地撤到意大利；最后，请告诉全世界我们在忍受什么样的痛苦。’”

罗杰斯·林赛呆在游击队里时，又有机会遇到铁托元帅。他写道：

“……铁托身穿不带肩领章的灰色军装，军装是按南斯拉夫军队的制服样式缝制的。他由总司令部成员和老博士里巴尔陪着。

这对南斯拉夫来说是战争的伟大时刻之一。四面八方高呼‘斯大林元帅万岁’，‘铁托元帅万岁……’铁托走向飞机。从机舱里走出一位俄国将军，胸前挂满了勋章。他的浅蓝色的外衣在深绿色的飞机前飘扬。皮靴擦得锃亮。

我望了一下铁托。他向自己身上如此单薄的军装扫了一眼，然后向前走去……”

罗杰斯·林赛还描写了在德尔瓦尔召开的青年代表大会的情景。他写道：

“德尔瓦尔反法西斯青年代表大会。

人们等待着铁托的到来。

当我们走进大厅时，全体起立，高喊‘丘吉尔万岁！’，‘英国人万岁。’我坐在军人、著名诗人、第一军司令波波维奇将军和卫生局负责人、军医上校沃伊（指戈伊克·尼科利斯。——作者注）之间。宽敞的主席台中间摆着一张小桌子，把俄国使团和英国使团分开。铁托当然坐在中间。在台下，在我们面前坐着反法西斯青年联盟委员会的十二名委员……

二十一点正，铁托走进大厅。先是一片寂静，接着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铁托，万岁，万岁！’，直到他找一个空位子坐下为止。他想要大伙儿静下来，可是人们不听他的。他们当中多数是第一次见到自己的英雄，感到他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敬仰他，把他看成是南斯拉夫历史上最伟大的将军、最勇敢的军人、最老练的政治家和最开明的思想家，他作为新民主的奠基人为青年作出了榜样。

铁托站起来，举起双手。欢呼声渐渐平息下来，他又坐下。他

脸上的皱纹好象变得更深，他的表情变得更加坚定、有力。他的头发显得白了些。肩膀很宽。铁托保证给青年自由，使他们获得永远解放的希望。

一位年轻的黑山姑娘走上讲台。她是共青团盟委员会主席。她望着许多同伴，用手把额前的头发塞进带有红星的军帽里。然后用温柔的女音，但却热情洋溢地发表讲话。她谈到了青年人的向往，谈到了共青团盟领导人对新民主的信念，还谈到了他们不得不进行的这场力量悬殊的和十分艰苦的斗争，以及牺牲者的英勇行为……

铁托起立，迈着轻捷的步子走上讲台。我回头向大厅环视一番，大厅被红色的油灯照得通亮。这种简直是神奇的火光把一张张面孔都照亮了。一双双眼睛充满着激情。激动的欢呼声‘铁托，铁托，铁托’响彻云霄。我被这种兴奋的潮水包围住了。当时我感到，就好象我已与原本无缘了，不再是新西兰人，而自豪地感到自己已成为一名游击队员了。

铁托用有分寸的、坚定的嗓音发表讲话。这是战斗的号召，号召人民增强力量，赶走占领者，永远消灭法西斯主义，建立最紧密的共同体，使新的‘联邦民主南斯拉夫’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世界史上第一次在各国人民中占据自己真正应有的地位，而不仅仅是徒有其名的国家。铁托向自己的战士致敬意后，走下讲台，台下报以热烈的掌声。我又向周围环视……似乎每一张面孔都焕然一新。”

美国作家巴兹尔·戴维森在《游击队面面观》一书的“会见”一章中，描写了1943年在波波夫-波利耶会见铁托的情景：

“在头十天里，我们一直坐在铁托的桌旁。他希望知道，英国人会不会给他援助，他们在希腊干什么，对南斯拉夫的运动是怎么想的。他坐着，用手支撑在桌子上。他把纸烟咀嚼成弯曲状，使烟

雾向上冒，象蜡烛的火焰……

他倾听着，时而摸一摸头发。当头发耷拉下来时，他就把头发从宽阔的前额和浓眉上拨到一边。灯火照出了他脸上的皱纹，使他的鹰鼻更加突出。他的嘴宽大而好动，总是带着愉快的微笑。胡子总是刮得干干净净。他的眼睛放射出某种不平常的神情。蓝灰色的眼睛由于过度紧张而显得有些疲乏，但依然敏锐，象一块水晶石。高高的颧骨，深陷的脸颊，敏锐的灰色眼睛，漂亮的宽前额。

在谈话中铁托表现出学识渊博，同时又很幽默。他讲话时，能征服谈话的对手，只要需要，他就准备为争取听众而斗争。”

还有许许多多政治家、军事领导人、文学家和新闻记者作为铁托的同代人写了很多东西，谈论铁托、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反对占领者斗争中的领袖、占领初期就在共产党领导下胜利地开展的有组织抵抗运动的灵魂和心脏。他们写了回忆录、大事记和日记。有的人写得巧妙些，有些人写得更有感情些。在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和最严酷战争结束后许多年，许多军事首领随着时间的推移再衡量这些事件时，说出了某些新的东西。

尽管战争期间世界各国报刊都说，铁托的游击队牵制的敌人比美国人和英国人在意大利所对付的敌人要强大得多，但意大利战线指挥官亚历山大陆军元帅却十分朴实地描述了铁托元帅的性格。他这样写道：

“铁托元帅是我的好朋友，是可靠的同志，远见卓识的人。我很喜欢他。我一向喜欢铁托元帅。我不想谈他的政治观点。我不是政治家。但是我对他有一种本能的爱。请看他在这场战争中都做了些什么。他是客观的和有见识的人。”^④

蒙哥马利元帅于1953年访问南斯拉夫时说：

“关于游击队争取贵国自由的斗争，关于取得胜利后你们在铁托元帅领导下在新的基础上组织国家所作出的努力，我听到很

多。我对铁托元帅所取得的成就、对南斯拉夫现在向往的东西(即持久和平)感到钦佩。

我从铁托身上看到一位强有力的人,一位伟大的人物和有独特性格的领袖。他具有政治勇气、耐力和作出决策的能力……他是具有伟大性格的人,具有非常引人注目的性格。他很英明,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和政治领导者。从青年时代起,到他成为国家元首止,他不得不同会把任何其他人摧跨的那种困难作斗争,但是他却胜利了。铁托确实是一位伟人……”

埃利诺·罗斯福在《芝加哥太阳时报》上写道:

“南斯拉夫人民知道,铁托和他们一样活着,和他们肩并肩地为自由而战斗,和他们一起受苦,真心实意地为重建国家而奋斗,同时努力使人们有更美好的生活未来。我觉得这里包含着对世界上每一个自由政府,不论是社会主义的或是民主的、共和的政府,包括对我国政府都是有教益的东西。南斯拉夫是小国,但同时又是六个共和国的联邦,因此需要作出实际努力,使人民了解政府想做些什么。”

当时的副总统哈里·杜鲁门于1944年4月3日向伦敦的《新闻纪事》发表谈话说:

“丘吉尔先生在不久前的讲话中把铁托元帅说成是南斯拉夫游击队英勇斗争的领导者。铁托元帅希望他的政府作为南斯拉夫的合法政府而受到承认。

不久前(在丘吉尔讲话之前)进行了民意测验,测验了英国公众在承认铁托政府方面的意见。

虽然涉及的是一个重大国际问题,但许多民意测验者(百分之四十)没有表态。然而表了态的人当中,主张承认铁托政府的与反对的为四比一。”

世界各国领导人谈论铁托

世界上许多国家领导人在同铁托会晤后不加掩饰地表示钦佩。

雷玛尔·阿布德·纳赛尔：

“您作为军事家带领贵国人民度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艰难而又不平静的日子。在战争的最艰难时刻，您成为一个伟大民族捍卫自己的生存和保证自己在历史上的光荣地位的象征。在您卓越领导下的抵抗运动的英雄事业，将永远成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光辉范例。您有理由满意地回顾您作为国务活动家所取得的成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危急时刻掌一国之舵是不轻松的任务。各方面的问题确实很多，而国际局势则很不明朗。必须有毅力、勇气、胆略和坚强的意志，才能应付并解决这些问题。由于这一切，您值得受到我们的最大钦佩。”^④

维利·勃兰特：

“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最严峻的年代里有这么一位领袖，这是他们的幸运。

我把铁托总统看成是当代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他毕生为南斯拉夫的独立、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以及团结而进行的斗争，使他赢得了世界公众的尊敬和称颂。他的政策一向是为和平服务的。

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许多人首先把它看作是挑战）对贵国是鼓舞的力量，而对其他国家也有启发。”^④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我们将永远记住，铁托同志是在俄国革命的烈火中开始踏上了革命者征途的。今天大家都知道，铁托同志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

的革命解放斗争的组织者和英雄，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领导者，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脑。”^④

英国议员M·福特：

“道理很明白，铁托元帅和他的人民所表现的英勇行为，对拯救我们大家的和平，对我们希望各国人民更加自由，也许将会起最大的作用。他们在和平时期所作的贡献不小于其他的贡献。在战争的最危急的岁月里他们牵制了德军的许多师，对此我们不应忘记。”^⑤

加纳总统恩克鲁玛：

“你所进行的斗争，你排除斗争中的一切困难去争取胜利的勇气和决心，对我们在非洲大陆还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罪行的这些人来说，是巨大的鼓舞……如果存在着贵国政府可以给我们援助的任何形式，那么我们知道您是不会拒绝给我们这种援助的。”^⑥

苏丹总统阿布德将军：

“人们将永远记住，当罪恶的势力在进军中所向无敌时，是您，总统先生，号召贵国人民起来反对这种势力，您是自由的真正希望和胜利的真正象征……

取得胜利后，您立即致力于并使本国人民致力于为阻止战争的重新爆发而创造条件，奉行各国人民之间和平共处的原则，您是这一原则的第一个捍卫者。”^⑦

路易吉·隆哥：

“我第一次听到铁托的名字是在西班牙。南斯拉夫同志们向我谈到了他。这些同志是国际旅的指挥官、政委或普通战士，而我作为国际旅的政委和总指导员经常有机会见到他们。他们谈到了战斗组织内部军事和政治等级的情况，更好地使用来到西班牙的南斯拉夫干部的问题；谈到了更快和更多地把干部输送来的必要性；

谈到了南斯拉夫和其他民主国家中必须克服的困难，这些国家的政府以‘不干涉’为由阻挠和禁止对共和西班牙任何援助……

在游击战争初期和抵抗运动期间，南斯拉夫游击队为我们和居住在莫斯科的陶里亚蒂进行无线电联系，为使我们的同志从莫斯科乘飞机和空降到意大利参加意大利的武装斗争提供了很好的基地。9月7日，法西斯主义垮台，意大利政府同盟国签订停战协议之后，南斯拉夫游击斗争为我们建立第一批‘加里波的’部队，特别是在边境地区和意大利北部、直到罗马和拿不勒斯建立部队，作出了榜样，成为先导。在那些地区发生了第一次起义，愤怒的群众把德国人从城里赶出去，而英美部队则从南面驱赶他们……

我说不清后来我见过铁托同志多少次。刚一解放我就亲自率领意共代表团去南斯拉夫。铁托同志的倔强的个性，他的人性和广阔的政治见解，每一次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使在我们两党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是我可以这么说，就是在我们之间关系最紧张的时期，铁托同志、他所领导的党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也为民族解放的共同事业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国际团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⑥

约翰·肯尼迪：

“铁托在美国是受欢迎的客人。铁托总统在战争与和平环境中都有非凡的生活道路。尽管美南之间在观点上有分歧，但美国前政府和现政府都坚信南斯拉夫的独立，欣赏南斯拉夫为维护自己的独立而作出的努力。”^⑦

理查德·尼克松：^⑧

“回想往事，在白宫的这个厅里，世界上的其他领袖曾坐在现在他坐的这张椅子上。世界上的一些伟大领袖都曾在这里呆过。我记得，温斯顿·丘吉尔、夏尔·戴高乐、阿登纳、尼赫鲁、苏加诺就坐在这里出席晚宴。我想到这些领袖和其他领袖，也想到今晚

我们的尊敬客人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我提到的这些人所领导的国家在领土和人口上都比南斯拉夫大,但我认为我可以说,而且不怕遭到反驳,在这个大厅里享有荣誉的任何一位领袖,作为国家和政府首脑,都没有象南斯拉夫总统铁托那样会晤过并结识了那么多领袖。这就是说,如果谁幸运地有机会同铁托谈话,那么就算他是同一位不比世界上其他领袖更了解情况的人谈话,那也是同一位很了解情况的人谈话。他曾指出有可能同没有很好关系的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这在当今世界舞台上是无二无二的……”

艾夫里尔·哈里曼:

“我和铁托总统在贝尔格莱德和望加岛的谈话是十分随便和亲切的。我第一次见到铁托是在战争期间于莫斯科,然后根据杜鲁门总统的要求于1951年8月拜会了他。当时他担心斯大林会唆使东欧卫星国军队侵犯南斯拉夫。铁托非常坦率地批评北京,但表示不同意我们轰炸北越。他认为,我们帮助反动政府是犯了错误。他相信,如果苏联和美国找到合作的途径,世界和平就会得到维护。他个人相信不结盟。我认为,他愿意看到中立的东南亚,认为这是解决越南局势的成果。”^⑩

朱利叶斯·尼雷尔:

“我们坦桑尼亚对铁托总统是很熟悉的,他是一个为捍卫自己的独立而作出重大牺牲的国家的领袖。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为反对纳粹占领而英勇地斗争过程中,南斯拉夫人民以及整个欧洲就很熟悉铁托……”^⑪

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

“铁托是一位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自由和尊严的胜利的战士。”^⑫

英国议员E·戴维斯:

“在忍受如此痛苦和牺牲的、英勇而艰难的游击斗争的历史

上,铁托在英国人眼里已成为人民英雄、伟大军事人物和优秀爱国者……铁托是一国人民争取更美好生活的革命斗争的真正模范。”^⑩

印度总理尼赫鲁:

“铁托是为了自由而牺牲大量居民的英雄国家的领袖……铁托元帅在本国建立了不同于在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类型。”^⑪

特里格夫·赖伊:

“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元帅由于在战争与和平环境中抵抗侵略和外来统治而出类拔萃,从而在历史上永远成为鼓起勇气捍卫独立的榜样。我可以肯定地说,南斯拉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屈服于外来的统治。”^⑫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国老将**J·布莱克**同铁托会见后说:

“他非常勇敢,给你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一位不躲避任何危险的人——南斯拉夫人正是这种人。”^⑬

法国国务活动家、法国抵抗运动“游击队”的积极参加者**克里斯蒂扬·皮诺**十分热情地对铁托元帅说:

“亲爱的同志,请允许我打破礼宾惯例向您说几句话。我想代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您一样为了同样的事业和理想而斗争的法国抵抗运动的战士,向您表示敬意,我向您——我的同志表示感谢,感谢您为我们法国的所有同志作出榜样和使他们鼓起勇气,使他们更加顽强和坚定……”^⑭

夏尔·戴高乐:

“一个人要享有民族威信,他的国家不一定是一个大国。例如铁托享有国际威望,是因为他首先享有民族威信。

过去和今天我们都为了许多相似的目标而斗争,而工作。今天我们真心地赞同您的意见,即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将进一步加强,以造福于我们两国人民……”^⑮

希腊前首相普拉斯蒂拉斯：

“由于领导南斯拉夫的是铁托元帅，我愿同南斯拉夫签订没有任何形式主义的任何协议。”^④

安瓦尔·萨达特：

“从您的经验中，从您反对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斗争的经验中，我们可以为解决我国的许多问题汲取宝贵的经验和得到帮助。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铁托领导下进行的斗争对为自己的自由而斗争的所有人都是一个光辉的范例。”^④

帕斯·埃斯登索罗：

“南斯拉夫的命运成为世界命运的一部分。进行斗争的人民把铁托看成是自己命运的战略家，自己利益的保护人。铁托这位人物的另一个特点表现在胜利以后，即必须恢复国家和进行深刻的社会变革的时候。”^④

波兰战后第一任总理贝鲁特：

“……我们从你们那里学到如何同敌人进行斗争的经验，我们的游击队员和你们的游击队员一样，高呼铁托的名字投入战斗。”^④

捷克斯洛伐克革命家和政治家克莱门蒂斯说：

“铁托的名字是新南斯拉夫的象征。如果没有他指挥战斗，如果没有他的思想，就没有新南斯拉夫，实际上也就没有任何南斯拉夫。”^④

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

“他不仅是在战争中领导全体人民为从希特勒桎梏下解放出来而斗争的神奇的战士，而且是用最进步的民主来领导国家的伟大国务活动家。”^④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总统先生，我曾听说您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战士，是

在这么短的时期里作出这么伟大事业的人物。可是，我现在亲自听您向我谈斗争中的各种插曲，谈您的担忧和胜利，认识您，认识这位不仅关心本国人民、而且关心全世界命运和幸福的人，则是完全另一回事。”^⑧

穆阿迈尔·卡扎菲：

“我们，1969年9月1日发动了革命的利比亚军官，一开始就是革命的参加者。我们曾对铁托总统和他领导的伟大斗争感到钦佩。今天，当我们走上重要的和负责的政治岗位以后，我们把对铁托总统的这种钦佩变成南斯拉夫和阿拉伯人民之间的紧密合作。我们认为，铁托总统是二十世纪积极中立政策和第三世界的最伟大领袖之一。他是对和平和各国人民团结政策起重大作用的当代伟人之一。”^⑨


让·沙邦·戴尔马斯：

“元帅先生，法国人于1940年6月18日响应戴高乐将军的号召投入反对占领者的四年战争。他们最有资格理解您怎样创造历史，在活着的时候就成为神话……当我们在法国的城市、森林里进行斗争时，我们就听说有一位名叫铁托的人胜利地领导人民投入斗争，把游击队员联合起来，建成一支军队，这支军队不仅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而且使他们瘫痪，并遭到彻底失败。”^⑩

爱德华·盖莱克：

“铁托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神话，是争取祖国和本国人民自由的战士。我想说，铁托同志是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是共产主义者，不仅南斯拉夫人，而且其他国家以及兄弟的波兰人民都尊重和热爱他……”^⑪

这只不过是世人有关铁托元帅的讲话和文章的一部分。在摘录世界各国领导人关于铁托所说的这些话之后，再请看看美国的一位著名作家威廉·萨罗扬写了什么：

“当谈起战争与原子弹时，当一切都使人感到不平静时，我往往喜欢在傍晚，在写了一整天东西之后，躲在屋子的小角落里，和我的最好朋友、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约翰·斯坦贝克在一起，喝着暖人心窝的红葡萄酒，谈论解决世界危机的办法。在这时候，我们在注意到大国领导人说的话的同时，也尊重铁托总统对令人不愉快的事件和渺茫前景所作反应时说的话。”

注 释

- ① 丘吉尔在下议院说的这番话发表于《联合国公报》，1944年5月23日。
- ② 《对外政策文献》1952年2月，第5—6期，第169页（1943年保加利亚王国在南斯拉夫有八个师，在希腊有三个师，1941年在希腊只有二个师，在南斯拉夫则有八个师。——作者注）。
- ③ 赫尔穆特·格赖纳：《最高统帅部》威斯巴登，利纳斯出版社，1951年版。
- ④ 档案V. I. I.，分类I，复印件，编号6/2。
- ⑤ “S作战计划”是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时南斯拉夫军队总参谋部制订的；“R—40作战计划”是意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时制订的；“R—41作战计划”是德国军队到处横行霸道时制订的。
- ⑥ 档案V. I. I. SAD—N3—A，55—A112。
- ⑦ 档案V. I. I.，分类III，编号8/2—3。
- ⑧ 《当代文献》，维也纳1941年版，第5006页。
- ⑨ 档案V. I. I. 复印件，美国—N3—1—142。
- ⑩ 根据希特勒1941年5月4日的说法，在南斯拉夫战场上俘虏了塞尔维亚族和斯洛文尼亚族的六千二百九十八名军官和三十三万七千八百六十四名士兵。克罗地亚和马其顿族的士兵都被释放回家。
- ⑪ 南共联盟中央历史档案文件。
- ⑫ 这张布告保存在南共联盟中央党史部。
- ⑬ 档案V. I. I.，分类I，编号3/3。
- ⑭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伦敦，1955年版。
- ⑮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第1卷，第412页。
- ⑯ 整编的目的，是使在后方的师用同前线部队一样的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但时间不允许这样做。德军的后方师仍然是使用缴获的和陈旧的武器和装备。
- ⑰ 乌戈·卡瓦莱罗：《最高统帅部》第2卷，波洛尼亚，1948年版，第176—177页。
- ⑱ 同上书，第118页。
- ⑲ 恩斯特·维斯豪普特：《消灭东南地区的起义运动》，第1册，第8页（纽伦堡审判案未发表的德文手稿NOKW1898号；手稿作者是曾受萨洛尼卡德军“东南线”集团军指挥的战争史学家）。

- ⑮ 《汇编》VI/1, 155页。
- ⑯ 恩斯特·维斯豪普特:《消灭东南地区的起义运动》,第38页。
- ⑰ 同上手稿,第53页。
- ⑱ 1941年9月发布的通知第二条和第五条。文件保存在南共联盟中央档案,1800/XI,1—2/41。
- ⑲ 南共联盟中央档案,第452/XI,1—8/41。
- ⑳ 文件保存在南共联盟中央档案第1799/XI,1—1/41。
- ㉑ 南共历史档案第1卷,第1分册,第251页。
- ㉒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日记1940—1945年。日记是冯·赫尔穆特·格赖纳和佩尔西恩斯特·施拉姆记的(V. I. I. Mat14505—III号)。
- ㉓ 德国统帅部把对南斯拉夫的瓜分看成是1941年确定的既成事实,所以在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日记中没有记载其他地区(除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外)的报告。
- ㉔ 1941年12月27日的报告缺原件。
- ㉕ 瓦尔特·格利茨:《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斯图加特施泰因格-维尔拉格出版社。
- ㉖ 恩斯特·维斯豪普特:《消灭东南地区的起义运动》,第20页;档案V. I. I.,分类1,编号17/2—1。
- ㉗ 发表于1972年5月21日《新闻周报》。
- ㉘ 切特尼克分子在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领导下早在1941年就成为占领军的合作者。
- ㉙ 档案V. I. I. k. 2132,编号3/1。
- ㉚ 此处和第37页只提到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因为苏联政府仍然承认南斯拉夫王国的流亡政府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国家。
- ㉛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日记,第2卷。
- ㉜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日记,第2卷,第320页。
- ㉝ 同上书,第327页。
- ㉞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军史部作战日记,第413页。
- ㉟ 同上书,第418页。
- ㊱ 同上书,第449页。
- ㊲ 《汇编》III,第4、188页。
- ㊳ 恩斯特·维斯豪普特:《消灭东南地区的起义运动》,第2册,第124、

311页。

④ 同上书,第133页。

⑤ 《汇编》VI/2 180。

⑥ 恩斯特·维斯豪普特:《消灭东南地区的起义运动》,第2册,第221至222页。

⑦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军史部作战日记,第404、406页。

⑧ 乌戈·卡瓦莱罗:《最高统帅部》,波洛尼亚,1948年版,第292—3。

⑨ 同上书,第297—299页。

⑩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文化出版社1947年版,第49页。

⑪ 电文收入南共联盟中央档案,15513/II,1942年2月14日。原电文引自《致“老头子”电》。

⑫ 朱赛佩·安杰利尼:《克罗地亚的篝火》,第216、247、310和311页。

⑬ 卡尔·盖泽尔:《克罗地亚的游击战争》,1950年版。

⑭ 同上书,第13、14、15、24和25页。

⑮ 《卫国战争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第1卷,1946年版,第316页。

⑯ 南共历史档案第1卷,第2册,第104页。

⑰ 档案VII,k2131,编号4/2。

⑱ 档案VII,k2132,编号8/2。

⑲ Sib是苏联情报机关的缩略语。

⑳ 南共联盟中央档案,第20869/XIII,4—38/1942年。

㉑ 同上。

㉒ 档案VII 13341—14388—D—1006;南斯拉夫王国政府致英国政府的信件。

㉓ 南斯拉夫王国政府10月9日致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电。

㉔ 1942年12月30日在伦敦的南斯拉夫首相致驻莫斯科公使电(档案VII. 8191—8800,D—19)

㉕ 档案VII. 173,33/4—2,南斯拉夫王国首相军事办公室主任日万·克涅热维奇少尉1942年12月30日的书面报告。

㉖ 英国国防部战史局。

㉗ 铁托信的原件保存在贝尔格莱德近代史研究所档案中。

㉘ 党卫队“欧根王子”志愿师,1—a,0. U. 1942年4月27日,密件。

㉙ 斯·普里比切维奇:《真相怎样大白》,载于《新闻周报》1972年5月21日。

- ㉒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日记第2卷,第139至140页。
- ㉓ 同上书,第735卷。
- ㉔ 1941年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坚决主张瓜分南斯拉夫,甚至包括公路和铁路。它强调在它所辖的势力范围内守卫这些公路和铁路的意义。因此它在报告中提到穿过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铁路,而不说它是雅典—萨洛尼卡—斯科普里铁路的一段。
- ㉕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日记,第2卷,第35页和36页。
- ㉖ 同上书,第139至140页。
- ㉗ 瓦尔特·格利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2卷,第138页。
- ㉘ 档案VII.慕尼黑电影档案馆,NI,影片1187—1188。
- ㉙ V.津科奈:《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书信与文件。
- ㉚ 档案VII.70,1/2,D。
- ㉛ 南共历史档案第1卷,第2册,第409页。
- ㉜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5卷:《缩小包围圈》,第409—411页。
- ㉝ 同上书,第414、420、421页。
- ㉞ V.迪肯:《沃约夫山》,贝尔格莱德,诺利特出版社1973年版,第31—35、37页。
- ㉟ 同上书,第39、40页。
- ㊱ 1945年2月25日《政治报》。
- ㊲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5卷,第410页。
- ㊳ 《汇编》第4卷,第14册,文件号145。
- ㊴ 档案,VIII.a.第456/43号。
- ㊵ 同上,文件号:17(1—8),10—12。
- ㊶ 《汇编》第3卷,第5册,文件号:212。
- ㊷ 档案VII.分类20,文件号12—1a。
- ㊸ 同上,分类8,文件号14/3。
- ㊹ 《汇编》第4卷,第9册,文件号215。
- ㊺ L.伦杜利茨:《战争、胜利、失败》,海得堡1952年版,第18、19、210页。
- ㊻ 同上书,第208页。
- ㊼ 朱赛佩·安杰利尼:《克罗地亚的篝火》,第184—186页。
- ㊽ 菲·麦克莱恩:《金黄色的公路、奥连塔的沙、巴尔干的战争》,朝霞

出版社1953年版,第331、333、334页。

⑳ 同上书,第339和340页。

㉑ 同上书,第405、406页。

㉒ V. 德迪耶尔:《日记》第1版,第3册,第35页。

㉓ 以比留佐夫元帅为首的几位作者合著的《苏联武装力量为解放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而斗争》,苏联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0年版。作者指出,苏联政府在1943年12月13日的这个公报中承认了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和新南斯拉夫的成立。

㉔ 丘吉尔给铁托信的原件保存在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人民军博物馆。

㉕ 1943年12月1日,签署了各方承担军事义务的协定,这样就使筹备已久的德黑兰会议结束了。会议的军事决议指出:“会议决定,必须在物资供应上和作战中最大限度地帮助南斯拉夫的游击队。”这一决定于3月24日在伦敦和华盛顿同时发表。

㉖ D. 迪肯:《沃约夫山》,1973年版第291、292、293页。

㉗ 南共联盟中央档案,19242/XIV,6—3/43。

㉘ 同上。

㉙ 瓦尔特·格利茨:《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第152页。

㉚ 同上书,第150页。

㉛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日记,第4卷,《铁托运动产生的经过》,第633至635页。

㉜ 《白宫的军事秘密》第2册,第344—349页。在开罗第二次会议上,任命艾森豪威尔为西欧武装力量最高司令,任命威尔逊将军为地中海盟军部队司令。

㉝ 《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料》VII. 第4册,第93、94页。

㉞ 《斯拉夫人》杂志1944年1月第1期。南共联盟中央档案,第1833—0VI1—4/44号。

㉟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5卷,第421页。

㊱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文化出版社1947年版。

㊲ 《工人日报》1942年6月转载了苏联报刊关于铁托的文章,第一次向美国舆论介绍了如下事实:在南斯拉夫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真正战士是游击队。在这以前,美国人还不知道有铁托此人。路易·阿达米奇知道铁托,他在《我的故乡》一书(1943年秋于纽约出版)中写道,铁托原是萨格勒布的一位五金工人,名叫约瑟普·布罗佐维奇。1943年10月14日《旗帜晚报》第一次提

到了游击队首领的名字:约瑟普·布罗佐夫(和阿达米奇所称呼的一样)。

⑮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日记第4卷,第661、662页。

⑯ 在向德尔瓦尔空降时,第二装甲军团是由洛塔尔·伦杜利茨将军指挥的。后来他发表了耐人寻味的声明。

⑰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日记,第4卷,第663页。

⑱ 维维安·斯特里特的报告保存在外交部公文档案局(PROF0371, 44258, R10187)8/92。

⑲ 外交部公文档案局档案, 371, 44257, R8746/8/92。

㉑ 外交部公文档案局档案, 371, 44257, R8628/92。

㉒ 外交部公文档案局档案, 371, 44258, R8992/8/92。

㉓ 外交部公文档案局档案, 371, 44258, R10187/8/92。

㉔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日记第663页。

㉕ 1966年5月30日、31日《晚报》。

㉖ 菲茨罗伊·麦克莱恩:《金黄色的公路、奥连塔的沙、巴尔干的战争》,第429、430页。

㉗ 游击队日记(1944年7月18日),卢布尔雅那人民解放纪念馆档案。

㉘ 菲茨罗伊·麦克莱恩:《金黄色的公路、奥连塔的沙、巴尔干的战争》,第468、469、470页。

㉙ 南斯拉夫王国新闻公报1944年10月21日——宣言于1944年8月8日签字。

㉚ 南斯拉夫人民革命运动研究所档案,11178。

㉛ 《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对外政策》第2卷,1946年版,第179页。

㉜ 同上书,第4卷,第1631页。希特勒同三军将领谈话速记稿。

㉝ 在进行这次谈话时,格拉斯-霍尔斯特瑙是在萨格勒布有实权的德国将军。

㉞ 这里也许是指卡舍。卡舍必须听从帕韦利奇政府和格拉斯-霍尔斯特瑙的命令。

㉟ 伦杜利茨上将这时任第二装甲军团司令兼克罗地亚独立国军队司令。

㊱ 公使纳伊巴赫博士是奥地利人,曾任“德国外交部驻南斯拉夫特命全权代表”。

㊲ 这里可能漏掉“奥地利人”一词。

- ⑫ 南斯拉夫人民革命运动研究所档案,11005。
- ⑬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日记,第4卷,第683页。
- ⑭ 菲茨罗伊·麦克莱恩:《金黄色的公路、奥连塔的沙、巴尔干的战争》,第589页。
- ⑮ 《人民军报》第3期,1945年10月16日,第3版。
- ⑯ 南共联盟中央档案,登记号1997/III,4—23/44——原文为保加利亚文,签字者是斯皮里多诺夫-科斯托夫·特拉伊乔。
- ⑰ 菲茨罗伊·麦克莱恩:《金黄色的公路、奥连塔的沙、巴尔干的战争》,第529页。
- ⑱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日记,第4卷,第978页。
- ⑲ 同上书,第980、981页。
- ⑳ 同上书,第1002、1003页。
- ㉑ 同上书,第1013页。
- ㉒ 同上书,第1176页。
- ㉓ 《对外政策文献》,1951年第288页。
- ㉔ 杰弗里·科克斯:《通往的里雅斯特之路》,伦敦,1947年版,第193至199页。
- ㉕ 《军事政治公报》1945年第4期,第46页。
- ㉖ 斯特鲁加:《南斯拉夫1941—1945》第336页。
- ㉗ 《人民军报》第1期,1945年10月2日第1页。
- ㉘ 同上。
- ㉙ 《对外政策问题》,国家书刊出版社联合组织1948年版。
- ㉚ 1946年5月8日《战斗报》。
- ㉛ 1946年12月11日《战斗报》。
- ㉜ 1957年10月9日《战斗报》。
- ㉝ 斯·普里比切维奇的通讯报道,发表于《纽约时报》1944年7月16日。
- ㉞ 1962年5月25日《解放报》。
- ㉟ 同上。
- ㊱ 1955年2月6日《战斗报》,铁托访问开罗时纳赛尔的讲话。
- ㊲ 维利·勃兰特访问贝尔格莱德前的声明(1973年)。
- ㊳ 1961年6月30日《人民军报》。
- ㊴ 同上。

- ㉔ 同上。
- ㉕ 同上。
- ㉖ 1972年5月21日《新闻周报》。
- ㉗ 1974年5月1日《国际政治》。
- ㉘ 同上。
- ㉙ 1967年11月29日《日报》。
- ㉚ 1974年5月1日《国际政治》。
- ㉛ 1961年6月30日《人民军报》。
- ㉜ 同上。
- ㉝ 1972年5月12日《战斗报》。
- ㉞ 同上。
- ㉟ 1962年5月25日《解放报》。
- ㊱ 1974年5月1日《国际政治》。
- ㊲ 1962年5月25日《解放报》。
- ㊳ 1961年6月30日《人民军报》。
- ㊴ 1974年5月1日《国际政治》。
- ㊵ 1972年5月12日《战线报》。
- ㊶ 同上。
- ㊷ 同上。
- ㊸ 1962年5月25日《解放报》。
- ㊹ 1974年5月1日《国际政治》。
- ㊺ 同上。
- ㊻ 同上。
- ㊼ 同上。
- ㊽ 1972年5月25日《政治报》。

封面设计: 苏彦斌

Mihailo Popovski
SVET O TITU I NAŠOJ REVOLUCIJI

2. Izdanje

Udruženje Publicista Beograd 1980.

根据贝尔格莱德政论家协会出版社1980年第二版译出

世界论铁托和南斯拉夫革命

SHIJIE LUN TIETUO HE NANSILAFU GEMING

(南)米·波波夫斯基著

杨元恪 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4.75印张 113,000字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700

书号 3001·2039 定价 0.95元

书号3001·2039

定价 0.95 元